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駿富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五七)

卷四三三至
卷四三八

(清)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12/21/20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三目錄

文藝十一

陳文遠

羅天尺

段梧生 童先及

吳燮

周京

朱稻孫

陳章 弟皋

余元甲

陳撰

周玉立

張庚 沈甲

朱璜

葉翥風

金可珠 陸鼎
楊靖

周欽萊

曹在豐

姚之琅

閔文山

符之恆

長海

陶元藻

岳夢淵

吳宗元

饒彝

游明純

余京

朱天章

蔣衡 孫和

萬人望 朱台典季子鵬

李文煌 周世盛
張廷祿

柳先義

李子隆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文藝十一

陳文遠

府君諱文遠字自邇號行齋一號星圃大父九萬公第三子也府君天資英特自幼時卽揮霍有大志與羣兒異大父席前世山田數十畝食指日繁常苦貧以故不及早授府君書府君年八歲一日偕僮輩拾株栗道上擲而歸泣謂大母曰母啞今不令兒習冠裳俎豆至下與庸奴伍兒不恥者非人矣聞諸大父大驚異於是俾府君同大伯父弁南公就塾且博延名宿爲之師湯公南溟胡

公遲庵成器重焉而祖舅易公稚閑出其手錄經義指授府君由
此益得沈酣六籍不苟爲浮華剽竊之文弱冠補弟子員旋食餼
登乾隆元年丙辰 恩科賢書往還京邑與一時賢士大夫游益
以道誼名節相切劘則又重自刻厲博觀歷代史事舉其用人行
政得失之要分類纂錄法戒炯若列眉於直省郡縣皆編輯成書
各以吏治之繁簡民俗之淳澆土壤之沃瘠險易條系於下詳審
精覈嘗舉示士雅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蓋府君之學無所不窺
而其用心尤以天下國家之務爲己任上將獻之 朝廷下亦思
惠牧一方民意氣磊砢騰踔見讀書人積財利自私問舍求田輒
欲臥之牀下乃三試春官不遇考補覺羅教習報滿引 見擬就

銓矣丁大父艱歸歸不數載而府君遂齋志以沒矣府君之服闋家居也明府李公聘修邑志時值學會陟圯府君謂志以記事末也學以育才本也且至聖之祀繫焉宜先卽首倡鳩眾量功李公從之役興人人爭自效門庭堂廡悉增於舊其與修邑志也臧否人物一衷於義有某者內行不修其子求爲立傳將以重貲啖同事諸公畏府君廉懷其金不敢獻緣族祖某以姻婭謁府君絕然曰階奈何欲以私故汙汗汗青爲異日都人士口實乎竟黜之後無恩者府君孝友瀟篤大父性嚴毅能曲承其志而不違於道登賢書後猶有小過則撻大父偶不懌則省疚數日然後敢見奔大父喪自以不獲與含斂哀毀柴立既免喪遇有時新必薦猶涕泗交

頤南紀公年過四十乏嗣府君憂甚助置側室逾年生男舉宗慶
之季父尹度公疴羸善病府君庀其家事資之藥餌因得小瘳後
府君卒五年乃卒生平急公樂善友教所得俸餘隨散與親故族
人略盡卒之日家無僭石之儲與人交必盡其誠見人有失立誚
責然卒蒙其益人以不怨善化張竹軒先生輓以詩曰肝膽一鳴
劍風流數酒杯蓋深知府君者最後省身彌約士雅六七歲趨庭
受讀言動一束以禮閨門峻整常揭大易家人上交於壁以自警
又銘其座右曰若能細尋己過豈肯輕說人非嗚呼使天假之年
不惟應世之才得少見其崖略而於賢聖所以爲己之學亦將日
新月盛而未有涯也乃得年僅三十有九而止豈獨遺孤之不幸

也哉士雅生八歲而孤故於府君嘉言懿行多不及詳而但列其少小所知見暨所承於太孺人之訓與父執傳述者如此抑又嘗閱邑志載府君教習天潢貴胄嚴而有方每憾莫由考信迨乾隆三十九年閒覺羅敦公撫楚命屬吏訪求府君後召見士雅兄弟拳拳禮接語之曰子之先人學行純懋予所以服官至今幸全大節者由克遵吾師之遺教也子其毋忘先人之業夫教習一職人或視爲傳舍而府君誠意所孚至於久而弗衰是固足見中丞念舊之殷亦以見當時志乘秉筆非阿所好卽府君之感諸人而垂諸後者槩可知矣所著有鑑略類鈔直省郡縣考朱子全書節纂藏於家若所爲詩古文詞非所以知府君之大者故不著

陳氏家譜

三

右家傳陳士雅撰
按篇中楚撫覺
羅公名敦福

羅天尺

羅天尺字履先爲童子時日竟十三藝長於詩惠士奇視學嶺南
手錄其荔枝賦珠江竹枝詞聲譽斐然中乾隆元年鄉試方舉博
學鴻詞以母老不就與何夢瑤交密郵詩招隱絕忘形迹所居里
名石湖因以自號世因稱後石湖以比吳郡范丞相田西疇謂粵
詩代守唐音至石湖始別開面目近宋人矣五言如對棊秋瀑裏
得句暮鐘前山深裘忽重橋小雪將埋不飲非名士難游爲老親
馬磨當戶樹犬吠看碑人皆可入摘句圖有五山志林及瘦暈山
房詩文鈔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 row.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in the rightmost column.

183-012

段梧生 童先及

段梧生字西山湖南常甯人少從父昌總宦卽墨載書數千卷歸築書室坐臥其中酒可百日不飲飲輒數斗放情高歌旁若無人性不事舉業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邑令王功以梧生上巡撫試以嶽麓九疑二賦七質八首天台仙人致語黔苗平曲洞庭石臺上梁文湘靈鼓瑟諸詞援筆立就滾滾數萬言大驚總督覆試之益稱善以第一名會題旋丁父艱歸奔喪水漿不入口幾死者數三年號哭不止及服闋而詞科不及試矣益發憤著述貫串經史子集自成一家言旣而母歿悲痛如喪父竟以毀卒年四十著述自娛時有童先及字退齋平江歲貢生事兩繼母孝嘗讓產於兄

弟少以詩賦受知於學使張士遇重九日偕登岳陽樓詩先成奪
席後士遇督學四川禮之入幕有著述行於世

右傳李元度撰

按段先生著有二十一史刪韻典韻鉢西
山詩集鴻博成彙珠林集童先生著有不

禁思詩集蜀游
草梅溪詩草

吳燮

吳改堂諱燮字萬長吳江人改堂其別號也幼稟奇質負氣性耿直好讀書能騎射年十四從父半松先生游京師所與交多藏書家改堂從借歸日誦手鈔窮日不休嘗製雙袋佩左右腰讀書有所得書投袋中半松先生時知懷柔縣改堂讀書署中爲詩文往往爲前輩所驚賞時從數騎出郊外張弓作劈歷聲歷險如飛時或怒馬獨出踰山度澗半松先生痛抑之後稍止已而半松先生丁母憂歸改堂以吳江籍試於江陰見斥歸半松先生泣然流涕曰吾老矣能及見汝成諸生耶改堂慨然曰三日後見之矣遂復至江陰冒常熟籍成諸生歸久之移入吳江學尋補廩膳生乾隆

元年應舉博學鴻詞科試於保和殿不得官遂館於京師時出佐
遠近吏治嘗應某公聘入山東驅車夜走有客隨之意車上書篋
纍纍謂重裝隨至四更不去改堂覺之於時月照曠野改堂發書
籠月下高聲徧誦客乃驟逸去性廉介所至不名一錢及倦游歸
貧益甚棲紫陽書院中所居老屋一間擁破書數百卷夕陽映樹
四壁無聲改堂咿唔不輟也每遇試與新進爭頭角如少年時遇
達官名士則以前輩自居坐上座兩目闔如綫抗顏講論古今不
少遜然卒以諸生終晚益困有令吳江者改堂館京師時舊徒也
之任卽謁改堂不得而屏騶從徒步乃得而以改堂之困也欲有
言改堂正色戒之曰若令於斯但能廉潔愛民於我有光矣他勿

言令唯唯不得一言而退及寢疾久忽自言曰吾一生所讀書不能無疑今乃得無疑死無恨但惜無受吾學者言罷而卒年七十

六

汪縉曰吳先生腐紫陽書院時予嘗一再往會先生辭色卑約不類所聞心異之先生在院病利甚數猶衣冠時時出行道上一忽瞑眩僵立不仆路遇相識者翼而歸院有方池深廣一日先生夜歸院步入池中不發一聲挺而出已而與予語及之予問曰瞑眩時能不仆乎先生曰仆則非吳改堂矣又問曰入池不發聲何也先生曰發聲則非吳改堂矣相與大笑語移時而歸得其爲人先生既卒令子奉先生垂死之言俾予爲之傳

國朝詩林卷之三十一

右傳汪縉撰

周京

穆門以詩名天下五十餘年平生嘗徧歷秦齊晉楚之墟所至巨公名卿皆爲倒屣顧終於蹭蹬不遇而死其人淵然湛然莫能窺其涯涘渾淪元氣充積眉宇蓋古黃叔度陳仲弓之流也士無賢不肖皆曰周先生長者乃其中則有確乎不可拔者而不以形迹自見大科之役姚侍郎三辰薦之穆門力辭不得應徵至京徘徊公車門下數日稱疾卒不就試以歸莫能測也已而始服其高杭之詩人爲社集羣雅所萃奉穆門爲職志詩成穆門以長箋寫之醉墨淋漓姿趣頽放或弁數語於其端得者以爲鴻寶湖社風流百年以來於斯爲盛皆穆門之所鼓動也尤篤於人倫之誼其娶

婦也賢而願不得於其姑穆門戒之曰黃涪翁之姊文城君困於
洪氏雖有三令子莫能申也汝其善事姑矣婦卒以是因悴而死
穆門事其母益孝不敢有幾微見於顏色然私憐其婦終身不更
娶以報之有弟已析產乘穆門之出游而鬻其居穆門歸更僦屋
不以一語及之故人王袁許三子者死有女皆流落穆門贖之歸
并其二從女皆撫之如女擇壻而嫁之以是晚景益窮然其敦古
道益摯穆門故鄞產前明右副都御史葇崖先生相之後其遷杭
五世副都於先司空公爲石交副都之孫觀察於先宗伯爲媼家
故余於穆門尤相愛也近副都之後居鄞者微不可問穆門瞻念
大宗形之寤寐余嘗爲穆門言葇崖墓在太白山上廿年以來神

道荒蕪石馬眠草中寒食麥飯恐無舉者穆門泣然流涕曰吾當
東歸買墓田復置墓戶以守之是後歲歲相見必及此然詘於力
竟未能也暮年別自署東雙橋居士東雙橋者副都所居鄞城北
坊第也昨年予病於杭幾死穆門昕夕訪視予稍進食穆門頻齋
楫來過次年余在越中而穆門吳淞之訃至矣穆門死湖社諸人
一若失其憑依者其爲人可想見也穆門姓周氏諱京字西穆一
字少穆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
某月某日得年七十有三葬於湖上之某山子宸望諸生穆門之
卒也吾友杭堇浦爲之傳序其事甚悉厲樊榭施竹田論定其詩
山陰令舒堃畝爲之開雕而宸望又以幽室之文屬予是不可以

辭也乃更為之銘曰

重湖黯然喪我祭酒白雲封之其骨不朽

右墓誌銘全祖望撰

朱稻孫

秀水朱稻孫字稼翁竹垞先生之孫父昆田蚤卒著有笛漁小槩
稼翁既少孤大父撫教之長能嗣其家學所至人傾慕之乾隆元
年以貢生薦舉博學鴻詞晚歲游揚州爲盧雅雨運使上客竹垞
所撰經義考後半未刻稼翁出以示雅雨雅雨悉爲刻之稼翁著
有六峯閣詩彙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稼翁少孤其祖撫之漁洋題小長蘆卷所謂桐孫稻孫者是也游
揚州爲盧雅雨運使上客出其祖所撰經義考後半未刻者雅雨
爲刻其全其後開四庫館得以全帙獻上題詩冠首由是流

傳海內可謂能守先澤者矣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陳章 弟皋

揚州燧商所萃喜招名。上以自重而馬氏秋玉佩兮小玲瓏山館
尤為席帽所歸時盧雅雨任運使又能奔走寒峻於是四方輻輳
而浙人尤多如全謝山陶篁邨元藻及授衣弟江皋尤以領袖稱
授衣詩上規王章下則錢郎非載石屏等江湖小集所可並論也

右蒲褐山房集王昶撰

蔣德云授衣格律嚴整原本大歷十子至其古樸恬雅或出於儲
太祝章左司之間

右正雅集符葆森撰 按陳先生字授衣一字竹町號絳齋
浙江錢唐縣人布衣乾隆丙辰薦舉

博學鴻詞著

有孟晉齋集

陳皋

吾杭老友數年來凋謝殆盡惟陳君對漚僑居邗江予時時念之不置昨上元夕方作書詢君起居未發越日其嗣子學木馳書遣捷足來告哀寢門一慟老淚如綆縻蓋傷氣類之益孤而風雅之道不振也制淚啟函知君於今甲午年正月四日無疾考終得年六十有九且申請予爲君作傳以垂家乘嗚呼以君之年獲臻中壽矣以君之行誼文章竟不克爲世用而輾軻阨窮以終老其可哀也已雖然君自有不朽者在予與君修襟契之好歷五十年矣稔其生平備悉爰不敢以誦陋辭君諱皋字江皋對漚其自號也世爲上虞人六世祖小溪公遷錢塘遂占籍焉考澤山翁讀書砥

行潛德勿耀研精周易著有河圖洛書解生子三長章以詩古文
雄長江左次中君爲翁季子幼穎悟絕人年十二歲喪母哀毀如
成人遇諱日或展拜松楸流涕被面嗚咽不能止旁觀咸感動澤
山翁不治生產家食餼爨恆不給諸子先後負米出游君甫壯卽
隨兄章同館揚州馬氏玉山堂解谷半查兩君廣儲載籍插架十
萬卷君得以恣其漁獵見聞日富且從兄章學詩學書業大進聲
華雨集時人有陳氏二難之目先是戊午間陳榕門觀察聘子纂
天津郡邑二志得交查心穀魯存鵬季心穀飫君名屬予貽書招
之北行同主查氏水西莊對屋而居數晨夕者五年天津爲畿南
一大都會舟車往來輻輳名流翕集花天月地合樂傳觴必授簡

賦詩君則搖筆立就四座傳觀莫不歎絕既念澤山翁春秋高間
歲一歸省迨澤山翁捐館舍兄章年近六十遂僦居於揚與兄章
相依杜門不復出時邗江諸詩老亦結有行庵讓圃諸詩社君偕
兄聯襪而入更唱迭和詩格益高潔莫攀今沾上題襟韓江雅集
二集中所載君詩洵皆卓然可傳也少陵不云乎詩卷長留天地
間君雖輒軻阨窮以終老然藉此不朽其亦可以無憾矣猶憶同
客津門予有過君必規之今君死而誰規予過乎一詩脫稟必是
正於君今君死而誰爲予刪定乎春雨連宵梅花零落鏡昏目暗
書君行事又不覺濟濟而莫禁也君所著樂府二卷久授劄劄氏
尙有姓氏攷吾盡吾意齋詩文集各若干卷並藏於家子一卽學

木能世其學

右家傳汪沆撰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三

余元甲

茁村資敏學博少饒於財以好施致貧困雖黽額無煙苦詠不輟
趙通政之垣以鴻博薦堅謝不就詩宗韓孟參以皮陸

右淮海英靈集阮元撰

元甲敦篤友誼嘗脫一友於囹圄中所費不資其他助人嫁娶喪
葬缺乏者不可枚舉

右甘泉縣志符棟森錄

余葭白嘗謂天地生才未嘗絕於世而卒鮮成就者無以養之故
也余雖無養之之責而力之所及則固有不敢忽然者

右廣陵詩事符棟森錄

按余先生一字柏巖江蘇江都縣人諸生著有濡雪堂集

--	--	--	--	--	--	--	--	--	--

183-032

陳撰

玉几山人者錢唐陳撰楞山也自言鄞人家世系出句甬居杭非
一世矣性孤潔不肯因人以熱煦鮮榮而侈洽汰詩有逸才天然
高澹不琢自雕讀書不多室無儲籍卒然語及輒能條其出處亦
未嘗見其挾一冊咿唔也游道甚廣胸中無軒冕數數稱道者禹
航嚴定隅廣陵魏旭棠而已之二君亦非振古之才也有敬通之
婦無伯道之兒終身甘旅偶一歸轉如旅人客鑾江項氏彝鼎圖
書之富甲天下充塞眼孔亦未嘗向人辨真贋矜鑒賞別館子居
如退院枯僧棲真德士僕人娶妻生子衣食資於主人了然不以
爲累舉鴻詞不就項氏亦中落江都江鶴亭迎而館穀之靈秀鍾

於五指書無師承畫絕摹倣每一紙落人間珍若拱壁鶴亭與弟
橙里醲金營什一以爲菟裘歸老江鄉買山之計甫成大耄之嗟
俄及婦已前死繼子不類鶴亭爲築壽藏南屏之陽趙徵君意林
敦余一言以埋幽竈蹉跎未果向所謂嚴定隅魏旭棠者死已三
四十年秀水張徵君浦山撰 國朝畫徵錄錄其名而畫傳其詩
有繡鈇集秋吟已刊行後不多作亦不肯以詩酬應人而意林浦
山又均化爲異物後死之責非余責而誰責也江風嶺月四顧淒
清泚筆書其梗槩別騰兩通一告於意林之靈一焚於玉几之墓
不書先人世系不紀卒葬年月不使與草亡木卒者溘然同盡而
已

秦亭老民曰玉几兄遺孤女慧而賢嫁南徐許濱江門濱亦雅士
畫入神品與玉几同館江氏哀弦中斷意見漸致參差不可解也
玉几於余年長以倍余握管初吟而玉几已江淮名滿矣望之若
飛仙化人不可梯接顧玉几尤賞余文而又不訾余詩知己之感
車過腹痛余能已於言哉

右傳杭世駿撰

錢塘陳撰楞山自號鄮人初有繡鈔集秋吟擬古諸刻壯歲以來
客於儀徵長年不歸意思蕭澹屏絕人事詩意冲逸高簡

右詞科掌錄杭世駿撰

玉几生家錢塘有玉几山房蓄書畫最富精賞鑑

右梧門詩話法式善撰

玉几山人與杭堇浦厲太鴻符幼魯諸公相唱和其詩清而腴擬古諸作直追伯玉曲江兼工寫生以墨暈之若不經意者品格最高為時人所寶

右寄心齋詩話符棟森撰

陳撰字楞山儀真人寫生與復堂相伯仲復堂同年生華亭張口號寶華善山水頗秀韻雍正十年海水泛溢室廬盡沒時寶華與其子客歸德遂無家可歸漂泊流寓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按復堂姓李氏名鱣字宗揚興化人康熙辛卯舉人供奉

廷後為滕縣令畫筆工絕花鳥學林良縱橫馳騁不拘繩墨而多得天趣嘗作五松圖題云予以直者比之大臣禿

者比之名將一側一臥似蛟似龍蒲團之松或仙或佛爰
作長歌紀之鄭板橋絕句兩革科名一貶官蕭蕭華髮鏡
中寒回頭痛哭 仁皇
帝長把靈和柳色看

--	--	--	--	--	--	--	--	--	--

183-038

周玉立

富峯植學砥行某公嘗舉鴻博作詩辭不就與陳恪勤張圖東章江籬余江干諸公唱和爲林澤遊時多令譽

右羣雅集王豫撰

周靜植先生名玉立吾鄉人詩文著作甚富困於場屋有盛名其詠梅一律極佳歿後先將軍曾用其中一聯作起句憶之云清夢往來惟夜月素心今古幾詩人周郎好詠而今絕說與梅花定愴神近見時人詩選內有方元醴梅花一首卽先生作也先生詩文皆隨作隨散其外舅江甯人故傳落江甯尤多一時名下或借刻之蓋不止於此矣

右養痾囑語符葆森錄
按周先生字靜植號富峯江蘇丹徒縣人諸生著有繪雪堂集

張庚 沈甲

張庚字浦山秀水人工山水出入董巨子久沈沈豐蔚深得用墨之法今畫偶錄

初余與居士交不以畫亦不知其善畫既而讀其所著畫徵錄其論宗法淵源造誼深淺皆確然有據而評騭不肯輕下一字非深於是者能乎居士名庚原名燾字溥三既改今名易溥山爲號而字曰公之干又號瓜田逸史又號白苧村桑者近自號彌伽居士居士幼孤家酷貧太夫人節母金鍼荷自活撫以成立 國家已建坊表余有張賢母苦節記雍正十三年以余再從姪湖北學使者懋原薦應鴻博 詔今年五十有五與余同康熙乙丑歲生而

月後余有六也 蔣泰敘畫徵錄序

錢文端題瓜田外史秋山策杖畫筵鎖日閒遊傍翠微晚涼秋露已沾衣小奚猶在雲深處便返茅簷莫掩扉 香樹齋續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沈甲

沈甲字睿瑤一字桐敏仁和諸生品學深沈長於書畫書法衡山畫宗雙叟居委巷中四方賢豪咸起式廬之敬因蹟諸生曾無怨尤賦詩作文不暫輟 汪維憲遊聞錄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朱璜

故鄉飲賓明經待濱府君之歿遺命曰李千人銘我葬後十年葬
得地千人持孤易之狀來請銘曰俊辱先生之知不量其無以稱
而託之死俊日夜省懼思釋罪於子子治古文最久又與先生同
系銘宜詳且著願以先生之遺命累子仕琇禮辭曰非府君意也
千人固請曰以俊故先生則不若子同系以工爲銘則又不若子
故銘莫如子宜夫推宜銘者以銘斯俊所爲謹事先生意而不辱
命也先生有知且釋俊之罪子何疑焉仕琇乃受狀謹按朱氏系
府君爲遷祖十一世孫高祖曰賓吾府君卽先君高祖也府君於
先君爲同高祖兄弟於仕琇爲諸父仕琇爲再從姪府君居鄉以

善禮容見憚呼曰小聖人嘗買妾求子知故夫在禮還其家而不
索直後遂連舉六男子其歲時祀必親父母歿行三年喪如禮預
鄉黨凶荒用周禮法鄉人世守之雍正末縣舉鄉飲酒禮府君爲
賓縣人觀行禮畢歎曰賓有禮斯舉稱禮名矣朱氏居去縣治二
十里更三百年不出士自府君以文章道行傾其縣人後遂相踵
而盛府君工爲古歌詩每詩酒宴集諸士人皆慕悅其辭而法其
禮所居榭亭室宇構爲榭形余兄筠園作榭客傳著榭亭諸集若
千卷未梓千人少以詩謁府君榭亭府君一見嗟賞臨歿歲託文
其墓蓋知千人之至也府君歿後千人詩益進今已卷帙成集惜
府君未及見千人旣念府君之知著於其詩又權遺命勤推銘宜

者以求詳著府君之德其報知於圖可謂慎且周矣府君諱璜字渭師更字待濱號昊廬縣庠生以腳風病不能試援例歲貢生其歿在乾隆元年十一月年六十四其葬在乾隆十一年某月日山曰某里曰某正室陳氏側室王氏男子六易禮詩書麟學女子一適城南謝學純孫男十四女六銘曰

世十更氣乃角益昌美此其朔冒歿命傷予斲兮

右墓誌銘朱仕琇撰

183-046

葉翥鳳

同年宜與儲君寬夫來京亟爲予言其鄉葉生桐君之材桐君故
寬夫世父六雅編修弟子因從之至太原纂修山西通志撫軍石
君奇其才延之使課子踰年桐君來太學將應順天鄉試然愿甚
不識九衢南北欲與諸名輩還往不可得其尤欲見者莫如臨川
先生而無從訪其邸第日俵俵然最後始得見萬孺廬編修問之
編修笑曰此吾東鄰也以君之才正先生所願見者於是偕之登
先生之堂而予時方假館先生邸中桐君向日從寬夫聞予名并
求見予是日桐君以所著史論來先生與予挑鐙讀之其攷索尤
詳於唐以後六史其議論尤悉於西北諸陞先生歎曰此近日史

學所希也秋試不售復赴太原而 詔求大科之選撫軍心知君之才願以在己幕中爲嫌遲回久之臨川先生聞而笑曰豈有人才如葉生者而乃以嫌爲言乃使人展轉致意撫軍卒薦之桐君再入京予已從臨川邸遷於街西南然相去不遠也桐君覓予之寓復不能得而予適以俗務未遑過之乃未幾而聞其病病不數日遂死其去 臨軒策試僅一月耳嗚呼天旣予人以瑰異之才而復困之短折之命使其秀而不實誠不解其何心也如桐君者卽令以青衫終老要其著述亦當有以自表暴於世而顧尼之一至於此桐君之貌甚蒼其爲人絕無少年才士習氣萬編修嘗曰是人他日必成令器豈料其究竟乃爾耶桐君諱翥鳳字鳴周江

南常州府宜興縣人以諸生入監得年三十有三歸安沈徵君東甫在太原嘗見桐君之文而心折之其抵京則桐君歿逾月矣謂予曰子當思所以傳之子乃爲之哀辭使其家鏡諸墓而選其文之尤有關於舊史者入詞科摭言中摭言所載之文莫有多於桐君者痛其死也其詞曰

以君之學足以追夾漈跋深甯而未見其止以君之遇亦幾幾乎入未央登承明而遽促之死彼世之牆其面而錐其指者方且童其顏而兒其齒彼蒼蒼者天曷以有此

右哀詞全祖望撰

--	--	--	--	--	--	--	--	--	--

183-050

金可琛 陸鼎 楊埴

金可琛字甸華號心山吳縣庠生工寫生性孤冷不喜與俗人接人多以傲僻目之故名不播於藝林甲寅臘月予與堃亭訪之深巷蕭齋擁爐作畫見客寒暄貌甚恭意甚殷未嘗覺其傲僻也既而知予嗜畫卽以案頭水墨牡丹見贈并以別幅贈堃亭焉其畫抒寫性靈一空依傍於句勒處見法度灑落處寓華滋求之吳中寫生家一時罕有儔匹惜善病丙辰秋接堃亭札則心山已游道山矣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陸鼎

陸鼎字玉調號鐵簫居元和之修仙巷詩有奇氣見隨園詩話中
畫工山水人物花鳥皆戛戛獨造不爲繩墨拘束至其白描大士
像一筆縈拂縷縷若春蠶之絲而神彩飛揚體勢靈動尤爲生平
絕技性坦夷嗜酒與人交無城府不事生產不驚榮勢慕古人慎
矯之風矢志不娶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楊埏

楊羲山埏閩之晉江人幼號神童旣冠後家貧甚遂棄舉子業欲
游京師道出吳門遂爲黃氏館甥旣愛金陵江山之勝乃卜宅焉
性孝友重然諾人無賢愚見之生敬咸稱曰羲山先生詩文崇骨

格不事綺澤書法於道勁中時露機趣畫則山水小景或大幅蒼松或梅蘭蕉石皆奕奕可喜而性愛竹故寫竹尤稱獨步乾隆紀元丙辰薦舉孝廉方正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周欽萊

今天下以便捷巧媚致身通顯羣相慕尙否者目之爲迂而周君
欽萊獨以迂村子自號古之名迂者唐有司空表聖作休休亭文
曰老也迂然詔入洛陽陽墮笏失儀此貌爲迂者也宋有蘇子美
其詩曰處身介且迂乃鬻故紙公錢召妓會客除名此不安於迂
者也名與實副惟迂村子迂村子絕嗜慾好讀書咿哦行途閒至
得意處呼之不應慕鹿門峴山之勝裹糧攜筇歷荆襄溯沔漢足
跼萬山中盡探其奧寡交游尤畏軒冕有造之者匿身帳中若恐
其攪而出也寓浙西靈隱寺邂逅歸愚子論詩合遂莫逆初善粵
東方東華方外樾亭東華樾亭歿終歲愀然髮爲之白晚與陳雪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三十三
三
竇朱木鳶王學圃子輩三四人相酬對迂舉迂契也人或隱誚之
曰自彼號迂而名不彰家日削迂何益而務之君聞笑謝曰名不
彰則無官守無官守故閒家日削則無營思無營思故適此迂之
效也迂如故子嘗謂君君之迂信得矣迂而曰村其將舉里之人
而迂之乎君曰迂者無他不失其禮義廉恥之心而已天之生人
無不畀以禮義廉恥則無人不迂也何有於村噫今天下方以便
捷巧媚致身通顯而君欲返之使迂真迂矣

右傳顧詒祿撰

曹在豐

琅玕曹子在豐字湛斯五世祖明南京工部尙書三陽高祖福建
布政司使勳曾祖太常寺典簿福孫祖高才生茂勤朝宗侯氏
所銘曹秀才者也父 國朝貢舉族銓司訓亮武其年陳氏常所
夕駢吟而文友董氏遺書極論文史儀象者也湛斯少沈默不逐
曹輩嬉游日坐果亭作行草暨題署大字蓋百年來書法尊陽曲
青主傅氏爲第一江南北則高江上笄氏義門何氏青主先生風
節逾古高士江上按西江嘗忤執政義門亦亟書一爲文人語此
柳誠懸心正筆正所以爲不可漸滅之論湛斯書獨嗜森瘦端勁
蘄上宗漢扶風曹世叔曰必如此乃爲有骨而其他姿媚肥腩暨

黃魯直所誚弄筆旋繞自稱草書者雅不屑也湛斯家差饒泊年
寢長而業什八九落整宗祠釐譜系其居邑里也振殍收嬰瘞骸
涵卵胥殫力經畫之至年七十有六不少倦蓋澠池月川先生夜
行燭安邑眞子先生會講諸規則號近世曹氏純儒湛斯實克敦
行之而越檣梓潼之陰隲豫章旌陽之淨明抑匪類崇奉道術者
之清齋謚靖潔貌而溷中也乾隆元年 詔舉賢良邑里書湛斯
行上之庠校庠校上之邑邑上之郡郡上之承宣司承宣司上之
制撫胥覈允缺予冠帶而湛斯遽卒然異乎世之勉其實而被此
名以賈榮者遠矣湛斯嘗籍六館銓注州同知其舉賢良節孝也
以乾隆二年子澤咸王子舉於鄉涓咸胥克世其範

右傳儲大文撰

右傳儲大文撰十一

三

四庫全書

臣

姚之琅

孝廉姓姚氏名之琅字樹西號梧軒漢陽黃陂人也祖締虞巡撫四川父華戶部郎中世父讓謙皆官郡守姚故世族當孝廉時猶未衰顧無貴介氣常布衣蔬食淡泊自甘以讀書爲事或至不舉火猶浩歌不輟年十七補弟子員戊午舉鄉校歷試禮闈不售家益窘則益發奮陳篋雖貧乏不受人餽遺性卞急不能容人過有非禮者輒面爭之或至怒言色無所顧避遇直諒淳厚之士或能文章者心好之雖甚折節不以爲難嘗居京師其鄉先達爲詩會大集鄉人招孝廉往至則高會飲酒孝廉進而言曰盍拈韻其曹曰姑緩已而酒酣孝廉則又進曰盍拈韻其曹曰苟藉此以聯桑

梓申款洽耳矣以詩爲孝廉翹然曰我以諸公爲文會是以詰朝
來今若此此佚游也何以會爲拂衣竟去孝廉方居鄉其所受知
者適爲令孝廉不一私造令召之輒託故謝及令去官候代則日
踵其寓雖大風雨必往讀書不屑屑訓詁作文則力追先輩好爲
詩時有奇氣尤熟二十二史郡縣多聘主誌局森然有法與人談
古今事慷慨持所見雖羣非之不少回至口沸目赤必伸其說而
後已自少時慕閔仲叔范史雲之爲人一介不苟及登賢書慨家
世中落祖父之業未竟隱然以堂構自任而屢躡公車所往不合
以至貧窶其羣從昆季承習門閭往往侈聲氣尙結納心竊非之
每發憤歎息至於淚下雙雙踟躕鬱勃牢落內外無知者遂至於

死年五十妻冷氏故鴻臚卿宗煜女也荆布操作能成其夫子之高子正鏐正鏞正鏊所著有古文若干卷時文若干卷詩若干卷論曰余讀易至剝之上九而慨然嘆也夫所爲碩果者天地之心也一陽並五陰而處危矣微矣其在陽之長則爲復其在陰之長則爲剝使以碩果居初位將不食而已乎余與孝廉爲通家好孝廉之才與孝廉之品其大有光於姚氏明甚願不生於方盛之日而生於將衰天之意其以孝廉爲姚氏之碩果矣悲夫

右傳邵大業撰

同前
凡类有系
一三三三

閔文山

孝廉閔文山字敦甫烏程人幼喪母貧不能就傅父廣園先生身自教澤之其學以精約爲貴不務耀人以所不知然人之所知終無有過焉者尤長於詩清雅絳麗極風人之致亦不多作作輒傾推其儕偶少時一鄉無對己余稍稍有名里中人辱以余與敦甫並稱疑不能定其流第乙卯豫章先生臨校湖七州縣士將貢其秀者敦甫余咸在卒退余而進敦甫第由是定明年敦甫始辭父赴廷試諸貴人耳敦甫名者咸謁刺於門聲欵起四方士來遊者以不識敦甫爲如入驪龍之淵失珠而登泰山不觀日出也試入第一等當得外官以推選補宗學教習未滿念父卽自免歸中

一歲遂與秋賦復奉父命入京師僂得第而失公卿士之重敦甫
而幸其來者則請終教習事東諸侯又以記室辟皆不就迨歸侍
父是後敦甫復奉命出入京師者再焉蓋敦甫相識滿朝列無有
爲試官卽有亦徒能從閒窗靜席閒手一編深吟而緩諷點首欲
絕以爲是敦甫之文及進而爲試官則萬花瞞目五色紛披求有
知敦甫之文之波瀾意度者鮮矣況敦甫實有不易知者乎敦甫
服勤田間負米海上奔走蕉萃又不幸兩耳幾廢益頽唐不堪而
其父亦已不及俟祿養此痛遂與余共之不審世之名識敦甫者
宜何如爲情也敦甫曰士之積學稽古良冀榮其親於生耳旣不
克如志豈無以自厚後世有傳吾詩一篇於清詩中足矣果爾敦

甫雖免喪猶將不復進取則世遂失斯人余故爲之傳以重惜之

右傳凌樹屏撰

--	--	--	--	--	--	--	--	--	--

183-068

183-068

符之恆

君諱之恆字聖幾號南竹世爲仁和人年十五從樊榭厲先生游過城東皋園有寒煙棲木末活水留城根之句爲一時名彥所稱歎越五年以卿雲賦受知督學王公補郡博士弟子員日課自經史子集外凡奇觚怪牒手自鈔寫反覆校勘至夜分不止文雖不多作詞意簡遠有魏晉風槩詩尤清峭脫棄凡近能自抒其所得嘗曰投會興發期有真獲山光雲容水嬌草媚日出生意足供研削不盡矧紀事之藪歷賞之林左右采獲又曷窘於吟料耶彼方隅之見科條初盛而譏諉者拾宋元以來佻巧小碎之詞自矜刻飾是精靈無與啟卷帙無與益也且夫物不惟新惟舊之足貴混

混盆盎中見此古壘洗豈惟工拙不侔抑骨格輕重先有別爾斯
事之標旨甯有殊於此君與人交外若淡泊中篤恩誼歷數十年
無間意所夷鄙終日與接未嘗通一言性愛閒靜會城東南隅饒
水木之勝君讀書少暇率爾獨往擁膝靜對抵暮忘返夙有疴羸
之疾緣氣竭思慮成病不起有秋聲館吟藁一卷行世所爲文不
自收拾靡有存者嗚呼君自弱歲潛精古義人世得失之故自無
足關其念慮而中道傾折不能以少待則造物者疑亦多所忌焉
君高致挺於倫輩佳句溢於毫牘卽韜身匿跡聲不因之以泯也
其所流傳卽未臻富劇願粹美可傳蓋必有能辨之者君生於康
熙丙戌三月一日歿於乾隆戊午九月二十六日年三十有三君

父母老矣子國庫國士尚幼羣從輩爲之經紀其喪卽以是年十月二十四日厝君西湖之濱臨嶺下以余獲交最久知君尤深屬余爲誌用不敢以不文辭銘曰
繫古與處於世惟迂曷憤厥勤俾永於聞聿有清尚作天際想水邊冥搜林下孤游情何能已令此人死分地水仙殯宮是安遺戀含碧屑松漏月若有微吟爲君精靈

右權屑誌銘王曾祥撰

君姓符氏名之恆字聖幾別字南竹世爲錢唐人少有高志自爲學官弟子卽有聲儼於庠太公舉子晚壹意厲之於學尊師敬友庀治酒食累日夕無倦色聖幾流覽百氏之書書恆手寫丹黃間

雜筆迹淵妙觀異冊至減衣節口薪必得而後已博雜無益之術
漠無所嗜獨喜爲詩師吾友厲先生樊榭樊榭稱詩介江淮以南
無敢抗手者匪以其才蓋其淵旨粹思骨堅而神逸希風者並氣
力學之終莫得其似聖幾雕厲所至時時闢其奧空清勁迥鬱破
除俗言有直諒多聞之友曰王曾祥瞿曰汪沆師李曰張燭曦亮
居或同巷或相距七八舍與予家半里而近不三數日輒相見必
援證古昔鉤抉疑誼冊爲詩歌古文以傾寫其所得意氣凌暴一
切已而予與師李被徵走京師曦亮薄游江淮聞王瞿瓠落無所
容爲文諛墓中人得金取殉妻跌蕩自喜良友希闊聖幾不自聊
賴體素清羸疾疢間作詩益刻峭峻厲浸淫於中州河汾暨江湖

諸老聞銳不肯休而體中時劇時已尙欲塞兩老人望力疾赴省
闈試遂用是不起杭子曰沮洳潛穢之區牧羊豕者買三倍山水
刻厲沙石清激則魚鳥或不蕃此大造之恆理也使聖幾狃快時
習爲順時取寵之學庸知不接榮名臻上壽何乃專意抑志希與
前古修士爭一日之得失此其事誠危苦而實不然屠酤酒肉可
以療寒餓而不可爲傳寶富貴壽考庸人取精用物之器詎足以
示久遠耀後來論者以銷鑠精膽爲聖幾傷生之殷鑒吾不知飽
食終日而不一用其心者瞢瞢冥冥欲盡是其昧之歲月奚爲乎
夫持論貴要其當而已人至瞢瞢冥冥吾卽不許其終天年則其
議誠矜刻而不可訓人有焦思竭慮斬至乎古之立言者適不幸

而死死而用爲警厲是可以爲訓乎余留京師二三子學殖消長
之故恆往來於予心聖幾緘所作示余吒詠終日愛而不可釋與
人言每倚以自壯今其死矣可傳之業聖幾自爲之所以傳之之
道非吾黨之實奚責也其孤國廩刊其詩既成請爲傳遂次序以
貽焉

右傳杭世駿撰

長海

那蘭長海字匯川號清癡滿洲人有雷谿草堂詩

鄂爾泰序匯川生於勳舊高爵厚祿其所自有乃好讀書浮雲宮
貴胸際浩浩不知有王公大人亦不知有山農石隱蓋嗚然不淫
之懷魁傑幅宕擅秀孕奇發於流峙之間球鍠激韻露生以靈沖
襟以曠有自得其爲匯川者

李錯傳略匯川沖遠任真趣囊括一切了無容心遇佳客每盡
談再叩之則忘之矣博古多識辨金石器往往而中酷嗜畫當意
則傾篋購之不事生產家遂中落衣食或不給而所好未或移中
歲愛易水之雷谿築大益庵復自號雷谿居士大益庵主晚入長

安居委巷又顏其閣曰玉衡懸畫四壁對之吟諷其詩矩矱古人而不膠於固斷句尤冠絕一時

右 熙朝雅頌集鐵保錄

長白那蘭長海父爲鎮安將軍以 恩蔭宜得官引疾不赴補愛易水之雷谿築室居之自號雷谿居士吟諷不輟嘗襲裘弔所親喪見其貧不能辦卽解裘與之歸中途見異書亟欲買之又解其衷衣以質焉由是得寒疾伏枕夷然李眉山嘗贈詩云二月輕裘擁鹿皮人閒獨有馬卿癡夜來竈底無煙火自詠梅花絕調詩可想見其人矣

右記余金撰

按匯川先生父馬期以都統征雲南有功授鎮安將軍

陶元藻

鹽邨客揚州時盧抱經轉運大會名士紅橋卽席賦絕句十章一時傳誦倦游歸里於西湖築泊鷗莊以娛述自娛有全浙詩話六十卷鳧亭詩話二卷越彥遺編考五卷越畫見聞三卷

右兩浙輶軒錄阮元撰

鹽邨著述甚富爲子耐圃梁瑤峰二公所推重子廷珍亦以詩名負重譽

右越風符葆森錄

會稽陶篁村先生元藻買墅於西湖葛嶺之麓名曰泊鷗山莊六十餘娶一妾爲僕老計家曾伯祖山舟學士調以詩云病來久不

見陶潛隔著重城似隔天昨夜中庭看星象小星正在少微邊聞
說蓉江泛鶻枝已成陰後未涼時一枝榔栗無人管付與樵青好
護持不是朝雲侍老坡也如天女伴維摩對門有箇林和靖冷抱
梅花奈爾何好將斑管畫眉雙莫染星星鬢上霜比似詩人張子
野鶻花還有廿年狂此四首隨國老人已采入詩話中復有再調
壘村二首云湖光如鏡復如匳中有飛來比翼鷓惱煞畫船樓外
泊紅闌添上一重簾一幅新翻秘戲圖海棠側畔老梅株問年三
五盈盈月不見猶憐況老奴先生沒後如君守志不嫁後四十餘
年余與先生令孫春田學博軒游詢之如君尙在年已六十餘長
齋繡佛足不出戶每食則設於先生小像之側進酒侑食如事生

禮亦一段風流佳話也先生工詩古文詞兼長制義顧南北十上鄉闈不得售在京師有日者兼精風鑑謂之曰君命中金寒水冷無分功名雖然骨格清奇不名世當壽世也使相諸郎則曰皆科第中人也先生遂絕意進取二子廷琛廷琬先後登甲科出宰劇縣先生買宅湖山徜徉詩酒

高宗南巡渡江于文襄敏中扈 蹕進詩時會稽陶篁村先生在文襄幕中因屬其代作內有句云千帆飛渡江南岸一片黃旗識御舟文襄擊節惟援筆將飛字改擁字先生嘗語人曰易飛爲擁便見 警蹕尊嚴此真一字之師也

陶篁村先生自訂詩彙舉其不入選者以石匣藏而瘞之名曰詩

冢索人題詠山舟學士有句云未必見投皆苦海公然藏拙亦名山

右兩般秋雨盦隨筆梁紹王撰

按陶先生一字龍谿貢生著有泊鷗山房集

篁村陶丈初建泊鷗莊曾賦詩四章吳越人和者甚眾其詩有野老門庭雲亦嬾荷花世界夢俱香之句一時傳誦槐塘傾倒尤甚贈以詩云想見夢香雲懶處北窗高臥傲羲皇

右海嶼詩話符葆森錄

按槐塘汪先生沆字

岳夢淵

岳夢淵字嶼淳號水軒河南湯陰縣人諸生著有海桐書屋詩鈔
朱定元云吾友水軒先生宋忠武王之裔孫也淹雅博達綜彙百
家游藝之外如天官測度號令明法諸書無不考據精詳言歸於
當

右正雅集符葆森錄

水軒負經濟之學當時諸大府爭以奇士目之延爲上客

右羣雅集符葆森錄

國朝六月庚子有司
全日三三三三

三三

吳宗元

明經吳君諱宗元字大始號岱芝浙江石門縣人也世居邑之馬溪曾祖遴祥公始遷居玉溪鎮父德齋公有行誼子二君居長少敦至性砥節勵學入庠後以歲貢生終嘗遊省會天台齊息園師主教敷文書院執經從焉時余亦同遊故得深悉其爲人書院居萬松山頂有一樓居極高處君榻其上每日讀經書雜文至午刻則屏去取工部全集朗誦之聲徹遠近每首必百過隨以丹鉛率至夜分始止次日則復然先是君熟於明詩綜所作詩酷肖高青邱李崆峒諸家嘗錄以正於息園師評點訖謂曰詩儘佳矣百尺竿頭可進步乎李杜韓蘇四大家外勿寓目可也自是遂專志杜

陵性奇偉不羈不好與凡人儔伍嘗與朱笠亭沈雲樹蔡漫叟諸先生相唱和餘弗願也嘗言吾少時曾作一圖橫劍三尺南華翁居左指說之一虎士類荆軻者居右聳聽己居中央作撫掌大笑狀名曰說劍圖其雄致如此既專精讀書不下樓者餘月忽值意有所會輒入西湖山中經宿不返每談及浙東山水如天台雁宕赤松四明諸勝輒勃勃然蹈履欲往然卒不果以老親在堂故也自壬午至甲辰迎 鑾獻賦者三受知於寶東臯李鶴峰錢稼軒諸學使復攜詩質於沈歸愚先生名稱籍然屢擯棘闈一不以介意謂子姪輩曰吾以勵汝曹耳通塞之故命也亦時耳吾不得而知之矣中年後頗出游南浮嚴瀨北抵燕臺東至登萊瀕海諸郡

游蹤所至慷慨懷古一寓於詩客囊如葉不計也歲戊申子文照
領鄉薦赴都門君欣然束裝同往泊舟京口抵焦山大雪忽作遂
冒雪登岸冰凝路滑截雙竹作杖歷崎嶇而上懸崖冰柱長二三
尺許拂之鏗然有聲乃觀周鼎讀瘞鶴銘謁焦先生像俯眺海門
周攬崖壑比返舟中已溼透重絛矣其豪曠好遊蓋天性然也鄒
曉屏先生聘入山右學使幕閱試卷不畱餘力得一佳卷輒朗誦
不去手素不讀律而明敏有斷制鄒公每以大家相質有所可否
必侃侃而陳鄒公未嘗不爲之心折晚歲家居栽花課孫里中以
詩文就正者踵相接有片長津津樂道預修嘉興府志表揚節義
不下百餘人精醫理頗諳內典耽心禪悅手輯四十二章經施諸

寺院蓋閱歷既久進益詣精從前雄傑之氣爾時淡泊之神不知者謂爲殊趣在君則一以視之而已歲庚申七月初十日微疾正襟端坐而逝年六十九所著有南樓橐若干卷娶費孺人胡孺人俱早卒子三文照某某孫某某

論曰士果可以富貴顯乎富貴而泯沒者何可勝道也若君之志氣卓然鞭日月馭風霆往來自若而常伸於萬物之上雖無所遇合詎可磨滅者哉至其晚年齊生死泯來去爽然泊然亦有令人不可知者夫不求人知乃君之所以爲自得者

右傳戴殿泗撰

饒彝

余從姨表弟饒彝字砥修別號傲軒居臨川湖上里自十二三時
課童子軍十五從余游余時徒以貧餬口於此非可爲人師者而
砥修服膺余文每手錄吟誦不能已其動靜語默閒悉類余以故
與余相愛獨深余嘗語砥修功利溺人士相習於浮靡之文者今
古一轍有志之士不必外示矜異惟衷自濯磨以求其能立於世
砥修益未嘗不以爲然戊戌余往京都與砥修別七載乙巳官山
左又六載砥修補弟子員食廩餼王子余再仕山左又五載歸砥
修自余別不復從他師惟終守余說至是始得歲一詣余然亦以
貧故餬口於他不能信宿畱余惟砥修資性篤實足以進於道而

余曩者鄙陋未有所聞不足以擴充切磋砥修之學以爲深愧今
余視前稍進又不獲日相討論方欲圖所以聚首之計而砥修於
今庚申九月初五日死矣嗚呼砥修則烏容以遽死也砥修質
直有骨幹不肖苟徇流俗與同邑陳星垣彭藹恭友俱以詩文名
士林多稱之然砥修之志將有不止於是者余痛砥修足以進於
道而遽死是以爲之泣然而長悲也砥修每試前茅卒以一衿甫
四十而卒蓋其所不能自致者天也卒之日自鄉人士下至農圃
之流識與不識皆咨嗟歎息以爲失一良士砥修之所以得此於
人者蓋有在矣此其所能自致者也使砥修汲汲於其所不能自
致者而棄其所能自致者則其死也無以異於草木之萎落又誰

爲之咨嗟而歎惜然則砥修其亦庶幾乎無鬱鬱於死矣

右小傳紀大奎撰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三

游明純

嗚呼 國家以科名奔走天下士童子誦習經書而通其句讀文
義能敷之爲文每歲中所在郡縣羣聚而試之其文之明而切才
之秀而可底於學則次第其名以升於州若府州若府又試而先
後之上督學使者使者至則以校而去取之按其額以補學官弟
子其舊爲學官弟子者等第亦皆試試有歲有科歲分文與武而
科試惟文士而已使者歲科試凡三歲而徧其子午卯酉之年則
有鄉試取於新舊學官弟子中是科者號爲舉人又進於禮部則
有會試取於鄉試之舉人中是科者曰進士丁辰戌丑未之年其
鄉會試皆 天子臨遣京朝官翰詹科道部曹嫺文者及九卿大

員主其試大抵踵明之故而士之懷才抱器毅然思有所表見於當世靡不由是進故常爭自濯磨以其有得於科名者而人材之出於是爲不少矣然有司者猥以尺度相衡徒眩於名實則高材積學之士皓首窮經而不獲一遇蓋往往有也而至見遺於督學不得爲學官弟子者之遇爲尤窮處士游君少嘗挾其文與縣人朋試於令守既有聲矣而屢蹶於督學士之無知與不知皆惜之然君不以介意曰願吾所爲未至也吾所爲學生舉人進士者之實也實不至而名加焉吾則愧矣吾堪之其實也而名不吾以有司者之過耳何損於吾且士不務以古人自繩而區區較得失於一夫之目而以爲憂喜進退於其閒其亦鄙矣悲夫今之人之不

復知有古之學也君爲人修潔自惠進止落落而中懷樂易所至能以禮讓化服人與之處由由如也久而愈篤不厭入其家肅肅許許如也退而與其子弟門人游恂恂如也尤虛懷樂善每經書有疑義反復推究期以自得於心雖一字之誤必訂正之歸於是而后已其於古今文皆能辨其體裁而精別其雅鄭授徒里中從游之屢爲滿然遇友人相遇有善於經旨文法者輒斂容屈己師先諸生聽受曰小子識之此古今大事汝曹師吾明者又吾師也晚年所學益邃然多病且母彭太君篤老有勸之應試者皆不答邑中先達如李君而述黃君沛宇郭君昆甫每歎以爲屈而君處之略無憤懣不平之色所與交雖富貴也非其人棄若涕唾意所

推服如恐不得其於相知者升沈聚散未嘗不關於心則慨然曰
吾無所望於時矣然斯世斯民之責諸君子任之可也蓋君雖自
以不用而不忘經世者如此君姓游氏諱明純字元素善化人乾
隆庚申年五十有三而卒

贊曰九思祖母處士君之姑也君與先人爲中表兄弟相善也戊
午之歲君偕余讀書永慶寺中寺在所居石獅口者山深陁高煙
雲杳靄使人興獨往之思余時年少氣壯直以謂古泉夔事業可
立就聞者無不駭且笑而君獨嘉賞其意荏苒二十餘年余之狂
既託空言而君便已隔世嗚呼可哀也已

右傳張九思撰

余京

庚申冬予將之京道潤州訪隱君余江干時江干歿既歸藏矣予
哭於位孤等請草誌石曰待君也諾諾既六年孫由入京復請置
然曰予敢忘吾死友耶因踐前諾江干諱京字文圻世江南天都
考某以賈家於潤生江干三歲考沒母張食貧撫孤口授以經後
江干寓大姓家發匱得所藏書漸次讀之兼通詩學力食養母於
市閒時聞誦讀聲錢刀騷雅相聞也緣此得疾母氏取其詩燒之
奉命斷吟詠十年母歿計守節三十年矣自傷貧賤末由表揚常
飲恨潤州故多詩人時風會尙宋格無崖異者江干不專一體如
扁鵲治疾隨俗爲變遇故里諸公分賦倣宋人時予客潤州與定

交每歌詠倣唐人然不以餽飭爲宋庸廓爲唐陶冶性靈中有君
形者存也後年益高境益老學益醇厚從游者滿座四方詩人過
潤者必經其廬達官當路每以余布衣一至爲重而江干守往役
不往見之義有下交者始以禮報之以是知江干非徒表襮文藻
者云始江干欲請旌母氏而無其路思得可傳之人之言以之取
信天下後世而究難其人歲甲辰 天子詔天下窮檐苦節得以
上陳江干母氏始邀旌門大典江干喜且泣曰我烏能揚我母德
賴 聖天子特恩也自是年漸老中懷灑然而江干得以沒甯矣
憶予初客潤州游焦山遇僧房挾冊者予未識江千里居問其人
笑曰潤人多矣胡市人問爲噫彼挾冊者知名位云爾他非所重

也烏知市人中有詩人有高隱有孝子哉江干生康熙某年月日
卒乾隆某年月日年七十幾有江干詩草若干卷雜著文若干卷
配某氏繼某氏俱先卒子三人山國學生亦能詩將得官歿某某
世父業孫幾人來請銘者長孫也墓在丹徒縣某山之麓葬爲某
年月日銘曰

江流赴海三山鼎峙高原秀靈妥魄於此清詩常存死而未死松
檟青蒼近許丁卯之故里也

右墓誌銘沈德潛撰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四

四

朱天章

先生諱天章字依雲姓朱氏其先浙人也大父諱某爲廣東仁化縣令辭官來長沙樂其風土遂家焉父諱某籍善化以明經官甯鄉訓導母 贈孺人章氏生母許氏先生順治十二年十月十五日無兄弟而早孤以吳三桂亂後徙長沙之東鄉故又改籍長沙年三十爲諸生後七年食廩餼又後三十年而貢貢二十餘年而卒卒年八十七乾隆六年之二月二十九日也配劉氏有男三人女二人孫九人曾孫十四人初先生父歿生母許氏悲憤旋卒嫡母章孺人恚日皆相死焉置此兒者專屋挾先生以居支持而保護之雖甚貧務令學先生朝出就師暮歸與母宿冬寒從道上

拾枯薪於夜具鑪火張一鐙几上孺人則手木絲引紡車以轉先生坐其旁就讀書每風急雨淋相顧酸淒人影單隻孺人泣先生亦泣由是益自刻苦折節厲志外日有名其後母死遭亂國傷未夷家難繼作白日鬼魅豺虎變怪時時惴恐然先生卒以學完行高爲老師最不墜其前業者雖天性固殊亦由孤貧感激勢使然也先生爲人氣仁而好義貨色及酒一無所嗜平居斬斬以肅至其接物則又熙熙以和困者振之病者藥之後進小生執經請業者繼於門有所指畫必盡意乃罷凡十下棘闈皆不售後遂不赴亦無憤憤色能文而有道時論以爲難晚喜讀易別署號曰虛山遠近學者私相語迨其死至今稱之必曰先生烏乎可銘也男三

人者芾藻華華前卒皆有學行先生之父子與煥先人交好也煥
又與諸孫遊少時失父母依外祖父朱公平齋居常於其家見先
生前一指今公已歿九年先生又歿一年其嗣以是冬十一月十
九日葬先生於某山之原蓋二十載而煥爲銘銘曰
豐乃才嗇乃遇死以孤童志乃墓

右墓誌銘郭煥撰

183-102

183-102

蔣衡 孫和

天子右文稽古典學尊經網羅海內遺籍繕貯祕閣嘉惠士林振古罕儼復念石經剝始熹平今諸刻均就漸滅開成本雖在西安亦復漫漶不完於是有重刊石經之詔而金壇蔣拙存先生手寫之本久經進御藏弄內府命重加是正上石樹太學而以御製說經之文冠於首簡並錄用其孫和爲國子監學正先生初名振生後改名衡字湘帆金壇人先世以簪紱詩禮相繼夙具異稟又承祖父講畫故學有原本金壇王氏爲制義斲輪手先生弱冠凌轢其閒牆東已山輩莫之抗也入都補弟子員屢試南北輒不利幡然曰吾不能習世俗骯髒之文以詭遇益肆力於古婦翁

王或庵源北方之學者也於是受文法於或庵峭利堅削時或過之今世所傳拙存堂文集是也吳中書家推大瓢山人楊寶先生師之而博涉晉唐以來名家之蹟積學既久名譟江南北同時王吏部澍極推許之先生好遠遊既不遇遂東詣曲阜謁孔林至會稽涉西江歷嵩少導荆楚登黃鶴磯過大庾嶺升白鶴峯訪東坡故宅抵瓊海觀扶桑日出登雁門山歷井陘逾龍門爲終南華嶽之遊浴驪山溫泉登慈恩寺雁塔縱觀碑洞金石遺刻所至以筆墨自隨賦詩作書或歌哭相雜至不能自止年大將軍鎮關中聞先生至招致幕下先生長揖入見傲倪自若將軍奇之一日謂曰先生何欲曰某無家安欲曷製衣乎曰敝裘尙在何新之圖也將

軍故多劇蹟妙拓日借臨寫以自驗其所學絕不干以他事無何遂乞歸雍正五年書法華經成以眎吏部吏部曰儒者寫釋氏書不足道無已書十三經乎先生領之客有笑其爲吏部所愚者勿顧也於是涓吉張筵祀先聖飲客稱慶先其所難五年而左傳成又二年禮記成又五年羣經次第畢成其書左傳初在家卒業於曲阜書禮記在山安書尙書在錫山餘皆在邗江之瓊花觀初先生以恩貢除英山縣學博以寫經故力辭不赴會有大科之薦制府將徵舉先生又固辭至是始就凡十二年實乾隆三年戊午也玉玲瓏山館主人馬氏出白金二千錢爲裝潢成凡三百冊五十函己未進呈奉 旨授國子監學正銜將議交武英殿刊刻會有

沮之者乃止越四年癸亥先生卒年七十有二所著有拙存堂詩文集若干卷易卦私箋二卷拙存堂臨帖二十八卷爲帖三百六十六種又續臨帖若干卷其他手蹟甚夥具詳所著臨帖目錄書後篇中和爲先生季子駿之子以太學生充四庫書篆隸校錄恩賜舉人又以石經刻成議敘得賜今職和刻易卦私箋竟屬集爲件繫先生遊歷出處爲家傳云

余集曰後漢鐫刻七經石碑相傳爲中郎一手書其他則未聞也開成本不著書人姓氏其檢校詳定各官尙煩鄭覃韓泉輩多人爲之矧書者乎先生以垂暮之年任鉅艱之役屏除家慮埽棄世榮歷歲一紀以潰於成其堅忍之力可謂難矣自號曰拙老人誠

哉其拙也古今之肩大任與大役與拙者謀恆克有濟不信然哉
後五十餘年而天子爲之表揚海內傳爲鉅製而且利及後人
美媿前哲天之所以酬拙亦大矣此豈智巧之士力之所能爭處
之所及到者哉

右傳余集撰

金壇蔣振生原名衡字湘帆虎臣修撰之姪也康熙時以書名一
時碑版照耀四裔年五十六歲矢志書十三經共八十餘萬言閱
十二年而訖事南河河道總督高公斌特疏上呈 御覽奉 旨
以墨刻頒行天下授國子監學正當寫經時以恩貢選英山教諭
又舉博學鴻詞皆力辭不赴其專精如此嘗云學書者不能爲人

宗祖亦當與古人弟昆何至爲人子孫甚至甘同奴僕云云自負之高有不可千古之樂所爲古文亦希蹤龍門出入唐宋諸大家余五世從祖文勤相國會爲序而行之其書法論一篇聚古人大旨於數百言之中如探驪得珠覺前賢紛紛議論均爲饒舌矣茲錄其全文自永字八法後論者幾數萬言惟孫過庭書譜姜堯章讀書譜二家言最詳余撮其要旨第一在執筆曰懸臂中鋒顏魯公云捻破管畫破紙蓋言五指齊用力若雙鉤單鉤諸法雖三指著力四五指全無用處故必右肘懸則靈動五指撮管頂則堅勁此乃反本還原追蹤頡邈斯邕作篆之意夫竹簡漆書可容指腕兼運否學書者先凝神端坐使筆與手如鐵錐木柄全然不動純

任天機運轉左臂平按久乃酸痛異常此語從未經人道破至運筆則凡轉肩鉤勒須提起頓下然提頓二字相連捷於影響少遲則犯落肩脫節之病不可使盡筆不可用順牽凡畫之住處直之末梢帶第二筆處皆從左轉所謂每筆三折一氣貫注者也有從無筆墨處求之者曰意曰氣曰神曰布有從有筆墨處求之者曰絲牽曰運轉曰仰覆向背疏密長短輕重疾徐參差中見整齊此結體法也魏晉人書天然宕逸唐人專用法遂有九宮分中左右上下界畫使學者易趨竊疑所謂口授訣卽此也余擬四言曰中正靈靜中則直看每一字有中如帝宗康之類中直必與上點相對若兩分之字則左右各有中如靖辟錄軒或上合下分如聶昂

靡或上分下合如瞿替或中合上下分如鸞兼或中分上下合如
靈墨或三並如職簪各以類取中則停勻矣正則言橫畫懸臂用
力太過則右昂起不平如書無之類皇甫君碑尙犯此病乃少作
也九成宮則平正的是老筆夫一字中主筆須平他畫則錯綜用
意乃不呆板靈則必由於懸臂雖蠅頭亦使離几半寸捻管則大
小一例也靜非精熟不曉唐碑惟虞永興孔子廟堂碑歐陽九成
宮碑能造此境顏多寶塔柳元祕塔中正之法悉備靈尙有之靜
則竟未能到降而黃蘇米皆火氣未除元明而後不足言矣臨帖
須運以我意參昔人之各異以求其同如諸名家各臨蘭亭絕無
同者其異處各由天性其同處則傳自右軍以此求之思過半矣

又正書用行草意行草用正書法學褚求其蒼勁處學歐求其圓潤處以怒張木強爲歐綺靡軟弱爲褚均失之夫言者心之聲也書亦然右軍人品高故其書瀟灑俊逸顏平原忠義大節唐代冠冕書法亦如端人正士凜然不可犯若其行草鬱屈瑰奇天真爛漫之槩雄視千古學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復濟以經史則字裏行閒縱橫跌宕益然有書卷氣胸無卷軸卽摹古絕肖亦優孟衣冠苟出心裁非寒儉骨立則怪異恣肆非體之正也竊願同志共凜斯言庶稍有補乎江南拙老人蔣衡撰

右筆記陳其元撰

蔣和

蔣和字仲叔金壇拙老人孫移家梁溪書學繩其祖武兼善人物
及寫照初充三通館校錄議敘得候補主簿復修四庫書得
欽賜舉人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萬人望 朱怡典季子鵬 鄆正笏

萬人望字蔚然湖南湘鄉人乾隆甲子舉人家貧力學事親以孝聞爲文苦心孤詣有志於古作者學政阮學浩主考吳紱咸器之公車北上同里王孝廉在都患病人望親調湯藥旣歿護柩南還送至其家口不言勞生平文藁多散佚其僅存者人猶寶之同郡朱怡典字荔堂湘潭人先世居常熟父某來潭愛涓水秀折遂隱其間賣藥自給怡典少從盧樹敏受學占縣籍爲諸生屢應鄉試不遇貢入太學好爲詩與石鴻翥何冕晟輩相酬和季子鵬字南溟亦能詩兼善各體書法彙筆遊幕所至有詩梓其父詩八百餘首鵬詩亦埒以行焉鄆正笏字方廷醴陵人乾隆間附貢幼受業

於湘潭張燦學宗漢魏一洗近代空疏柔曼之習晚考据益精文亦力臻高古非其人其事不苟作作則皆可傳著有澹雲亭集岸花騰笑草

右傳李元度撰

按朱先生怡典著有學詩錄三卷

鄢正笏

耆舊傳方廷爲醴陵名宿與吾邑孫石溪吳蘭柴湘陰周半帆默耕兄弟及甯鄉之鄧南坡永綏之胡樸園友善時稱七子諸君皆兒事之稱之曰鄢五丈澹雲亭集自言爲潼關楊玉谷攜去未還今所存者岸花草鈔本而已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按鄢公所居有畫邨一號畫村

李文煌 周世盛 柳先義 張廷祿

李文煌字茹中湖南善化人初爲諸生有聲下筆數千言爲文清
爽奇特詩益嶮峭年六十始舉乾隆甲子鄉試性豪邁立品修潔
非其力不食以窮餓終同郡周世盛字芝庭長沙人勤苦績學嘗
讀書華嚴庵謝絕人事鍵戶九載乾隆辛未進士掌教廣西秀峯
書院病卒門下士哀禮並畫傳遺像以誌瞻仰柳先義字青巖亦
長沙人壬午舉人淹通宏博下筆千言寓京師河間紀昀主修
四庫全書聘襄校閱同邑劉權之視學江南亦聘請襄校試卷均
重其學行張廷祿字雪川湘陰人乾隆辛卯順天鄉試副榜善草
書工詩時陸錫熊施培應有盛名京師廷祿皆與遊讌款曲大學

士蔡新尤激賞之性豪嗜飲數以所書易酒不足則質以衣而操
行耿介不苟取與晚年歸客甯鄉縣署適有疑獄廷祿代白其冤
冤者酬以金卻勿受嘗醉書願所親曰可將去藏之二十年後必
有知寶貴之者年六十餘卒著有樵古堂詩集

右傳李元度撰

按周先生著有芝庭文集
柳先生著有青巖文鈔

李子隆

李子隆字蘭齋世居芷江乾隆初人性耽筆墨平生喜畫拐仙山水翎毛尤其餘事家故貧口不言錢囊空卽洒墨數張命小童攜街頭賣自誦唐伯虎讚云閒來寫幅丹青賣不用人閒作孽錢

右傳李元度撰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三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四目錄

文藝十二

程嗣立

方宣試

趙昱弟信子一清

趙泉

方貞觀

黃之傳

李世法

艾顯

沈榮傳

趙由儀

張煊

吳峻鮑汀徐流方

李隆來 鄭方錡

諸洛 劉松蒼

王文灼

范鵬

厲鶚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四目錄

--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文藝十二

程嗣立

余生平耳目所及北屈燕趙南盡吳越其閒讀書嗜古歲散萬金
拯士之寒飢學與名日益進家日以落而兀兀不休者在黃陵則
爲祁門馬嶸谷半查在天津則爲查蓮坡榕巢於淮則吾家永南
先生及先生之從子尊江皆學人才士所望而歸也先生爲余族
伯父尊江余族兄歲時揖拜論文字往還無少閒先生以乾隆九
年甲子春下世又十九年而尊江兄歿此十九年中余與尊江相

得允深然每談及先生輒相與流涕嗚咽不能止蓋余之爲學賴先生掖以進而其感人之深又有出於迹外者豈惟余與葦江私其親族然耶先生歿權厝淮城西之菰蒲曲未有葬期余流滯金臺距甲子之春又二十五載遙念先生厝塋宰木行堪抱矣其文若行慮久且弗傳乃爲文銘寄兄晴江待先生葬日刻而藏諸幽晴江先生第三子也先生姓程氏始名城後更名剛立字風衣號水南世爲歙之岑山渡人渡在縣之南鄉曰水南者不忘初也祖必忠公遷於淮籍隸淮之安東父朝徵公有四子其三皆嫡出先生次第四爲庶子少補學官弟子食廩歲久貢成均困鄉試者二十一年卒不第先生生而愷惻慈仁率踐孝友天資若異讀書一

覽輒記嘗十年不下樓窮究載籍發爲詞章洋溢紆徐人莫能測其所如也事生母朱孺人怡怡愉愉年長授室猶環側作孺子戲以娛母母有弗怡先生若抱重憂母喜笑如常先生動定乃復初孺人歿既終喪慨然歎曰盡仕以悅親也吾親弗及見矣笑以進取爲歲丙辰 朝廷舉博學鴻詞科有薦先生者辭弗就自朝儀公歿伯兄坤仲兄垓相繼理家事出入謹節度先生獨不問生產見友朋窮空若己渴飢貸卹靡少聞交日益廣然先生植根於學篤實深遠問辨不窮足以折服人士不第爲急難來也淮城西有水鄉多萑葦荷葭乃厚值購之犇母朱孺人其地名之曰菰蒲曲營別業其旁日與文士講貫經書屏跡遠俗而生產益耗矣卒之

前一月尙清健無疾予往候之先生告余曰儒者以治生爲急務
吾今乃知之雖然浮生如夢耳生吾不知何以生死吾不知何以
死也蓋先生晚好黃老術悟虛無之旨將築室黃山之顛以養氣
服食爲事志未疇而卒先生於文章之事無所不能尤長於詩長
箋累帙不自收拾寫輒散去曰是皆吾之迹不足記也善書法好
作畫人或求其書則以畫應求畫則以書應求書畫詩則與莊坐
講毛詩莊子數則其率意不可拘若是自先生歿後十年廣陵馬
嶢谷卒其弟半查老病鍵戶謝客查氏或死或遺仕尊江兄又歿
士人由北之南者順風曳帆靡所止泊益淒厲寥落矣先生生於
康熙三十七年戊辰十月二十日卒於乾隆九年二月某某日享

年五十有七娶結林方孺人生康熙三十六年正月二日歿康熙
五十九年五月一日子三祐植純側室彭氏子二彤遵女三孫如
干人所著水南詩文遺藁如千卷又注毛詩業未卒皆藏於家銘
曰
來清而去甯不夏夏於治生惟文之克貞士所趨而稱也弗耀其
英以昌其聲水碧叢叢兮葭亂平是惟孝子奠親之宅兮載靈魄
以環紫

右墓誌銘程晉芳撰

程嗣立字風衣號篁村淮安明經少負異稟喜讀書精制義既未
能有所表見於當世則戴黃冠揮玉麈棄一切如嚙唾惟生平執

墨緣芟除未盡或吟小詩一二章或據案作山水數筆以破其岑
寂之況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方宣試

士有篤於謀道者巴陵方可齋先生與孔聞聲相思者十年握手
訂交者十八年以乾隆十年正月十五日卒於里第其孤沃函訃
以聞既又編纂其事匍匐數百里謂孔必述其行句大君子一言
壽諸石孔含淚唯唯蓋舍是無爲旣厥衷矣公諱宣試號可齋耀
四其字自其先祖開公由烏雀林徙居黃陂歷南北宋訖元明科
甲蟬聯不絕高祖見吾公某州知州治績詳郡志曾祖參兩公明
經選訓導未就父世國公郡庠生生公神穎殊絕身魁傑方面秀
眉吐音鏗然目無游睇自童時不爲嬉弄五歲投書卽成誦稍長
能自擇師觀諸塾案頭本經外無他卷帙慨然曰稽古者願若此

哉訪知唐力誠先生爲吾楚李嘗之劉長人兩名宿高弟子願往學焉願家貧無負笈資元配劉孺人脫簪珥佐之行比至唐先生教之曰學人溺風華而薄本實此異端也汝姿性不凡外之文能足難宜以斯道自命因與談易象究心內典遠探元覽一空從前所有讀書以經史爲根柢以濂洛關閩儒先眾說爲博要務在會聖賢之精神以敦其源叩英雄之行實以溯其流不輕令作文偶一爲之唐先生欣然曰可矣叔曰是豈不足於文邪願吾不專望爾以手治也二十歲補郡弟子員旋食國餼從此行益修學益進交游益附居恆兀坐一室根於靜力苦世俗苛禮握齷不與接手一編丹黃讐校駁難諸注家折而低昂之若權石然所以輕重之

者獨嚴他如陰陽兵律山經地志卜筮方藥諸書下逮浮屠老子
之文靡不精覈異同聞其說者如客得歸公之負才積學自幼時
已如此適唐先生溺死回頭陂公聞報縞素趨哭誄文數百言酸
悽心骨苟語及必泔泔泣下世國公自城歸冒風露得癱輒之疾
公目不交睫者六閱月居喪百勞一身獨竭吾力讀禮之餘心忤
忤不釋杜門促榻深自閉塞若疾然醒而醉黠而癡數載乃已嗣
是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看激湍鑑澄潭步危橋坐茂林探幽壑
升高峯問道元亭棲心野觀過屈宋息作之鄉閱李杜登眺之蹟
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爲樂洗滌心源獨立物表悲歌嘯傲與天
地眞氣相往來魚躍鳶飛觸處體認託旨幽眇結言悱惻皆較然

不欺其志者也凡自湘沅鄂岳來者數道公且語其詩慕焉而公亦訪孔於六君書屋在戊申秋年已五十矣貌莊重清姿勁骨疏髯灑灑危坐身不偏倚步趨如有循手容張拱望之若老幹磔磔傲然霜雪之表而意態安舒沈默渾淪未嘗以言詞先人有問則隨事剖析雖野老孺子皆曲盡其情試與探圖書之祕究性命之源極天地事物之變揆鬼神生死之機與凡治亂興衰升沈得喪之故衝喉而出若江河百折而東下而是非之際確不可回卽王公大人不阿所好也其愛人自愛多若此其主張斯道也以求仁爲大本以閑邪爲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植立擴充爲實際終日忘言默自省觀胸中洞然四無畔岸故其精神洋溢真意融溢雖

食貧居賤不啻處九層之臺俯萬有而享百珍終其身未嘗支一木覆一瓦爲子孫計也教子弟重躬行次文藝因材而造不設規條初來學者令靜坐返觀使心地活潑俟有疑隨機引入粗浮者如未有教實能領略者若觀蒼冥游溟渤滌滌風而飲甘露罔弗醉心焉說詩論文嘗曰水以浩瀚而放海誠有源而有委者也絲以蔓衍而成錦誠有緒而有倫者也士君子立言不衷諸道無異爲勺水爲亂絲觀者亦徒以其水也絲也安從溯其流而尋其源援其緒而求其理哉生平喜讀古人書而發其幽光樂道今人之善一言可師如拾碎金一事可法如珍拱璧愛之重之流連而歌詠之其載諸集中者詎徒作詩文觀哉又嘗語孔曰先世自祖父

以上皆歸真完璞身不困而道亦亨至試身漸塞此德薄所致不敢不厚自係植恐無以面先人地下耳試能詩文比之前猶糠粃也卒十五次戰鎖關不入穀悲已辛酉之役年六十有五由舍赴省賦別孔有青雲事業奮風雷白髮詩書依日月之句歎公壯志及此不倦且謂公卽不行其志而久存以極其道亦足爲斯人指南無何以明經授常德府司訓 命下一月而卒嗚呼公謀道一生坎坷顛躓不挫其志不辱其身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而又死蓄於身不獲施於人命也然其不朽者固在獨念孔交譜中如公者幾有君子之淡有巨卿之信有南村之素心公瑾之醇醪卽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而願得之傾蓋聞耶惟彼我俱傷老大恨得

之晚也已與游處雖終歲不晤而風雨雞鳴篝燈掩卷之餘輒如
公從雲霄碧落去來胸臆中而公亦以孔爲知己頻買舟過我或
有所著未嘗不郵致商榷也今皆已矣嗚呼假當吾身視其泯沒
不傳後世何述故考公操向行實述其略俾風流遠遺尙有興者
假公之死遲以歲年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孔之所得而
知哉享壽六十有八子沃邑廩膳生孫五諸所著述謹各輯錄若
干卷藏於家

右行狀曾紹孔撰

趙昱 弟信 子一清

世宗憲皇帝修徵車故事詔開大科以充三館之選時臨川李公方退閒謂子曰大江南北人才大率君所熟知試爲我數之予因援筆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甲精於經乙通於史丙工於古文或詩或駢偶之學臨川喟然歎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之例君亦奚慙退之哉一日過于齋頭見有別集一卷曰誰所爲也予曰卽前所稱仁和趙君者也臨川把玩良久袖之歸不閱月而 今上特起爲戶部三庫侍郎其於予所稱四十餘人多所展轉道地而谷林則自薦之未幾谷林之弟意林又被選一時以爲盤洲厚齋之家風也臨川左降谷林兄弟 召試於廷報罷而予亦去官臨

川猶欲挽谷林共修三禮谷林念其太孺人年高謝歸然竊謂以
谷林之才必尚有所以發其伏櫪之氣者而不謂其連蹇十年竟
以病死谷林太孺人朱氏山陰忠定公燮元曾孫女也其所自出
爲邢氏忠敏公外孫女也壬寅癸卯之間忠敏子班孫以故國事
謫瀋陽少婦家居朱氏以太孺人侍之因撫爲女谷林之尊人東
白先生親迎實在梅里猶及見曠園東書堂之籤軸及舉谷林兄
弟時時以外家之風流勉之不二十年谷林露鈔雪購小山堂插
架之盛遂與代興爲吾浙河東西文獻大宗同學之士兩聚笠宵
續鐙讀書其家谷林解衣推食以鼓舞之自予泮丁荼苦飢火交
驅學殖日以蕪落近更重以健忘之病嘗語諸朋好願自改汝南

之目退列於九等之下中而谷林語其長君一清謂執友中所當
嚴事者莫如墓浦與予陳同甫曰呂伯恭旣死誰爲知我予初哭
谷林詩謂其內行之醇備問學之淵懿而深悲其遭遇之厄窮是
固不僅以交情也然卽以吾二人之交情又豈世俗之所可同年
而語哉山陰金小鄴詩人也窮老無子慈水老友鄭義門謂曰生
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小鄴已安之矣俄而辭之遠行谷林遇之
江上問將何之曰之楚曰八十老人盛暑爲二千里之行非情也
因留之止其家半年而病醫之藥之死則殮之呼其從子而歸其
槨以葬之義門聞小鄴之卒也爲之慟及聞谷林之竟其後事也
爲之流涕君諱昱二十字功于谷林其五十字也先世宋宗子居

紹興之上虞遷杭已五世曾大父燮英大父鶴皆以從兄尙書貴
累贈至吏部侍郎父汝旭官象山教諭所謂東白先生者也配陳
氏子二一清式清而一清能昌君之學女五孫七葬於某鄉之某
原得年五十有九所著有愛日堂集十六卷一清請予誄其墓義
無所辭年來臨川老病未知能如水心之於滕宸爲文以傳之否
也乃爲誄曰

嗟乎谷林軼羣之學華國之才天實爲之其命不諧有子不死有
文不朽在爾曠然浮雲何有而我思舊聞遂蒼涼南華堂下不滅
山陽三十六鷗自來自去舉復不歸故人延佇三十六鷗谷林亭
名取姜白石詩語

右誄全祖望撰

近日浙中聚書之富必以仁和趙徵君谷林爲最予嘗稱之以爲
尊先人希弁當宋之季接踵昭德沈風其未替耶而吳君繡谷以
爲希弁遠矣谷林太孺人朱氏山陰襄敏尙書之女孫而祁氏甥
也當其爲女子時嘗追隨中表姑湘君輩讀曠園書旣歸於趙時
時舉梅里書籤之盛以勸諸子故谷林兄弟藏書確有淵源而世
莫知也予乃笑曰然則宅相之澤亦可歷數世耶何惑乎儒林之
必遡其譜系耶繡谷曰然嗚呼曠園之書其精華歸於南雷其奇
零歸於石門南雷一火一水其存者歸於鶴浦鄭氏而石門則推
毀殆盡矣予過梅里未嘗不歎風流之歇絕也谷林以三十年之
力爬梳書庫突起而與齊不可謂之非健者已谷林之聚書其鑿

別既精而有弟辰垣好事一如其兄有子誠夫好事甚於其父每聞一異書輒神飛色動不致之不止其所蓄書聯茵接屋凡書買自茗上至闡小山堂來取書相戒無得畱書過夕恐如齊文襄之待祖珽也每有所得則致之太孺人更番迭進以爲嬉笑嗚呼白華之養充以書帶之腴是天倫之樂所稀也予之初入京師也家藏宋槧四明開慶寶慶二志蓋世閒所絕無而爲人所竊歸於有力者之手杭君堇浦聞之爲告谷林亟以兼金四十錠贖歸仍鈔副墨以貽予及予歸谷林但取近年所得地志示予其自明成化以前者已及千種而予家宋槧裒然首列予不禁爲之慨然谷林以予之登是堂也屢堂中之書大半皆予所及見也請爲之記乃

爲之題於堂之北墉

右藏書記全祖望撰

趙昱初名殿昂字功干號谷林仁和人舉博學鴻詞爵京師五年
爲詩名秋芙蓉吟橐有愛日堂集十六卷築春草園有池館之勝
異本書近數萬卷與沈嘉轍吳焯陳芝符曾厲鶚及弟信爲南宋
雜事詩所按集南渡遺事略備矣卒年五十九子一清字誠夫學
於鄞全祖望嘗以酈道元水經注傳寫譌謬絕少善本雅有志審
正之校七徧矣未有卒業又得先世舊聞謂道元注中有注本雙
行夾寫今混作大字不可辨又謂崇文總目水經注三十五卷元
祐時無名氏跋則蜀本祇三十卷何聖從本幸復其舊而以太平

寰宇記諸書校之則逸文之不見於今本者不下數十條原本當有黑水涇洛虜沱諸篇而今不可得見矣又六典載水經百三十七水今本止百十六水一清從其師說辨驗文義先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細字分別書之次以本注爲證雜摭他籍得涇洛虜沱派滋伊瀍澗洛豐涇洹渠獲洙滌日南弱黑十八水於灑水下分灑餘水又考驗本經知清漳水濁漳水大遼水小遼水皆元分爲二共得二十一水成水經注釋四十卷遂與唐六典注原數同符又爲刊誤十二卷蓋所校正本凡四十本其精如此乾隆三十六年求遺書其書著錄於四庫焉昱信汪沆陳撰與世駿同薦舉鴻博撰辭不就其三人徵士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趙谷林徵君與陳東亭厲樊榭沈樂城陳蔚九符幼魯施靜巖張
繼青唱和有小山堂唱酬彙家有藏書數萬卷與揚州馬秋玉相
埒其好客亦如之嘗見其題畫冊詩云風吹釣絲斜風定釣絲直
溪上不逢人秋煙生暝色絕似中晚唐人所作

右寄心齋詩話符葆森撰

谷林先生同時有繡谷老人吳尺堯亦好藏書並多鈔本每得一
異書彼此必鈔存互爲校勘識其卷首小山書畫印牙章精篆神
采可愛先生卒後悉載歸廣陵馬氏

右碧溪詩話符葆森錄

意林從兄鐵巖與臨川李穆堂絃同官戶部侍郎意林投以南宋
雜事詩穆堂奇其才欲以鴻博薦意林讓之兄谷林而後亦爲通
政趙之垣所舉報罷南歸與谷林溫經研賦搜訪祕編一時有二
林之目

右杭郡詩輯吳顯撰

趙泉

趙泉者字難涸太平當塗老明經也年七十家貧三子繼天一孫
病癩泉博學工詩寫竹石疏宕有奇氣市人弗喜或乘其窘擲錙
銖而草芥拾之泉每拳筆刺天而嘆曰嗟乎奈何貴米願富倪迂
而坑趙泉哉時或酒後激昂裂紙昇火罵錢奴爲豕蝨吐腐儒爲
溷鼠喜之者輒苦其狂而泉亦不屑也

右記史震林撰

按史先生是記撰於乾隆乙丑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table, there is the number '111' written vertically.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of the table, there is some faint, illegible text that appears to be '111 - 111 - 111'.

方貞觀

方貞觀字履安桐城人有異才少卽工詩取明白坦易不爲鉤唇
棘吻之音大抵於張籍王建及長慶集爲近壯歲以鄉人南山集
案牽連隸入旗籍棄先塋別老母形影關山人事都廢顧其屈鬱
抑塞之懷羈旅離別之感觸緒紛來往往託之謳詠言短意長沈
痛盡致豈非昌黎所云不得其平則鳴者歟蓋游歷憂患者十年
而得放歸田里所爲詩益造平淡令讀者泣罷鼓歌各如其意之
所欲出昔粵人陳元孝有言感人以理者淺感人以情者深感人
以言者有盡感人以聲者無涯詩之道所以後六經而獨存也南
堂其庶幾乎

右小傳鄭方坤撰

方氏南山集獄起族人俱牽累被禍先生與望溪先生皆隸旗籍
後遇赦放還羈孤連蹇生平刻意爲詩骨格清醇深得唐賢微旨

右鶴徵後錄李富孫撰

黃之傳

予家與黃氏通家凡八世方致齋宗伯以陽明之學講於里門先
司空公往復最密已而宗伯之從子觀察重以婚姻故隨州爲司
空門婿自是以還兩家後人往還世好不替甬上歲時最重先世
影堂之禮每春初諸黃必過吾家拜先司空以下數世影堂吾家
亦往拜若因而尊非高會三十年以來甬上之巨室淪落且盡兩
家亦禮廢不復舉其猶行之者吾家惟先君黃氏惟肖堂先生先
君下世七年肖堂隨之黃氏之世好絕矣先生少負高才下筆爲
詩古文詞此棄一切恣其所見嚶嚶出之不知者聞其議論掩耳
而走蓋古之所謂狂者也所讀書丹黃不一過直筆不肖唯阿少

與先君同學先君以愛弟視之及予長先生亦極愛予有所作輒見過曰以待賢父子論定之然先生彈駁古人往往已甚而所苦未能徧讀天下之書故或有古人已早及之而先生尙以爲自得之說者亦或古人行事別有本末先生未及平反遽欲登爰書者亦有古人未定之說而先生誤據以爲言者予叨先生忘分忘年之契時或指點及之先生初或愕然不遽信旣而未嘗不渙然莫逆也然先生所見到處正自不磨嘗與予讀明夷待訪錄曰是經世之文也然而猶有憾夫箕子受武王之訪不得已而應之耳豈有艱貞蒙難之身而存一待之見於胸中者則麥秀之恫荒矣作者亦偶有不照也予瞿然下拜曰是言也南雷之忠臣而天下萬

世網常之所寄也蓋先生之讜論足以砭切古人有如此者先生諱之傳字築隱一字肖堂於隨州爲元孫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老而無子故惑於堪輿之言遷先兆以求子于諫之不得晚舉一子又殤可謂窮矣族人葬之先塋之次念先生在日里巷中夏課之徒無知先生者況身後乎今而後不特肖堂遺書不復可問并致齋以來之學統一且墜地巢梁之燕升座之鱣相率消沈其能無泣然流涕也

右墓版文全祖望撰

111

--	--	--	--	--	--	--	--	--	--

李世法

次行姓李氏名世法字甘谷鄆人也鄆之砌街李氏爲世胄而尤以風雅擅其家自賓父子年諸老後封若先生大之已而昭武先生繼起其兄弟如內火戒庵諸老皆迭主齊盟而杲堂先生集其成次行爲杲堂先生之孫東門先生之仲子東門於詩別爲一家不甚墨守杲堂之傳次行亦由東門入手以性靈從事於苦吟吾鄉世胄子弟百年以來日衰替不能守其先代之風流而次行獨持其舊德克守高曾之規矩花晨月夕必與吾輩相畱連時時序其先人之文獻以無忘明德故予於通家兄弟中獨善次行次行乃善病有子已冠矣而死是後不復舉怏怏失志其病數年一作

每作必費羨尤至千金故次行田園本豐贍及大病者三而家遂落方欲開雕杲堂先生未出之遺書以力絀未及而次行死矣嗚呼次行死吾通家兄弟中無復雙相斗酒之歡而杲堂東門之門庭一旦埽地其可哀也孺人張氏韞山先生之女也先卒葬於東門墓傍其銘曰

杲堂於鄞詩人所宗百世不祧以報其功東門配之亦復克世界於次行一綫所繫而今又死裘治蕩然祇應他日祔享詩壇

右墓版文全祖望撰

艾顯

于道不攻篆而有嗜歎癖甫總角集石瑩錯及長稍辨其筋骨體
勢有徐頤者刀擊蹊徑頗尙太古然齟齬齷齪而神未固也一日
詣友人趙仲韶見壁聯遺跳如龍蛇不可執詰之仲韶曰吾所好
與子同而東南善手是爲之冠艾氏名顯字無山嗜奇若鶩尤痼
於金石篆籀力扶根莖獨游絕契避鷲入桃源深谷構小茅署曰
石耕小隱性孤岸扃戶不與世接嘗曰交未易言也有終者鮮謹
始其可故人無知者獨與于游此正子所欲得出所琢大小二篆
蟲囓鳥驚屈鐵半折銳心劇目如有猶猙老虬破石欲出益大奇
之擬秋高氣清裹糧造焉越日阿童貸書於趙云趙有異客瘠骨

深目古冠服其音硠硠色有自得予曰必石耕翁也遽闌入宛然
麋鹿之姿齟齬之性終日默默莫得其淚翌往稍露稜角數往則
活活矣具酒醴要之復與獵奇字推圖牒譎厲滂滂若決酒酣噦
噓大言曰惟子可與語貽予私章數鈕玉骨杈立霞采迸散斑爛
蒼勁殆不可狀喟曰道臻是邪以彼其能刻荆玉勒洪碑上而飛
天下而鎮地亦足以揚國家之盛卽不然遇名公卿一昌其聲必
不落窳而吾徒乃得私其一爪一甲以張吾軍詎不幸欺第金石
之傳斯冰而來不絕如綫翁獨深入篆室與古相見匪人力矣願
抑鬱不獲有所紀撰於後而翁又老矣予懼綫之終絕也故次而
傳之

右傳陳長鎮撰

卷之十一 十一

沈榮備

先大父之歿也已五十餘年童子時所與校試者文田知二人焉
曰繡園張公樾師沈公二公者皆以乾隆改元舉於鄉張公後牧
西陽有循吏聲老而歸文田猶數見之沈公則以才望凌轅一時
然再應禮部試不遇遽遘奇疾卒時論惜之公之沒且六十餘年
其子鼎生文田表叔也來屬爲之補傳誼不可辭沈氏於吾郡爲
右族自贈尙書諱應登數傳至右贊善諱三曾內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諱涵兄弟並以文學侍從受 仁廟特達之知贊善子諱樹
本康熙壬辰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生子諱榮仁亦以編修
歷任廣東學政三世並入詞館人以爲榮公諱榮備字謙之號樾

師卽贊善孫貢士諱楷世子也貢士病且革公剖左臂和藥進之
及喪能盡哀以孝聞早負異稟讀書數行俱下六歲學爲詩輒驚
其長者稍長受時藝於涪安方公葵如吳縣楊公繩武究心根柢
之學爲文章甚有法度學使帥公念祖極咨賞之以博學鴻詞薦
未赴卽登賢書有弟榮簡亦以能文名於時稱才人者必言二沈
詩以義山爲宗然亦自有家法時編修公早致仕倡詩壇於鄉里
一時羣彥畢集大率皆宗尙蘇陸故公詩頗有似者經義則堅深
精密下一字具有來歷莊必偶騷韓必儷柳此法在前人不甚重
自何杞瞻焯發之而涪安方氏爲之和其後杭堇浦世駿蔡應山
書紳及家從祖汝金皆守其說然公文精實處能上追正嘉蓋又

私淑安溪而不以是爲擅場也公再斥禮部歸窮且病在牀蓐數年枕席間常置筆硯日塗乙詩文不去手其道之工也宜哉文田獨怪以公之篤行績學而使之終不得志以死又降年不永則未知天之所以處人者何意也公生於康熙丁亥某月日卒於乾隆丙寅某月日得年僅四十所撰宗經集久行世他未刻者尙多竹翠溪館詩集有長洲沈宗伯德潛及沈椒園廷芳桑菴甫調元點定本文田校讀一周將次第付梓方公試童子時與先大父同受知於邑侯新建裘公思芹及丙辰領鄉解先大父列房薦不售又同出閩人黃公弢谷門下故兩人誼至厚張公名兌和其沒也文田旣爲書其墓碣茲復撰次公行事雖不文儻亦先人之意也乎

右家傳姚文田撰

趙由儀

南豐山南趙由儀既卒之明年武甯輦雲汪軻鐫其遺詩得八十首徵序於字雲盛大謨而同邑愧予謝鳴謙爲之書其平生以告於後之讀山南詩者曰壬戌秋山南下第南歸時江北方水患余急就山南訊北來事山南出詩數十篇相示其河決三章憂深思遠有長沙遺風因與縱談天下至漏下數十刻不甯休山南熟視余曰嘻子大非近人余自北方來如君者未數數然也余於山南爲十年長自山南四五歲愛其神駿不釋嘗燕見或飲食徵逐相歌呼爲樂性旣拙面諛人輒忤怩雖有甚愛不自達故山南知余以是始甲子山南乃得輦雲交之輦雲者爲字雲門人貧而工詩

壬戌癸亥間名大起當路爭羅致余與晤於南昌方熟察其所爲而山南一見乃遂定交如一人是時與輦雲方駕者爲南昌子載楊壘而山南獨推轂輦雲然聞嘗示余以子載書又未嘗不歎其忠告侃侃以爲古人復出也而山南顧數數爲二子者言余余以是竟交二子丙寅春月踵門告曰昨得輦雲書有鉛山莘畬蔣士銓新自太原歸豪於詩與吾同歲生而足蹟半天下此奇士方當齊我輩名丁卯閱莘畬詩益多顧余笑曰蔣生蔣生與吾三人者並驅中原未知誰先繼乃以事左不獲一見其勤勤懇懇愛惜莘畬之意於輦雲子載無閒也其秋莘畬雋而山南不及見矣至所謂汪楊趙蔣四家者一時並以爲然山南幼負神童名生七月能

言尊人孝廉君教之誦書卽了大義日早起問父母安否伺顏色稍鬱必百計得歡乃已五歲涉經傳史漢一見了了能與人辨六歲試童子時孝廉君尙爲諸生學使者傅公玉霄進之曰奇童子盍以歸閉戶十年出未晚也孝廉領之年十六迺出補府學弟子前後試三冠其曹明年辛酉偕兄由儼同舉江西鄉試故事揭曉啟糊名多自第六人始方伯阿公曰趙由儀江西奇士落解何也主司愕然書旣畢山南名第五乃相與大噱慶得人壬戌會試中乙榜例授教官不就方是時婦人孺子販夫牧豎無不鑿趙神童者余嘗廣之曰子神童何如李長源晏同叔山南笑而是之山南旣已十年閉戶沈浸四庫書才思益大放作時藝日可二十餘首

草竟輒爲人傳誦顧不甚好好爲詩詩亦不自惜往往隨手軼去
獨嗜他人之能詩文者值其厄乏濡手足焦毛髮救之不自惜其
所不能雖貴勢率落落不冑下嘗曰人卽享期頤都勢位孫曾羅
列要其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直蜉蝣耳山南卽今日死修短
自別有在以是得奇謗日沸騰不可止甚者至欲手剗之以快意
山南嘗語人微愧於吾幾以謗死讀其感遇六章山南之志爲可
悲矣方山南之再上公車也與余相值張司馬於南昌客署時仲
冬寒雪率圍鑪擁坐栗栗作凍蠅態山南意豪甚縱談徹丙夜忽
拍案起朗朗行吟廊廡聞慷慨自喜視天下事不難爲余爲署其
號曰漸堂山南不謂然也旣三年乃鐫漸堂以自佩是冬與余矚

字雲於旅館字雲與兄弟以古學與世稱三盛既相見踰時不交
一談而退明年聞兩人格格各不相入已復相得爲忘年交丁卯
七月字雲過余承恩寺竟日不得去蓋山南以三月遊武甯訪字
雲劍谷誦余文至悉故字雲於余相見如不及其別也惓惓若有
所弗釋於戲豈謂字雲別余之日去山南謝世已不五日也余既
別字雲過張司馬潯陽致山南所寄司馬書其略云近抵里門閉
戶誦讀頗無事爲長者憂但靜坐少時漸覺克伐怨欲之私憧憧
往來不可斷絕時復荆夷棘淨又有詩文宿障營互無休苟非養
氣十年未易落此而前年亦嘗柬余云學問之事渺然夷邈廣已
造大易用不疑若乃上下古人自爲壇部固非窳啟蚓鳴之所能

希冀也行年二十未有會通徒欲取精於沙磔洩勃之中掣長於百步五十之數永言斯弊可無變更董江都出爲名臣處爲名儒下帷之功於茲可見故閉關絕應以自淬勵知我者豈無以益其弗逮乎故余嘗與分宜儒珍林有席論山南得師如陽明當學理有成如勺庭當經世有成儒珍謂余言不謬也先是歲癸亥儒珍山南相見連語十日夜至議論牴牾是非蠶起山南狂叫曰假道學何如真才子儒珍無以奪已而更語人云儒珍吾師友也於戲山南體素王嘗傲絮北上不知寒又素不漁獵酒色宜得壽以讀書過銳喉閒隱隱浮痛爲醫害五日竟死乾隆丁卯八月甲戌日也距所生雍正乙巳四月己丑才二十有三年娶瑤甫曹氏生女

子一甫再醉後山南十四日亦死立兄子宜某爲之後於戲江西
學古士哭山南於家者三十餘人而輦雲幾殆冬廣昌饒學曙南
城陶其慄鄒楸相先後來哭於其柩鄒子未謀面哭不減陶子哀
而陶子既歸春正乃同輦雲再至逆旅主人見境上白衣冠者曰
是哭趙神童者又來矣亦隕涕初山南在南昌有友人致達官意
邀山南往見者山南愕然曰此數椽室未嘗不可促膝談心燭前
乎卒不往湖廣胡紹鼎工詩者也嘗書山南鷓鴣鳴深樹蕭然芳
意窮美人吹玉笛竟夕滿西風澹月似惆悵孤雲方渺濛永懷謝
希逸清韻擅江東詩於肩上而識其後曰余慕山南不得見書此
便面如挹丰標輦雲每爲余言之相哽涕不絕也

右書事謝鳴謙撰

張燿

南漪讀書極博其說經皆有根據必折衷於至是而尤熟於史其
推史也尤精於地志幾幾足以分國初胡閻黃顧諸老之席其
古文最嗜羅存齋於近人則喜顧亭林是其平生學術大略也浙
有妄男子者客京師其文皆造險語奇字以欺人而中實索然無
所有或問之則取漢唐以來之亡書對曰是出某本賦詩則以用
盡韻部之字爲工方余在京師時力爲人言其謬故妄男子最恨
予及予歸妄男子始猖狂而吾友中好奇者亦多爲所蠱莫之正
南漪入京師見而唾曰嘻是不足爲樊紹述劉知幾作輿臺何其
無忌憚一至此也會妄男子正說經南漪投以帖子詰以經義數

十條妄男子際不能荅遷延避去南滄不喜爲場屋之文故科舉累失利甲子王侍郎晉川見其對策奇之置之副車丁卯竟薦之天子詔求明經之士梁尙書薌林又與侍郎交登啟事故南滄久畱京師會 召對之期在明年南滄乃有金谿之行舟至三衢暴病返棹抵家五日而卒南滄之學固未見其止卽就其所已至者亦自足以有傳而其平日爲文最矜慎不苟作身後屏當其篋不滿數十篇皆非其底蘊之所在惟讀史舉正一書亦未及之十五草書散亂在故紙中予爲科分而件繫之闕其所不可識者詮次得四卷令其子鈔而傳之不然南滄幾不免有寂寞千秋之恨是則可悲也南滄嗜酒然易醉其家與予寓隔一巷嘗與施慎甫飲

予齋正爾暢極口論文恨甫傾耳聽之俄而目直上視旁皇四顧
大罵不知其所屬者何人也余命奚奴扶之以歸南漪下階踏於
草間恨甫救之亦踏罵聲猶喃喃觀者大笑由今思之不異山陽
之笛也南漪姓張氏諱煊字曦亮杭之仁和縣人曾祖某祖某父
某娶某氏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其年四十有七葬於湖
上子三埏培埏埏爲諸生屬銘於予其銘曰

文如鄂州厥壽亦侔小泉翁志其幽贈君私諡曰醉侯

右墓誌銘全祖望撰

--	--	--	--	--	--	--	--	--	--

吳峻 息汀 李維來 諸洛 徐流方 鄒方錫 劉松苓

余表弟張仲雅工詩能取友於梁溪得詩友曰吳一峰短視善嘯
性孤立寡交游簡闊不稱人意弱冠工算術一試算學生再補博
士弟子年二十五中丁卯順天副榜皆非其志也時汪文端公賞
識之畱止邸第文端故多藏書一峰得徧讀之胸中於是益博生
平中作詩著書外無他嗜好家故赤貧不能閉門隱輒挾破硯走
東西南北傭筆爲食四方賢士大夫耳其名爭延致之然落落不
苟合少不當意卽拂衣而去游跡幾徧天下所得詩亦不下數萬
首旣自削去大半鈔存一十六卷大致生峭清麗不冝作寒餓語
嘗自期以無俗韻無懦響無杜撰字則所詣可知矣著書凡二十

八種說經居多於易詩撰述尤富夫以君淵雅之才俊易之筆儻
得所遇足以較轍一世而乃鬱鬱牖下死年止五十有六命矣夫
余與君有同年之雅江浙相去四五百里聞聲相思未識一面所
知皆仲雅道之嘗告余君小年事有父友在車騎過之欲呼與語
不應至再竟僵臥不肯出蓋自童子時其性僻已如此仲雅不爲
誕辭不爲溢美者故可信也君姓吳氏名峻一峯其字又號鶴仙
父庸以進士官工部主事曾祖祖並以君從父鼎貴 贈翰林學
士君以名家子克自樹立成一家言亦其淵源有自也

論曰昔謝臨川稱劉公幹卓犖偏人而其文有氣所得皆經奇一
峯似之矣偏非文人美目然其所以卓犖者固在是不則爲鄉愿

爲胡廣中庸又孰薰而孰蕪耶余自傳君因思天下之大耳目之所不及如一峯者或亦有人而余恨不能一一傳之雖然一峯有知其果以余之傳爲重輕乎哉

右小傳梁同書撰

吳峻字一峯江蘇無錫副貢生姿稟絕人博通律呂句股之學詩兼眾體上溯漢魏迄於三唐無不窺其堂奧尤以風格音調擅場同時作者未能或之先也嘗偕甯遠守秦鎮入蜀詩益奇其友鮑汀輒取其句圖之汀字若洲諸生工詩及書畫峻又善李繼來其詩五律近王孟同邑諸洛字杏程諸生少學古文於秦道然願棟高旣而交徐流方得桐城方氏義法文益進嘗遊京師名公卿間

晚年杜門著述藏書甚富皆手定流方字玉川嘗從王澍蔣衡學
書棄去一注意於詩有晉魏風繼客漕帥長白顧琮所因得師事
方侍郎苞並治古文時有舉人鄒方鏞與洛善亦善爲散體文字
行楷書尤工劉松苓字思九國子生少時與顧光旭鮑汀尤善光
旭早達汀老於諸生而松苓落魄輾軻得狂疾竟以狂死松苓詩
才奇肆工小賦所爲詞兼有辛蘇姜史之長居西郭外人皆目爲
城西狂生云

右傳秦瀛撰

按吳先生乾隆十二年副貢生

王文灼

當有明之初凡所謂學校之法科舉之制一勒之於道學其後科舉盛而學校稍衰然學使者輶車所歷三歲而黜陟之其或不遵用先儒而倡爲游言必置之劣等甚者褫其衣巾故天下士皆凜凜奉法平居杜門考文析義惟恐研辨弗精一言出入以爲終身大玷迨嘉隆以後學校中始濡染異論科舉之文亦漸而之六朝又漸而之佛老東鄉艾先生拊爲文定文待等書大聲疾呼而卒不能挽也 本朝兩舉鴻博之科 御纂四經三禮又哀集四庫全書貯之中外振奇服古之士皆兼治漢宋不沾沾一家之說然科舉之文則屢頒清真雅正之訓 欽定制義則仍以歸有光黃

涪耀爲歸蓋監前代而損益之所以爲學校科舉計至深且遠矣
余未嘗交石林王君然聞其以經學受知於督學雷翠庭先生先
生粹然君子儒於經學最深可以無虞仲翔一人知己之恨又聞
其在山左時與朱仲君相主客垂十年交最洽仲君亦通博與其
弟竹君學士石君侍郎天下所稱爲二朱者也予幼時習聞長老
言山陰有劉先生承考會稽有胡先生冑堂皆諸生終其身不遇
然皆以高才碩學爲士林所推重論者方之楊子常顧麟士兩先
生君殆其接踵而起者與君生時庭桂盛花且素素然有子益蘭
亦結蓀數十太翁以爲瑞故名之曰雙瑞旣長則名文灼字三俊
又字石林幼著奇穎四歲能讀書至九歲通五經周官經春秋左

氏傳並太史公書十一歲卽工爲科舉之文比長於書遂無所不讀孜孜矻矻提其要而鉤其元窮日夜生平規言矩行篤孝友雖貧而講於睦姻任卹之道或曰瑞之不可徵也嗚呼君獨不得於科舉耳是固學校之光矣 國家教澤涵濡百餘年然吾郡學校中如君比者僅三數人而止而曰不得爲瑞彼後生束書不觀傲一時之倖遂得甲乙科以去其又將爲瑞乎哉君議論一守宋元以來儒者家法於永樂四書五經大全並後來蒙存淺達之說皆不敢鄙薄以閒習爲唐人詩並古律賦又能以讀經者誦律知律所以云之意晚歲遊雲南遂卒於劍川子武培武堂武培以丁酉舉於鄉子子棻同年生也孫廷鎔廷銓廷錯廷鉉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四十四

右傳茹敦和撰按玉君受知雷學使在乾隆十五年

三

范鵬

冲一生而慧年十五補諸生願自視甚高於世人無當其意者其
初來見也予頗思所以裁量之冲一知予意遽折節益矢力於古
學良久屬其友致意於予若惟恐不相梯接者予亟延之則其學
已大進而容貌詞氣退然非復前者之比自是昕夕至于家相討
論甬上師友源流自昔甲於吳越年來耆老凋喪無復高曾之規
矩經史溝澮俱成斷港閒有習爲聲韻者亦不過街談巷語之伎
爾其中索然無有而妄相夸大其餘則奉場屋之文爲鴻寶展轉
相師一望茅葦封己自足要皆原伯魯家子弟也冲一求友於里
中城東小江里盧生配京年長於冲一七八歲其資器相伯仲二

人相與淬厲得一書則更迭讀之閒有所疑則折衷於予學統之分合經術之醇漓史案之異同文章之盛衰正變無不了了配京精悍沖一濟之以續密皆五行並下一日可盡數卷里中之書不足供其漁獵則請予借書於淮東馬氏小玲瓏山館浙西趙氏小山堂窮年兀兀以予所見通家子弟甬上最乏材若江淮後起之秀不少奇特然嗜學之深罕有足與此二人抗手者方私心竊喜以爲甬上先正實佑啟之以振粉社之積衰卽予之老病荒落亦或得乞靈焉以邀將伯之助而豈意沖一年甫二十有三一病而死惟予素有憂於沖一者以沖一之年如出水芙蓉耳而其所爲詩時時有敗葦枯楊之感予切戒之曰是不祥之徵也當痛改之

沖一然予言而不能自克聞嘗科頭而坐視其髮種種然禿翁也
益危之然不謂其竟不及五稔也今年之春 翠華南幸予力疾
迎於吳下沖一亦至杭見予啜血之厲也愀然曰方今東南文獻
之寄在先生而比年稍覺就衰願深自調護勿過勞以傷生時杭
墓浦方以漢書疏證令予覆審沖一每見予所論定以爲在劉原
父吳斗南之上及送 駕於吳下沖一別余河干黯然東返嗚呼
沖一方憂予之死而反以身後之文累予河干握手遂成永訣祝
予之嗟能無長慟古人之負高材而不壽者多矣以沖一較之其
殆王逢源之流亞邢敦夫輩未能逮也王邢雖天幸賴有力者之
口以傳沖一之死誰其傳之者沖一尤篤於友朋之誼殷勤急難

不惜竭力以濟人天假之年豈非有用之才予自邗上歸過哭之
其父哭於堂其母哭於戶內慘然欲絕而配京亦流涕向予有隻
翰孤翼之懼嗚呼孰謂斯人短折若此沖一姓范氏名鵬一字冬
齋世爲鄞之白檀里人五世祖億暨高伯祖洪震皆以孝子旌曾
祖某祖某父某諸生娶孫氏先沖一卒無子以再從子某爲後生
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鄉之某原沖一從子求樓宣
獻公集開慶四明志暨宛谿讀史方輿紀要諸書者久矣今年始
從小玲瓏山館攜致之而沖一已先卒矣因令配京陳書櫬前以
酌之更爲之銘其幽其詞曰

二惠競爽孝慰寂寥又弱一个令我魂消念茲草堂君所橫經歲

晏歸來無君履聲將行萬里出門折軸豈祇雙親爲君痛哭

右穿中柱文全祖望撰

按篇中
駕在乾隆十六年
南巡

厲鶚

厲鶚浙江錢塘人康熙五十九年舉人少貧性孤峭不苟合始學爲詩卽有佳句於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於詩故多異聞軼事內閣學士李紱典浙江試闈中得鶚卷閱其謝表曰此必詩人也亟錄之計偕至京尤以詩見賞於侍郎湯右曾試禮部報罷右曾欲止而授之館比遣迎之則已襤被出都矣十餘年閒再上公車乾隆元年浙江總督程元章薦應博學鴻詞科試日誤寫論在詩前又報罷而年亦且老矣值部銓期近思得薄祿養親復入京行次天津舊友查爲仁留之水西莊觴詠數月不就選而歸卒年六十有二鶚搜奇嗜博館於揚州馬曰瑄小玲瓏山館者數年肆意

探討所見宋人集最多而又求之詩話說部山經地志爲宋詩紀事一百卷南宋院畫錄八卷又著遼史拾遺東城雜記湖船錄諸書皆博洽詳贍先世本慈谿徙居錢塘故仍以四明山樊榭名其居所著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幽新雋妙刻琢研鍊尤工五言取法陶謝及王孟韋柳而別有自得之趣兼長詩餘擅南宋諸家之勝云

右 國史館本傳

余自束髮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謂工於語言者蓋未嘗不識之而有韻之文莫如樊榭樊榭少孤家貧其兄賣淡巴菰葉爲業以養之將寄之僧寮樊榭不可讀書數年卽學爲詩有佳句是後遂於

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於詩故其詩多有異聞軼事爲人所不及知而最長於游山之什其搜象物流連光景清妙軼羣又深於言情故其擅長尤在詞深入南宋諸家之勝然其人孤瘦枯寒於世事絕不諳又卞急不能隨人曲折率意而行畢生以覓句爲自得其爲諸生也李穆堂閣學主試事闈中見其謝表而異之曰是必詩人也因錄之計車北上湯侍郎西崖大賞其詩會報罷侍郎遣人致意欲授館焉樊榭襍被潛出京翌日侍郎迎之已去矣自是不復入長安及以詞科薦同人強之始出穆堂閣學欲爲道地又報罷而樊榭亦且老矣乃忽有宦情會選部之期近遂赴之同人皆謂君非有簿書之才何孟浪思一擲樊榭曰吾思以薄祿養

母也然樊榭竟至津門興盡而返予諧之曰是不上竿之魚也嗚呼以樊榭爲吏固非所宜而以其清材使其行吟於荒江寂寞之間以死則不可謂非天矣予交樊榭三十年祈門馬嶰谷兄弟延樊榭於館予每數年必過之嶰谷詩社以樊榭爲職志連牀刻燭未嘗不相唱和已而錢塘踵爲詩社予亦與焉數年以來二社之人死亡相繼樊榭每與予太息今年予有粵游槐塘以書告樊榭之病不意其遽不起也嗚呼風雅道散方賴樊榭以主持之今而後江淮之吟事衰矣樊榭姓厲氏諱鶚字太鴻本吾鄉之慈谿縣人今爲錢塘縣人康熙庚子舉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二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無子以弟之子爲之後

葬於湖上之某峯所著有宋詩紀事一百卷樊榭山房集二十卷
已行於世又有遼史拾遺十卷樊榭以求子故累買妾而卒不育
最後得一妾頗昵之乃不安其室而去遂以怏怏矢志死是則詞
人不聞道之過也且王適不難諷婦翁以博一妻而樊榭至不能
安其妾則其才之短又可歎也嗚呼樊榭屬予序其宋詩遼史二
種忽忽十年息壤在彼而今隕涕而表其墓悲夫是爲銘其詞曰
沖恬如白傅兮尙有不能忘情之吟人情所不能割兮賢哲固亦
難禁祇應尋碧湖之故槩兮與握手以援琴

樊榭茗上
之故姬也

右墓碣銘全祖望撰

余幼寡交雍正庚戌年寓於西湖昭慶山房長老嘖嘖稱錢塘孝

廉厲君太鴻不置口因從長老訪君於無盡意齋古心古貌無塵
俗氣遂定交辛亥歲君以有司薦入通志館余亦廁其中一時名
士彙聚於南樞署諸君負意氣皆以風華相尙君獨褐衣布履行
稱人中時與余把臂談詩文原原本本悉有依据暇或訴其家事
乃知君上有老母凡脩脯所入輒以供甘旨蓋好學篤行之君子
也王子秋志事告竣余返里君適授經揚州馬氏遂契闊甲寅九
月君與余各以縣令薦應試鴻博復遇於湖上詩酒流連凡卅月
庚申君復館馬氏余就金衢嚴道葉公幕相別又數年辛未三月
皇上南巡余以學使薦 召試行在寓湖上君適家居每肩輿過
昭慶寺樓信宿流連而後去忽聚忽離忽聚未有如吾兩人

者君富於學問善攷覈所著宋詩紀事一百卷樊榭山房正續集
二十卷俱已梓行未刻者南史纂遺史注宋詩紀事補遺東國雜
志若干卷藏於家他年數書若出學者宜知爲君作君康熙庚子
舉於鄉乾隆戊辰謁選至京師無所遇而歸復顏東園之書屋曰
兩無塵齋將奉母以終老焉近歲復以馬氏故挈眷至揚州而竟
於揚州邁疾歸卒知君未免抱恨於九原也君名鵠字太鴻別號
樊榭以乾隆壬申年九月卒得年六十有一嗣子黼將葬於某鄉
之某原相契如余義不能默默也謹銓次而爲表

右墓表張雲錦撰

鵠字太鴻錢塘人康熙庚子舉於鄉再上公車不第既以博學

鴻詞徵應試又不遇遂絕意功名不復作春明夢矣家故貧以詩
古文詞教授鄉里老屋三楹牙籤插架蓬蒿不翦門無雜賓法書
名畫而外無儲藏也淪茗焚香而外無功課也冒雨尋菊踏雪採
梅而外無往還應接也生平諸體皆工而詩學尤遠澄汰眾慮咳
唾成珠其旨溫以厚其音和以雅其詞麗以則於新城長水之後
別續一燈是豈獨天分之優哉蓋其洗伐烹鍊日起而大有功矣
昔虞伯生語袁伯長公文章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凡水陸之產
皆擇柔甘調其清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
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甲之珍不易故性爲文之妙亦猶是耳
太鴻固浙產今品題其詩竊援左氏大官羊之例卽以浙庖相方

道道寄閒當爲一噴飯也所著有宋詩紀事百卷天水華英網羅
殆徧較諸孟堅計有功應高出一頭地知其解者固當不易吾言

右小傳鄭方坤撰

廌焚榭名鴻字太鴻錢塘人性孤峭義不苟合讀書搜奇愛博鉤
新摘異尤熟於宋元以來叢書稗說以貢士需次縣令將入都道
經天津查進坡畱之水西莊觴詠數月同撰周密絕妙好詞箋遂
不就選而歸與陳楞山陳授衣同爲維揚馬秋玉上客馬氏小玲
瓏山館多藏舊書善本樊榭肆力探討撰宋詩紀事遼史拾遺稱
最詳治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有樊榭山房集其所著幽新雋
妙刻琢研鍊擷宋詩之精詣而去其疏蕪時沈歸愚尙書方以漢

魏盛唐伯於吳下莫能相掩也陳榜山者名撰鄞縣人布衣乾隆
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未就榜山工寫生以墨暈之若不經意者而
蕭疏簡遠格高甚時人寶之性好爲詩有玉幾山房吟卷繡欽集
陳授衣名章錢塘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著有孟晉齋集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倚城北陴陋舍誼而卽靜水樹明瑟有敞而堂有折而廡有華散
生盤闕藩落而延接乎櫺檻是爲樊榭山民南湖花隱云南湖宋
張鉉功甫所稱管領風月者功甫以循王諸孫性豪侈務奇意相
勝其第宅不一區卽南湖所占在當日不知幾百畝樊榭以數椽
棲託於後其寂寞爲已甚則樊榭之歉於功甫者也然樊榭學博

而文富所述造泐涵演迤不下數百卷識者謂必傳於後無惑功
甫稱詩家上將冰茹雪食瑀碎月魄雖見推於誠齋楊氏而遺集
鮮傳則又功甫之所遜於樊榭者也君子之游於世有裁足之思
無贏餘之念況出吾之所有不難抗古人而上之俛仰吟笑綽有
餘裕區區居室奚足較其豐約爲且夫南湖當功甫之盛閨春把
菊天鏡鷗渚汎月諸勝纍纍無閒壤一時朱黻長纓賓從之填擁
鐘鼉笙絲磬筑之衍宴魚龍爵馬之殫物窮麗誠無所不足迫其
後不數十年淪宇埋音並就熏歇今茲所見遺巒雲浮卉木翳蒼
禪棲孟餅之扣食泠泠水次物不停固與爲豪侈者之役於物也
其終不如寂寞者之適吾素已矣題以花隱樊榭殆欲佩蘭餐菊

以終老於斯夫是爲記

右記王曾祥撰

太鴻以浙江總督上蔡程公薦來都誤寫論在詩前遂罷歸是科
徵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據天下之最太鴻之詩稚威之古文紹衣
之考證求之近代罕有倫比紹衣庶常例不當試後以散館出外
稚威以疾太鴻以違式皆不得在詞館豈非命哉

右詞科掌錄杭世駿撰

杭堇浦太史哭厲徵君詩有云泉路定應尋月上斷風零雨說相
思月上徵君愛姬也早卒徵君有悼亡姬七律十二首極爲悽麗
徵君無子歿四十餘年徵君及月上栗主俱委榛莽中春清何君

見之取歸送黃山谷祠酒埽一室以供之王蘭泉侍郎屬同人於
忌日薦酒脯焉徵君之才自足不朽而侍郎及春渚諸君之好義
亦可風矣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撰

厲鶚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人鶚詩數用新事世多未見故重其富
然獨扞襟抱常有清逸之作其七言近體之善者妙絕時人浙中
後生效之每以摺摭爲工吳郡沈德潛又取其近於劉察虛常建
談藝者失矣沈亦未爲得也所爲詩若遊智果寺云竹陰入寺綠
無聲荷葉繞門香勝花人競傳鈔之寶石山云林氣暖時濛似雨
湖光空處淡於僧元日對雪云無人可造真閒日有雪相娛此老

貧山莊卽事云蔬圃鳥鳴清境界竹房人語佛家風南湖秋望云
橫塘秋水明菰菜老屋斜陽上薜花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五目錄

文藝十三

沈志誠

史榮

曹亨時

曾孫維精
劉志士

桑繼德

陸錫疇

錢中盛

孫起棟

楊屋

吳敬梓

朱重慶

翁照

馬日瑄

弟日瑤

唐黼廷

方世舉

許燦

王慄

莫春暉

翟紳
閻嵐

俞珽

朱棟

刁戴高

袁璉

胡天游

施廷樞

盧存心

國朝通志卷之四十五

馬柏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文藝十三

沈志誠

童子姓沈名志誠未有字先世注籍崇明五傳名道富遷嘉定安
亭里祖名冕父名霖代以儒術聞童子周歲時聞誦讀聲欣然聽
牽抱者衣立側注視四歲入塾塾師教以識字數日累千每一字
必問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讀大學聖經曰修身爲本卽明明德爲
本讀爲人孝弟章曰非孝弟不可爲人德業事功皆從此起讀孟
子論性善曰性卽天理彼不盈此不缺也說堯解經要言不繁五

歲讀六經三傳六七歲誦習周禮國語國策及史漢楚辭文選與夫唐宋八家文發爲經義頗有奇氣老蒼遇之時歎服然恂恂自下不顧有神童稱幼嗣世父後世父早沒配未嫁守貞童子事嗣母孝一視本生父母嗣母及本生父母微疾頃刻不敢安嘗成小詩詩中誓欲顯揚其親待親黨款洽周至好濟人飢寒時告其父曰惠不在大此皆出於天性者壬申冬試於州遇風寒深得疾卒先是辛未歲試於學使者莊公日午成文才法略備時諸童呈卷求甄拔童子端坐案旁無一言公器重之欲列之博士員旣復念遲之正令厚其養成其材姑俟之科試不意竟不及待也年九齡蓋棺日父母嗣母哭之慟幾不欲生遠近多神傷者州牧宋君嘉

令劉君崑令馬君舊嘗賞其文亦咨嗟累日癸酉歲童子父以狀來乞傳因撮其學行之大者傳之見志誠雖天可同於汪錡之勿殤者

論曰宋晏元獻七歲善屬文真宗以爲祕書省正字明李西涯四歲書徑尺字景帝抱置膝上作書後皆位宰執躋老壽志誠何有才而無命也古今人苑枯不齊如此耶及觀程純公次子五歲而夭公志其墓幾欲比之生知則又古今同一慨矣

右傳沈德潛撰

183-208

史榮

雪汀少卽喜爲詩當是時鄞之細湖多詩人大率出宗正庵之門正庵詩本師法竟陵稍改其面目而未洗故步也雪汀稍悟其非變而爲山谷已而又稍嫌其生澀又一變而爲玉川晚乃信筆不復作意遂爲誠齋然其實學誠齋而失之者蓋雪汀之詩凡四變而遇益窮才亦益落悲夫雪汀賦性狷然失之怪當其初年高視一切善書法又善以篆雕花乳印石矜貴過甚里中黃戶部又堂張河內萼山踵門求其篆及擘窠書雪汀望望然不荅然其所許可則傾倒受役使不厭甚至瀋潤之間皆爲題署下逮童僕亦爲雕鏤故雪汀不輕過人一飯而亦有長日過從畱連滿志乃并其

四明書賦類攷切編題後用字三十五 文藝十三

三

人竟不自解何以得此於雪汀者最任氣一言不合輒成觸忤日
益蕉萃陷於非罪之縲絏者三以此去其諸生平生老友大半凶
終割席自顧孤另之甚乃忽託末契於年少但有登其門者無不
極口稱之里中昨暮兒以雪汀故謔謔少所可而今忽易與也由
是雪汀之門牆驟盛一唱十和丹黃無間於昕夕其欣賞淋漓真
覺所遇皆作者於是登其門者謂人不必學謂詩古文詞不必宗
傳謂流品不必裁量方言里諺皆供詩材雪汀兀兀手鈔爲同聲
集四十卷吾鄉吟社久替至是忽爭傳雪汀之詩派而雪汀之風
格乃驟衰雖然雪汀之生平實有可傷者雪汀雅精小學喜讀注
疏不肖唯阿先儒之說熟精十七史及文選其謔謔少所可也乃

其本色雖連蹇要不失爲畸士至於暮齒之頽唐盡棄所學殊非其意是惟予爲能知之雪汀頗憂予之非議之也故頻年希過予門開或傳其有後言者然予客遊歸或過省視之雪汀往往握手相視欷歔而無言嗚呼誰謂雪汀竟以垂老喪志哉雪汀所著有李長吉詩注幾三尺許其最自負者予弗甚許也風雅遺音以訂正毛詩古韻已行於世并其竹東集皆嘗索予序予未之應雪汀以是愠予諸之曰論定蓋有待也及予自粵歸而雪汀卒乃志之同甫之屬銘於水心也曰一言不覈吾當於虛空中擊子今讀水心之志併所序龍川集令人絕痛然正不諱同甫之短予文豈足望水心雪汀亦非同甫比然而東平西靡之樹未必不待此文以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四
瞑目九原可作尙據觚而聽之雪汀姓史名榮一名闕文字漢桓
世爲鄞人忠宣公之裔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某諸生先
卒孫某葬於某鄉之某原春秋七十有九其銘曰

鸞翻不可振狼疾不可瘳故人彈中聲爲君一洗磊砢勃宰之牢
愁

右墓版文全祖望撰

曹亨時 曾孫維精 桑繼德 劉志士

曹亨時字敏齋湖南興甯人早失恃事繼母王克盡孝養工爲文章自弱冠試有司輒冠軍提學稱爲國士乾隆壬申由廩生魁鄉薦平生博覽羣籍著書十種凡二百三十餘卷曾孫維精字仙洲舉人家故貧幼隨兄負薪爲業道經里塾門必釋擔拱立聽講領悟異羣兒塾師見而奇之問其故遂命從學經史百家寓目成誦爲文力宗先正隱居授徒士無遠近爭集門下性篤友愛歲脯所入與諸父兄共有無歷五十年橐無私蓄又桑繼德字懋昭零陵人雍正己酉拔貢與亨時同鄉舉幼穎異過人日可讀一錐書蓋以錐卓冊淺深而成誦也後需次知縣不及仕年四十六卒居心

仁孝不妄文人亦不輕談人過失一日爲門人授經至父母俱存
句哽咽不能言爲之罷講蓋痛自少失父母也子孫俱世儒業劉
志士字修甫安鄉人兄志騫究心理學志士乾隆甲午舉人博通
羣書才力尤豪放爲學政褚廷璋所賞拔著述凡四種行於世

右傳李元度撰

按曹先生亨時著有左氏貫十六卷古今法鑿錄小戎十禁一卷文選內篇十六卷

文選外篇六卷古文備法四卷劉先生著有春秋集解孔林墟墓辨古泮池詩

陸錫疇

茶塢姓陸氏諱錫疇字我田吳人也研北先生之子吳中臺榭甲天下而以水木明瑟園爲最竹垞先生所爲作賦者也其地當靈巖之上沙經始於徐高士介白而歸於陸氏竹垞最與研北善每游吳必下榻於是園故茶塢少而受教於諸尊宿長而學於義門先生其人伉爽卑視一切義門之學縝密從事於考据最精而茶塢不求甚解略觀大意於師門爲轉手然義門甚許之性剛苟所不可直斥之如狗及觀其詩則又柔腸麗句淵源西崑予嘗諧之曰君爲人不肖其詩性嗜客尤豪於飲而最講求食經吳中故以飲饌誇四方研北先生已盛有名至茶塢而益上每膳夫聞座客

有茶塢輒失魄以其少可多否也家居無日不召客一登席則窮晝繼夜雖括頸相對不厭予於酒戶亦頗爲朋輩所推然深畏茶塢之句畱不五日卽病往往解維而遯茶塢謂予曰是所謂以六千里而畏人者也坐是遂以好事落其家家愈落好事愈甚年來世故局促吳之富人多杜門謝酬應無復昔時繁華之盛而茶塢獨竭蹶持之顧此猶茶塢之小者生平篤於師友之誼義門身後遺書星散茶塢話及之必痛心其乞余爲之表墓也流涕讀之陶太常穉中茶塢之心友也亦流涕而請其志幽之文友朋急難無不濡首滅趾以從之特以力不能展其志時時仰屋而吁而亦竟以是焦萃而歿予之交茶塢也以祈門馬嶰谷一見卽傾倒嘗曰

謝山無終老山林理不知其言之不驗也予遊嶺外一病幾死病中夢過水木明瑟園與君坐紫藤花下啖蓴羹君復以酒因子予曰此伏波曳足壺頭時不復與君抗也醒而異之以爲傲幸生還一踐此景豈知茶塢已棄我而去乎茶塢卒其子尙少吾懼明瑟之徑有塵而竹林之壚且記也茶塢年六十有四娶某氏子一某其卒也於揚州嶰谷爲之任其後事葬於某鄉之某原其銘曰四海論交不媿孔融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一朝化去誰其蒿里之懽悰

右墓誌銘全祖望撰

按金先生年譜遊嶺外在乾隆十七年

古今事考類聚

--	--	--	--	--	--	--	--	--	--

錢中盛

甬句最重故家交游還往非其世講勿溷城東錢氏名位尙亞於
楊張而世德足與之比埒蓋自大方伯而後十世縣縣至於乙丙
以後忠介兄弟四忠並命不媿喬木世臣之望而諸遺老承其後
尤爲汐社之光予嘗論其家世以爲忠孝其本根風騷其花葉非
虛語也迨退山先生歿錢氏之宿老告盡其風流漸衰支柱其間
者東廬先生一人而已東廬又歿錢氏益替門戶之寄歸於二子
是爲芑庭兄弟未幾芑庭之弟春圃又沒於是芑庭隻輪孤翼塊
然獨任其先世之文獻而無所得將伯之助顧其刻苦不愧清門
予續錄甬上耆舊詩芑庭日向諸故家中爲予訪求得一集不翅

同書... 卷之三十一
拱壁卽其集不可得而片詞隻句足以入選使其人不朽則大暑
走烈日中窮冬冒風雪重趼不惜也予約同志爲冰槎尙書歲作
隻雞之享芍庭最虔其事予罷官以來頗從事於枌社諸先正金
石之文芍庭老眼秃筆爲予手鈔兀兀成編而有關於錢氏者又
獨爲一集祕之巾箱伏臘則陳之影堂焚香以酌其先公予作忠
介墓碑詳述降臣夫已氏之逆狀芍庭捧而泣曰是足以誅畱王
之徒於身後而一雪虞淵之恨矣嗚呼吾家子孫其又何以報君
春圃二女未嫁芍庭精選士族以配之不以世俗之門戶動其心
也蓋芍庭於其高曾之規矩可謂能慎守之者矣予爲嶺外之遊
芍庭郵筒迢遞念子良苦及予扶病而歸芍庭聞之大喜亟來過

予見予病之甚也則憂徘徊牀簀間予見芑庭之亦有病容也曰君休矣其姑歸而養病待少閒而視我芑庭歸遂病不能復起縣延數旬病篤尙咄咄曰吾竟不能更向雙韭山房一問訊也嗟呼芑庭卒從此城東蹤跡殆將闕絕而錢氏之澤恐其自此而斬矣芑庭諱中盛字又起提學清谿先生之孫東廬先生之子也太學生娶倪氏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春秋七十有三所著有小集一卷予所論定者葬於東廬先生之墓傍其誄曰數典而忘祖昔人所疚乃敬承之定克昌厥後

右哀辭全祖望撰

按全先生年譜乾隆十八年粵病歸錢先生當卒於是年

國朝書目考卷之三十三

ナ

孫起棟

孫起棟字天擎號白沙新化人乾隆十八年拔貢考取正紅旗官學教習有遼西草湘南草

耆舊傳先生以己卯科場事謫戍臨榆居遼西四十年嘉慶初始放歸歸後無以爲家久之往依其中表戚於粵西未半載快快歸中途遇盜詩橐同行李攫去憤甚竟客死東安旅店詩人之窮殆未有如先生之甚者矣性剛介負氣不爲人下己卯之役當事方憐其才不欲竟對簿時詞氣傲岸不少屈坐是獲重譴旣困法網益發憤無聊使酒罵坐不樂近人生平抑塞奇詭之氣一洩於詩倔強生硬如其爲人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按孫先生又著有遠西雜誌塞上后苑言

楊屋

楊屋字恥夫天全州人江西南昌籍乾隆癸酉拔貢著有恥夫詩鈔恥夫祖自唐父大業世襲天全宣慰使 國朝平獻賊後納土歸誠遂徙南昌恥夫已六歲矣父沒事繼母以孝聞楊氏雖世以武功顯而父子兄弟以詩文相師友數世有集爲當代名流所稱道所爲詩清超深渾自成一家以健筆疏其性靈其題王漁洋隴蜀餘聞詩人多傳誦茲從四川通志中錄出又通志載其平蘆戰箭歌及題伏十洲畫馬圖皆感慨唏噓有遙憐故鄉之意時江右有汪楊蔣趙之稱蓋謂武甯汪軻鉛山蔣士銓南豐趙由儀也沒年三十二蔣士銓哭以詩曰壓眾才無敵成仙位獨尊又曰別開

同治庚午年八月... 卷之三十三
文字祖敢爲播遷愁又曰九歲負才名詩成一座驚天教將門子
來作魯諸生可以見其心折矣其題隴蜀餘聞詩中紀實事情不
得天全志及楊氏家乘詳注之餘詩更不可考矣

右 國朝全蜀詩鈔小傳孫桐生撰

吳敬梓

先生姓吳氏諱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全椒人世望族科第仕宦多顯者先生生而穎異讀書才過目輒能背誦稍長補學官弟子員襲父祖業有二萬餘金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遇貧卽施借文士輩往還飲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而產盡矣安徽巡撫趙公國麟聞其名招之試才之以博學鴻詞薦竟不赴廷試亦自此不應鄉舉而家益以貧乃移居江城東之大中橋環堵蕭然擁故書數十冊日夕自娛窘極則以書易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聖^三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

余族伯祖麗山先生與有姻連時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貴不知敏軒作何狀可持米三斗錢二千往視之至則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錢則飲酒歌嘏未嘗爲來日計其學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夙構者莫之爲勝辛酉壬戌閒延至余家與研詩賦相贈答愜意無間而性不耐久客不數月別去生平見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讎其尤工者則尤嫉之余恆以爲過然莫之能禁緣此所遇益窮與余族祖縣莊爲至契縣莊好治經先生晚年亦好治經曰此人生立命處也歲甲戌與余遇於揚州知余益貧執余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余返淮將解纜先生登船言別指新月謂余曰與子

別後會不可期卽景恨恨欲構句相贈而澀於思當俟異日耳時
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歿矣先數日哀囊中餘錢召友朋酣
飲醉輒誦樊川人生祇合揚州死之句而竟如所言異哉先是先
生子烜已官內閣中書舍人其同年王又曾穀原適客揚告轉運
使盧公歿而歸其殯於江甯蓋享年五十有四所著有文木山房
集詩說若干卷又倣唐人小說爲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
態人爭傳寫之子三人長卽烜也今官甯武府同知

論曰余生平交友莫貧於敏軒抵淮訪余檢其橐筆硯都無余曰
此吾輩所倚以生可暫離耶敏軒笑曰吾胸中自具筆墨不煩是
也其流風餘韻足以掩映一時望其躬傳其學天之於敏軒儻意

別有在未可以流俗好尚測之也

右傳程晉芳撰

朱重慶

甘泉朱抱經重慶善詩古文與全吉士謝山交最深謝山厲揚病
危急主抱經家澆苓之資抱經竭力爲之不愧良友見阮文達廣
陵詩事唯吾鄉老輩皆謂謝山病寓維揚時賴馬秋玉兄弟經營
醫藥謝山門人蔣樗庵編纂年譜亦未著錄朱事抱經一寒士風
義如茲較玲瓏山館主人尤爲難覯未可任其湮沒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何事... 庚子... 庚子...

口

翁照

翁徵士名照字朗夫更字霽堂先世福建莆田人高祖兆震明萬
厯壬辰進士官大司成曾祖天游崇禎丁丑進士令嶽之休甯卒
於官祖際寔寄籍休甯考某移家蘇之常熟又移常之江陰遂爲
江陰人霽堂誠恪謙抑不作妄語不以機巧待人有以虛言告者
以誠實應過神祠及名賢祠墓必展謁不敢咳唾其下人也遇三
尺童子加禮讓故交雖歷四五十年每相見拜跪端拱如初締交
時於齒與德兼者敬禮如嚴師然以故行乎於人而當代名公卿
亦咸敬禮如相國錫山嵇文敏公渤海高公並稱老友制軍完公
欲師禮事之不止如嚴僕射之於杜少陵胡少保之於徐文長也

少工聲律對偶之學文酒餘霽堂句成眾交口服甚或袖已詩不能出中歲窮經學兼漢魏唐宋諸家而參訂之謂漢魏諸儒博而取宋儒約而精不入主出奴舉一家以廢諸家也中有所得久而成書雍正乙卯 詔開博學鴻詞科嵇文敏薦於 朝遇歐血疾未應試乾隆己巳 詔求經學膺高相國薦 上以所薦過多詢二三大臣舉其尤者大臣無知霽堂學因不與才豐遇齋以上舍生終人共惜之晚歲無四方志欲寓吳之采葑溪與予有耦耕約期於踐矣乙亥三月之白下託第三子於高方伯邁疾卒年七十有九遠近驚悼輓歸知交設位而哭謂藝林失一善人蓋棺論定洵然已配李淑人持家勤儉使霽堂無內顧憂先一年卒子三人

晟江山知縣謙國學生先卒恕國學生所著賜書堂詩文集若干卷已行世憶霽堂與予定交皆壯歲喜予詩一過目背誦不忘予甲午詩友人取去遺失付之無如何矣霽堂來一一錄出友人徐龍友笑比之行祕書又霽堂嘗寓朱姓家後其人逋賦歲暮被繫霽堂適經其地出脩脯代償歸囊罄如幾無以卒歲告之配歡如也卽二軼事可知其生平之敏且仁矣於其敏可入文苑傳中於其仁可入獨行傳中予爲私傳竢秉史筆者采擇而論定焉

右傳沈德潛撰

國朝三才考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馬曰瑄 弟曰璐

君諱曰瑄字秋玉別字懈谷姓馬氏系出漢新息侯援迨宋末造
丞相廷鸞隸籍鄱陽生五子季爲端益始遷婺再傳爲眞三始籍
祁門世遂爲祁門人曾祖大級前明諸生祖承運州倅始家於揚
考謙州司馬兩世皆以君貴 贈朝議大夫妣洪氏生妣陳氏皆
封恭人洪恭人生二子長曰康早殤次日楚以後世父陳恭人生
君及季弟曰璐君至性過人事贈公暨兩恭人以純孝稱及長德
器端凝不苟訾笑授經後據案堅坐矻然如老儒說經嶽嶽不可
撼難兄穉弟考校文藝評騭史傳旁逮金石文字自相師友後雖
授室風雪淒其未嘗不抵足聯牀恆曰吾三人如一體不能暫分

也年二十三歸試祁門充學官弟子贈公棄養仲兄又以哭母哀毀而卒君措拄艱鉅而前業克光以濟人利物爲本懷以設誠致行爲實務爲粥以食江都之餓人出粟以振鎮江之昏墊開揚城之溝渠而重隄不病築漁亭之孔道而擔負稱便葺祠宇以收族建書院以育才設義渡以通往來造救生船以拯覆溺冬縣夏帳積死醫廢仁義所施各當其阨若夫傾接文儒善交久敬意所未達輒逆探以適其欲錢唐范鎮長洲樓綺年長未婚擇配以完家室錢唐厲徵君六十無子割宅以蓄華妍旬雨全吉士被染惡疾懸多金以勵醫師天門唐太史客死維揚厚賻以歸其喪旬吳陸某病既亟買舟疾趨以就君曰是能殯我石交零謝歲時周卹其

孥者指不勝屈也詩骨清峻閉戶湛思輒壓儕偶合四方名碩結社韓江人比之漢上題襟玉山雅集性耽山水京口三山中吳洞庭林屋之勝足跡幾徧著詩十卷今世所行沙河逸老集是也

翠華南幸迎 駕江壩 天子親問姓名兩 賜御書克食寵遇

優渥是冬入祝 聖母萬壽於慈甯宮荷豐貂宮紵之 賜君感

激奮勉凡遇公家之事不避艱險往來金陵攝山中謁歸及旬竟以不起春秋六十有八時乾隆乙亥六月二十一日也 誥封朝

議大夫候選主事加三級 欽授道銜 恩加頂帶一級配歛邑

汪氏 誥封恭人後六年卒無子以弟曰璐子振伯爲後乾隆某年月日曰璐卜地於廣陵某山之陽合葬於陳恭人兆次來乞銘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不詳三十三
銘曰

山鬱鬱兮水泔泔有弟蓬萊葬厥昆松謾謾兮日杲杲有子扱衽
收厥考涕唾貨賄不足言義問出地如雷奔篋無遺金哀此憚人
廩有仁粟復我邦族生能廉頑沒可祭社舌敝筆刈最其大者嗚
呼天心至理難假以君豐博宜享康茂胡算不盈而止中壽霄路
既登鳳羽其翮胡甘斂退名位不大豐其清聲裔以厚實元堂琢
銘我無慚色讓德考行視此樂石

右墓誌銘杭世駿撰

馬嶰谷徵君勤學好問尤好客夙儒名士交滿宇內家多藏書

高宗南巡製詩褒美亦可謂榮遇矣其園亭曰小玲瓏山館曰街

南書屋迄今猶完好已易數姓屢過其地爲之歎歎業盛揚州時
貨產不及他氏而名聞天下交遊嘖嘖稱道不衰豈不以風雅之
能醫俗而好士之殷之獲報哉其詩如雨涼高柳淨沙輕睡鷗閒
風鐘穿樹遠雲鶴唳秋清均有澹遠蕭閒之致

右寄心盦詩話符葆森撰

陳章云我友馬君嶰谷及弟半查皆以詩名江左平居兄弟相師
友人多比之皇甫子浚伯仲焉當春秋佳日分吟箋設佳酌兩君
皆垂垂白髮硯席相隨不離跬步依然如嬰兒之在同堂見者
竊歎以爲難嶰谷性好交遊四方名士過邗上者必造廬相訪編
紵之投盃酒之款殆無虛日近結邗江吟社賓朋酬唱如昔時圭

塘玉山相埒嗚呼何其盛也而余爲石交旣久主君家又二十餘年矣以道義相劇切以文章相期許風雨明晦始終無間然後知君真能推兄弟之好以及朋友而豈世之務聲氣矜標榜所可同日語哉

右正雅集符葆森錄

馬秋玉徵君半查昆弟並嗜古能詩家藏書籍極富貯叢書樓裝訂精好書牘皆用名手宋字數人寫之終年不能輟筆乾隆中開四庫館其家恭進可備采用者七百七十六種 優詔褒嘉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又性好交遊四方名士凡過邗上者款畱觴詠無虛日結邗江吟社與昔之圭塘玉山相埒錢塘厲太鴻鶚陳授

衣章歸安姚玉裁秀才世鈺皆館其家

右廣陵詩事阮元撰

生平勤學好客酷愛典籍有未見書必重價購之世人願見之書如經義考之類不惜千百金付梓以故叢樓所藏書畫碑版甲於

江北

右淮海英靈集張維屏錄

馬日璐

馬氏玲瓏山館一時名士如厲太鴻陳授衣汪玉樞閔蓬峯諸人爭爲詩會分詠一題裒然成集至今未三十年詩人零落殆盡

右隨園詩話袁枚撰

江都馬佩兮藏書甲於大江南北詩筆清削有兄曰瑄秋玉亦賢士有詩才

右詞科掌錄杭世駿撰

半槎兄弟不求時名親賢樂善惟恐不及

右道古堂集張維屏錄

虞山錢氏曰有聚書者之聚書有讀書者之聚書其說既善矣蒙竊以爲未盡也夫聚書而弗讀猶弗聚也讀而不能行亦猶弗讀而已矣今夫書者三才萬象之邪郭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坐言起行篤其實而書之如周公之爲政登龜取龜攻臬去毒之說無不備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爲之說所以待天下

後世之無窮使讀者求無不獲也大賢以下諸子百家其書有偏全純駁之不同而要皆著其所自得猶使讀之者博觀約取而引爲己助故學記教人一年視離經辨志離經者離絕經書之句讀是卽讀書也而必辨其所趨嚮是故多識所以畜德也多聞見所以爲言行也推之格物致知必要諸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學問思辨必繼以篤行博文必約禮博學詳說必將反說約而所謂化民成俗者固不待期之九年大成之後而鼓篋孫業亦非徒呻其占畢之云爾已矣後世書日益多士大夫好之而有力者往往爭相藏弄然而牙籤未觸束閣不觀南面百城貽譏書肆其聚而弗讀者旣如彼其或手披口吟旁按遐覽而披華棄實毀謔庸行甚

且飾六藝以文姦假詩禮以發蒙於是高明之士借而反之糟粕
古人謂六經皆我注腳荒經蔑古道術遂爲天下裂庸非讀書而
不能行者階之厲乎夫因病其不能行而轉謂書可以不讀因其
不能讀而并欲舉書而廢之此非聖賢以書教天下後世之旨也
廣陵二馬君秋玉佩兮築別墅街南有叢書樓焉樓若干楹書若
千萬卷其著錄之富丹鉛點勘之勤視唐宋藏書家如鄴侯李氏
宣獻宋氏廬山李氏石林葉氏未知孰爲後先若近代所稱天一
閣曠園絳雲樓千頃齋以暨倦圃傳是樓曝書亭正恐無所不及
也而二君奉母間居兄弟自相師友定省餘暇間出而與四方博
雅君子稽經詁律篤文字之契好意懇言下缺然若惟恐類於誇

多闢靡者之所爲而以不克體夫書之所以云之意爲己病余訪
舊廣陵坐臥樓下者踰月乃去既自恨力不能聚書然且居春明
之宅叨別院之饌目擊白石庵之所藏又不能拾其餘棄以自補
是欲僅爲讀書之人而不可得而竊有感於人之稱馬氏者徒以
爲藏書之富甲於江南則二君之志荒矣輒復覩縷陳言以引伸
錢氏之說且爲海內之聚書讀書者勸爰爲銘曰

重屋聯櫺叢書於間經史子集按羅駢闐學古有獲非託空言維
孝友于奉以周旋三才一貫百行同源讀書種子此爲最先仰瞻
高樓遙睇陳編我揭斯義如日中天慶雲所護過者式焉

右叢書樓銘姚世鈺撰

東洋文庫
圖書部
東洋文庫
圖書部

181

唐黼廷

先生姓唐氏名黼廷字莊園又字八繡父啟雲江右人嘗以醫至常熟治大姓孫氏疾良愈許以女去七八年不來親族以爲游方無信更欲擇人女堅志不肯未幾而至遂爲夫婦始占籍於邑旣遲於室家又連舉女艱嗣也後乃生君甚憐之在襁褓中常驚唬自柩戶門限恆藉以絲使開闔無聲比長父死已而母疾痢久不愈君日夜禱於天弗應痛而啖其遺母竟歿庶母弟盡鬻遺產略不詰問輒喜曰是甚善免催租人到門矣旣不治生事自喜爲歌詩弗樂城市從緇衲往還荒溪老屋寂寞無鄰之境輒流連移月久卽厭去遷轉無定處間遇友人呼盧飲酒亦時時闌入拍租大

叫以爲笑樂放浪且十年竟不名一錢久之始娶補諸生貧益甚
從人游蜀三年夷獠雜居終日無似人者但聞鼙鳴後嘯而已流
浪幕歸一發於詩歸則徒四壁立居一年已跳身游京師從公卿
閒褻筆行塞外漸有聞矣四年竟客死其湖江入蜀也銅鑼峽中
牽百丈忽斷瞬息落灘數十里舟從怒濤利石間翔舞而下幸而
獲全往京師覆於黃河遇救乃甦素不習騎從至吉林嘗馬陷大
淖中僅而出天幸者屢矣卒遇小人嗜訕憤發怒疾首扼擊嘔血
數升遽卒悲夫君狀貌短小獨豪健有氣能面折人過會其得意
高歌激烈披露肝膽人方城府以待或告之慢弗肯省曰烏有是
凡遇之者始常怪之久則懽然也平居好潔几研雜植藟草就樹

根汲泉烹茶焚香汎埽汲汲不休鐙昏月落卷書默坐聽木葉行
階侵見乃已飲止一蕉葉而性喜劇談酒酣以後道平生親故往
往至淚下鼓琴惟竟一曲畫則蘭蕙兩種古梅折枝而已讀書爲
文少從其舅氏孫巨源雲函寶洲諸老宿游得其緒論甚有法度
去疾於君內弟也奉先君子命而問學焉今墓木已拱追念疇昔
不知涕之無從也君卒以乾隆乙亥九月六日年四十一止矣子
三人某某某余姊賓鸞出

蘇子曰山骨瘦於僧於君詩中爲平語耳介受茲宗伯以此得
上知遂七主文柄桃李徧天下文章之遇合必有所憑藉焉方君
客蜀時終日面壁坐夜仰屋梁曉不交者三年嗟乎況抑其嶽嶠

歷落之性俯仰流俗馳逐萬里出性命咄嗟之間伏鞍咿唔務斂
斂如人指箝紙促書日夜不得休其憂悲抑鬱恹惓無聊之狀宜
萬倍於蜀蜀事余聞之自京以後余不復聞而君固死矣夫違其
山林放逸之性其迂世而傷壽命也如是此深識之士甯有槁項
黃馘老死於堀堞之中而不自一出一以逢世者也

右傳蘇去疾撰

方世舉

方恪敏云家息翁先生博學篤行於書無所不讀而性疎曠不求仕進好爲詩生平用力尤多晚年注韓遂酷嗜之長篇蕩瀟不復斤斤繩墨年八十餘猶於廣座燈紅酒綠中伸紙濡墨頃刻數千百言而精采曾不少減某侍郎舉以應鴻詞則固辭不就及余撫浙時縱江一水可達屢訂期不至復書謂野人方與諸朋舊劇談高會日掀髯鼓掌以爲樂欲爰居享我耶其襟懷高朗當於古人中求之

右正雅集符棨森錄

沈文愨公選別裁集欲以方息翁先生詩入選謂其詩鎔鑄古今

自開生面不受前人牢籠而先生寄詩止之有天下聲名須後定
故人嗜好恐阿私之句不知文懋集中不收生存者何以欲收息
翁詩耶息翁舉鴻詞時年已六十二矣壽至八十餘

右寄心盦詩話符葆森撰

按方先生字扶南一字息翁安徽桐城縣人乾隆丙辰薦舉博

學鴻詞不就著有春及堂集

許燦

晦堂以尊人辦駝官通對簿甘州著燉煌集迨事白言歸杜門課
徒著梅里詩輯三十卷

右兩浙輶軒錄張維屏錄

按許先生字衡榮號晦堂浙江嘉興人諸生又著有晦堂詩鈔

<p>三十三</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	------------	------------	------------	------------

...

王慤

先生姓王氏名慤字存素林屋其號世居太倉隸鎮洋縣之東鄉
墅溝曾祖諱承爵爲明相國文肅公同七世祖昆弟祖太學衛仲
公諱玠始入城居南園父太學相濤公諱時專娶聞孺人生先生
南園故文肅公別墅奉常公精繪事復以畫理補綴之巖巖溪壑
位置天成不啻右丞之輞川敬湖也洎園歸先生之祖里中先後
諸名賢觴管吟嘯必於南園香濤公性倜儻喜賓客聞孺人能成
其志盤飧醖醴不移時立具士大夫益樂從之遊先生少穎異讀
書園中足不窺戶限賓至則侍杖屨談文考義間有叩擊必中理
解老宿咸心折之時余從伯父司訓鶴汀公主盟騷壇往來南園

尤數深器先生遂以女字焉先生得公指授所業益進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顧性不好帖括常下帷默坐爲深湛之思經史百家以意融貫暇輒作畫寸縑尺素皆有態度旣念香濤公年邁冀以科第顯其親乃屈意揣摩至廢寢食入闈日苦心孤誼不苟下一字恆以嘔血污卷被放每遇七藝皆成必邀呈薦王子主司歸安吳牧園得先生卷欲以魁麟經卒以後場一二字駭目見遺自是先生知窮達有命澹於進取益以詩畫自娛詩宗王孟高簡駘宕超然町畦之外所著題畫詩集樸廬詩彙將付梓行世畫於諸大家臨摹殆徧瓣香尤在吳興富陽重江疊嶂長林古木鬱勃滿紙而不失清遠秀潤之致余師歸愚沈宗伯爲詞林尊宿且精賞鑑獨

愛先生詩畫招至吳門一時名公鉅卿爭欲得先生畫先生不受
迫促也京華故交有欲薦入畫苑者遺書敦勸先生笑曰余自知
才不足用世故寄意丹青奈何借胸中邱壑爲終南捷徑邪晚患
失聰於人世事都不措念乃一意作畫請乞者戶外屢滿先生亦
樂此不疲煙雲供養神采清劭今春忽染脾疾卒於楓江文肅公
丙舍年六十有八娶毛氏余從姊嫻吟詠沈宗伯選其詩入別裁
集子二長廷銓出嗣熙載公後州庠生有文譽次寶林傳畫學
太史氏曰婁東稱畫藪而王氏尤盛自琅琊廉州太原奉常各樹
旗幟而奉常後隨庵司農繼起東莊老人亦太原支派也自先生
出而太原諸家之美畢萃焉雖然先生不獨以畫重也其事兩親

以孝撫孳季以友待物以誠與之處者如見叔度鄙吝自消嗚呼
此豈可求之今人中者哉

右傳毛詠撰

按沈宗伯歸吳門
係乾隆十七年

王愨字存素太倉諸生工詩善山水用乾筆皴擦不加渲染得元
人簡淡法其室人毛秀惠字山輝亦明畫理 今畫倘錄

張舍人熙純題王存素黃山雲海障子有王君潑墨如飛永三十
六峯雲氣涌絹素淋漓生面開谷靈辟易山精恐之句 華海堂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莫春暉 翟紳 闕嵐

莫廣元春暉號葵齋黟縣人年十五省父於婁東以所寫樹石謁
王林屋先生林屋以爲可教乃授以南宗正派葵齋得其旨旋遭
父喪扶柩歸里比反而林屋亦亡乃移寓吳門性喜陶遂隱於陶
間寫山水極疎老蒼秀然每悼林屋之早逝謂未得窺見六法堂
奧也其謙抑又如此兼工醫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翟紳

翟紳字乘仲居涇縣之水東卽古之桃花潭也工山水得梅花庵
主筆意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關嵐

關嵐字文山號晴峯桐城人兼工山水花鳥人物其繪事之妙見賞於奇大方伯故久在吳門署中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俞琰 朱棟

俞琰字君儀號笏齋婺源人工制義不售畱意吏治講習律例遊江浙當事間所至爭延入幕聲譽籍籍暇復肆力於六書古文師法雪漁爾宣有上諭十六條印譜行世亦遊戲作指頭畫可頡頏且園高公後僑居姑蘇之胥門乙亥春予從蘭溪歸浙笏齋扁舟過訪相與提壺六橋散策兩峯極清游之興次年夏遽得凶問年僅五十餘爾

飛鴻堂印人傳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朱棟

朱棟字東臣號聽泉休甯人僑寓楓橋善山水人物尤工荷花得

朱巨山先生祕傳性耿介頗嗜酒嘗有貴介露金一錠索聽泉畫
聽泉睨視曰若殆以我爲賈豎耶揮之去有載酒至者則罄其胸
臆淋漓滿幅與陳斗泉李樂泉初未相識一日相遇於王雲谷齋
中則三人並生乾隆丙寅並號泉於是甚相契而吳中廡養隸卒
亦無不知楓橋有三泉云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刁戴高

君名戴高字共辰號約山姓刁氏世籍浙之慈谿爲義門自其祖始來常熟因家焉父允美自號樂真翁工筆札善談論邑中名士多樂與之遊生二子長董儒君其季也董儒業醫恂恂修謹君生而逸邁既就傅攻苦力學受經於孫君巨源博通羣籍其羣從雲含寶周皆宿學能詩君朝夕濡染得師友淵源之益爲多又嘗受筆法於趙東溪趙與孫皆吟壇老宿故君自少卽以能書工詩名爲諸生一再躡省闈遂謝去專肆力於古居市南一室環堵筆墨縱橫簡編錯列茶香花氣拂拂几案閒入其室者忘爲閭閻中也與兄董儒皆至孝君尤善事親母久病扶持抑搔非君不安衣不

解帶者嘗半載兄弟無私財董儒爲人治病受酬君授徒東脯所
入皆以供奉親費生備養歿盡禮邑中稱孝友者於君兄弟無間
言有子曰從周年少能文補博士弟子員第一未幾卒董儒前卒
無子從周遺孤曰又君時已喪偶奉寡嫂撫孤孫家庭岑寂恆鬱
鬱不自聊已亦自此善病足不良行坐臥一榻惟哦詩作字不少
倦字法顏柳結體勁正擊力獨健善大書索書者屢填戶亦藉潤
筆資以佐藥餌終不爲顯人署名嘗曰吾書五尺童子望而識之
柰何俾捉刀乎遇親故有求欣然應之無吝色大幅尺素無不屢
所欲而去人以是益愛而重之詩初學蘇長於七言古筆意雄橫
後宗韓孟疾病呻吟窮獨感慨一發於詩往往直抒胸臆雅不欲

以姿媚悅俗觀其書讀其詩可以知君之所存矣君直諒多聞與人交洞見肺腑曩時座客恆滿後亦稍厭之晚病益劇上嗽下痔眠食幾廢竟以是卒平生究心小學訂正點畫音聲之譌誤取唐宋韻及說文篇海許願諸家之說薈萃成書而未竟所著詩集若干卷君歿於乾隆丙子正月及夏而又亦病痢卒有遺腹子從母養於外家遺書散佚故居已易主君之身後一至此乎吁其可悲也已

論曰古稱善無不報孝友之家宜其有後矣若君兄弟天性淳至氣誼敦篤足以勵末俗而緜世澤乃兩家僅此一孫既成人受室而竟天歿呱呱遺腹又可必其成立耶卽幸一綫猶延後嗣凋零

至此更數十年風流歇絕將不復知刁約山爲何如人然則君所
賴以傳者字畫之外獨有詩耳固後死者之責也余與君交四十
年相知最深余稱詩實自君發之讀書有疑必就質非遠出未嘗
三日不面商推文義坐語移晷不暇及世務君於時人少許可獨
喜余詩余有作時爲君誦之必加賞歎然余詩與君絕不類余失
之婉弱君過於剛挺亦嘗自患語多倔强每謂其孫曰此篇俟張
丈來改定其信余如此甲戌冬余將遊閩往與別君時臥牀不能
起褰幃其語君歔歔曰兄歸當不復相見平生有詩數百首他日
爲我決擇而存之謹諉嗚咽余亦飲泣不成語領之而已及丙子
旋里君已下世兩月餘亟往哭之間與其高弟王子八千謀梓其

遺藁屢向其家索之不得竟未知存否今八千亦死矣余老矣恐身負前諾死而有知將無以見君於地下暇日略爲詮次其行事辭語鄙拙不足垂世後有讀者庶幾由余言以想見其人君行誼多可紀好學尤不可及嘗記除夕過之戶外方有索錢聲君尙攤書據几丹黃不輟嗚呼今豈復有斯人哉

右傳張大受撰

國朝詩林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	--	--	--	--	--	--	--	--	--

袁璉

君諱璉字惕三世爲浙江嘉善縣人其始自陶莊遷之東亭再遷趙田君趙田之袁也惟袁氏遠有代緒君九世祖顥顥生祥祥生仁仁生黃黃生儼當勝國時咸以學行有聞黃以萬厯進士歷官內外有政績世稱了凡先生儼亦天啟進士爲循吏仁所著春秋考誤砭蔡編二書 朝廷采擇入四庫全書儼子廩膳生祚雍是爲君之高祖曾祖蕢康熙丁卯舉人祖天鯨父性睿縣學生妣陳繼妣沈君少而才敏年十二能文以乾隆二十一年試補縣學生督學者爲甯化雷公鉉頃之丁父憂自其父與家奴有訟及是到官連六七年不解破其家乃棄家爲賈往來蘇州及浙江乍浦織

齋買遷力其贏以自食積久之家以復饒君買未嘗廢書挾一卷
坐市中冥心默誦口指麾他事學轉邃於未爲買時朋試輒高等
獨不中於鄉試既老猶矻矻自侘必得竟不中以諸生終其爲人
敦樸力內行而意氣豁如務爲有用東南士人多不知耕君獨買
田汾湖之上築室種樹課子弟爲耕農隙課之讀書其不耕者分
遣行視賈業所在罷還復讀往來相迭代嘗曰士生今世不能自
喫飯則必不能安其學當少年時以爲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一
旦失所據則以衣食亂其心志而敗行於倉猝者多矣君雖孤貧
與兄弟同財執其喪過時而哀無子以兄之子鑿爲嗣晚年作家
塾教其羣子姓與戚屬之貧不能竟學者所成就甚眾居恆以齋

治家至於義所得爲趨之若嗜欲外氏有女兒無養迎之家優奉之族子某學於家塾幾成矣而驟天遂養其母終身一日遊杭之昭慶寺見寺僧守癡貌若有憂者問之曰吾擇一地以葬父母而價判力絀是以憂君瞿然曰子號爲出家人而能志於是不亦難哉連出金趣地主書券以其券畀守癡歲荒出粟以糶於鄉斗減百錢其生平忠實可倚事率類此配史氏明處士鑑之後佐君艱難中以克有成而不獲其享先君十五年歿其年四十有三子一盜也孫男二青縣學生荆孫女二曾孫一效曾其孤盜卜以君卒之明年三月乙酉葬君嘉善縣魏塘南區了凡先生墓側青以書來速銘予與君交垂十年以氣誼相得知君爲詳乃考其世系次

其行事之可見者著於篇而爲之銘銘曰
士貧求官士而賈賈而行義道何古嗟君見義勇於虎惟義之服
以有似續而子而孫以莫不穀惟而鄉人而德之薰讀我銘詩來
拜於墳

右墓誌銘王芑孫撰

胡天游

胡天游浙江山陰人副榜貢生乾隆元年禮部尙書任蘭枝薦舉博學鴻詞值天游以持服未與試二年服闋補試試日鼻衄大作遂投卷出是時四方文士雲集京師每稱人廣坐天游輒出數千言落紙如飛縱橫奧博見者歎服古文自言學韓愈澀險處時似唐劉蛻元元明善非其至也性耿介公卿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十年舉經學又報罷客游山西卒於蒲州著石筍山房文集六卷

右 國史館本傳

方天游者本姓胡一名騫字穉威浙江山陰人也少好奇任氣有異才於書無所不窺 今上卽位 詔天下舉博學鴻詞天游以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三
鄉副貢來應 詔主舉主任尚書蘭枝家時四方文士雲集每稱
人廣坐天游輒出數千言落紙如飛文成奧博見者嗟服一日赫
然名振京師同舉者皆得顯官而天游以病不能試罷天游於文
工四六偶儷得唐燕許二公之遺詩亦雄健有氣其古文自言學
韓愈澀險處時似唐劉蛻元元明善非其至也然自喜特甚時桐
城方苞爲古文有重名天游力詆之前人如王士禛朱彝尊詩文
徧撫其疵病無完者士大夫皆重其才而忌其口一統志成當進
御鄂張二相國屬表於齊檢討召南檢討因推天游鄂相國驚歎
其文爲具飲招之檢討曰天游奇士豈可招邪卒不至其任氣不
肯輕下如是湖北萬御史年茂目爲浙江一人天游居京師十餘

年名日以盛忌日以深歲辛未舉經明行修卒爲忌者中傷而罷
蓋天游負才名三十餘年兩舉鄉貢皆抑爲副再膺特薦卒不遇
而天游亦已老矣嘗與田侍郎懋有舊田家居山西因往依之以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病卒於蒲州年六十三子元琢舉乾
隆庚午順天鄉試兄鬻亦奇士遇余京師以余知天游勾爲傳因
書此歸之

贊曰天游氣剛好奇似唐員半千自高其才似蕭穎士嘗自比管
樂詆訶詩文摘人所行闕失不避卿相其淪落不遇非盡由數之
奇也然使天游懲窮而易所守豈足以見天游邪乾隆乙丑余與
叔兄仕玠應試京師天游集天下知名士十五人修禊陶然亭余

兄弟與焉時天游年五十今十餘年余來京師十五人者大半零
落而天游亦以窮歿悲夫天游篤交游重意氣自行雖過中道要
不失爲天下奇士其兄驥言天游事母至孝與兄驥友愛無間驥
語及輒流涕嗚呼此又其可尙者也

右傳朱仕琇撰

戊寅秋程魚門信來曰胡稚威死矣嗚呼稚威固不死也稚威之
言曰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瑰意奇行離
文章則其人皆死稚威所爲文絕涯涘窮攀躋而爲之好爲魁紀
公家數險澀峭蓋鮪耦不佞如縻鞞缶鼓靜夏堯樂如古冢簡荒
厓偶得認一字羣儒相揖而賀雍正十三年 詔舉博學鴻詞禮

部尙書任公蘭枝以君薦首相西林鄂公欲見之不可強聘焉則
黑而津痘癩著其頰目眇轉雙鬪長不勝外府之裘入雅跽相對
問兩戒形鬱九乾纏度八十一家文墨口汨汨如傾海相公驚揚
於朝曰必用胡某以榮館閣未幾試殿上諸人捧黃紙加墨而稚
威鼻歔嚏不止血泔泔下污其卷幾滿相公歎息延爲三禮館纂
修相公薨稚威益困賃長安半椽自居四方求文者輦金幣踵門
而稚威性豪歌呼宴客所獲立盡諸公卿爭欲致門下每試爲梯
媒者麇至稚威無言入場則盡棄之策文至二千言論或數十字
與常式格格不合登甲科屢改乙科稚威凡兩中乙科乾隆十六
年再薦經學有一品官忌之爲蜚語聞 上御正殿問今年經學

中胡天游何如眾未對大學士史公貽直奏胡天游宿學有名
上曰得毋奔競否史免冠搖首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 上默
然自後薦舉無敢復言稚威者吾與稚威同薦鴻詞初見謂曰美
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年少修業而息之他日爲唐之文章者吾
子也呼車行稱余於前輩齊次風商寶意杭堇浦王次山諸先生
而勸之來交是時余生二十一年矣余外出爲令離稚威十五年
而稚威死臨死修志太原病太守周西鯨來視稚威稚威已撒帳
盛服殮歿拱手曰公來甚佳別矣卽瞑氣縷縷若騰煙須臾張目
曰不能不再生人間爲南人乎爲北人乎公爲籌之周泣下曰南
人歸南曰然遂氣絕嗚呼稚威果不死也稚威名天游一字雲持

山陰人爲之哀詞曰

接萬靈於明廷兮開銀函之九羊有諸知繹繹至地而滅兮乃斯
人之降祥鈞文在手兮百怪入腸得書靈寶兮問字侯剛鐵鐵墨
斂兮嶽嶽神光吞海水口猶哆兮夫甯肯飲酒於宵梁昔人之請
雨華山與歌巾舞兮至今不能其句讀惟吾夫子之振奇兮思乙
乙其來又遊梓方以膚行兮射奇鶴而張殼唱朱干苓落之余謠
兮馳成博古諸之文固惜混元之雕刺兮多溫蠖之紛紛誤鵠鴉
爲鳳凰兮強符拔日麒麟九皇既不構夫雲屋兮又焉知獲人虞
慶之孰僞而孰真彼畸人之份俾兮徒雉噫而鼈咳目作宴瑱飽
兮面作斯顛猜或傑倨以媒但兮或舉穆以相排幸闕奕與殷翼

兮謀挾君而高舉將籜雲以騰虛兮卒遇巷而失主閱溫倫之修
美兮終埒然其獨舞予固知萬賤之直兮不能挽一貴之曲也恐
圓心而虛天下兮終不能取上駢而禁生其耳目也彼麗麗臣臣
之日行千里兮豈三羣之蟲所能度也果千秋之孔揚兮又何懂
乎一時之貉縮也昔予瘞曳於長安兮曾值儻以趨從頽頽而不
予眦兮愛予之意過其通示大道之首首兮期儒名之翁翁沈牖
兮人去弔鳳兮雲遙生緇謳於斥苦兮悲濫賜之孤操豈躍治於
衍亨之瀆兮抑每生於蹠通之郊吾不能神禪其詞而珍怪其聲
兮夫甯君魂之可招

右哀詞哀枚撰

胡天游本姓方字稚威浙江山陰人一名駿少好學聞人有異書
使往求借諷誦研究至廢眠食文辭藻拔雍正中兩中鄉試乙科
皆姓方乾隆元年薦博學鴻詞徵詣京師始改今姓入試以疾罷
十六年舉經學終不遇天游負才名狷狹尙氣桐城方苞以古文
辭雄於世天游獨輕之前人如王士禎朱彝尊所著詩文並索垢
求癥厲色訾詆人皆重其才而畏其口所爲文自云學韓愈而時
似唐劉蛻元元明善四六偶儷絕奧博可喜爲禹陵銘曰馮翼無
疆之爲大變化不測之謂神惟神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大也故
能成天下之務若夫參鈞治贊幽明開物以冒乎道裁成以佐佑
民綴根莖而得英華挹三五以借步驟古夏后氏有皇極之建焉

昔者祕雲流樞紫氣表壽邱之帝瑤虹撼月清明誕若水之君承
家連聖不俟千年紹體微奇昭於奕葉蓋自白馬庸唐元魚列伯
石紐育雞丸之瑞金精耀龍豕之祥所以繼天測靈柄真撫類澄
固太極挺桐萬萌若夫虎鼻鳥喙殊其度駢齒參漏殊其質戴鈎
鈐之威懷璣衡之道應古靈而稱帝履文祥而錫名是聖人之天
授不違者其德可親者其仁右矩左規聲律身度儉勤既克滿假
實融於焉幹蠱告忠崇郊復孝是聖人之元哲古者二靈陳樞五
德未正爰自陰康烈山之世嬗有濫洪震汨之災其工既薄於窮
桑赤縣將鄰於細柳陰行始乎淵獻當九六而數窮水府逆乎填
星雖勛華而易救匏瓜不固其石將復廢極而沈州赤帝徒司其

方無以發英而生寶夫乃湔河擔爵躬橐與庸象三能以奠川任
中宮而敷土抑下鴻於八載填沈蓄於九列袒媛白水之上睹其
憂勞奇于紺谷之中笑其毛髮逮乎黃經按厯蒼使告期龍門既
開呂梁無隄四隩宅九州同作火於萬方施功於三代相柳絕歎
羣帝藉以有臺支祁不伸太壇斯焉凝竭沐日浴月爛此光華鴻
沼玉淵返其沈戾是聖人之神功由是度東西之高下正南北之
廣輪相原隰而作畛畦任膺胜而胔殖壘土交風而不雜民鼓舞
以咸宜六府修九功敘司馬得導其三農司徒得敷其五教是聖
人之經緯絕地通天而後民人不糝於重黎賊行亂德之餘精稷
或孽於妖孽向非亶靈之有作何以被裁而備民夫乃驅龍馭於

翠岑嶺龜梁於紫渤經日月之外迷風雨之鄉范形山海之圖象
物陰陽之鼎青烏白澤掩軒后之載書十日九嬰邁丹陵之命射
是以禍暴弭神姦窮無害無虞不逢不若岳棟檢元都之印江河
奉金策之封知幽明故爲山川主是聖人之贊化邦貢旣作夷琛
斯來利用尙象而器數立包錫茅入而綱紀尊丹銅鏤翟金絲競
奏於方州貝瑱珠閭龜玉環登於海服荷天龍而受其盛王會而
來享是聖人之制典於是元龜協吉澤馬銜祝洞庭會黑風之紀
河壇飛絲錯之文雲龍信躍而遷虞鐘管革調而啟夏然且異於
大費讓在臬陶以至鶉居有斟雉之風而女醪輟御粉藻有徽琴
之樂而尺璧是輕方復遜德於二皇納助於元昊是聖人之摛挹

百事考於廷臆言采於前式隨耕耦俯跂巖阿四海載道者迎握
沐而俱來五器聲門者俟投殮而併動晉侯之體咸燭魏闕之羅
不驚是聖人之廣運把瑞令於元宮築刑塘於鍾阜曹魏之滑斯
剪屈驚之滑乃平萬國震疊而言歸九流承鏡而服化是聖人之
神武用以鈐天揆地正厯辨風山歎懲仁燕衣饗禮輶車六雉綏
施九旂三弊操五罰定好緣而惡駟尙信而貴忠是聖人之宏憲
夫其勝術簡乎帝衷敬德稽乎天若纘纘錄而振黃圖行堯道而
修舜緒有君民之大德有事主之小心膠漆無約寡怨而物親愉
易昭風未施而民化故以侈城郭焚甲兵天下無翺百姓仁遂天
休效地祺集亥旣呈珠渠搜視服跣弱水逐飛兔而俱來玉女

琅風挾祝融而並降扶登驗律金山漆樹之鄉昭明測辰夸夫壘
民之域其顯令也如此其光被也如彼豈直燧巢荒略太平惟吁
倨之風姬子謨猷苞厯隘干戈之命皇風穆矣明德遠矣是以化
訓九原颺功於虞帝執中三善無閒於素王宇宙嘉懋其平成健
順永安於翕闢故曰禹者備也備以續洪業夏者樂也樂其駢三
聖業殊茂故埒文祖而稱神聖以至故妃重華而好大公子觀之
而不窮大夫歎之而已淺是知入域未優乃陋儒之琦辨衰德傳
子乃標末之口啍歷陽贖幣豈勞於玉燭之年蒼梧縛人甯泣於
醴泉之載乎至人達化原始要終二龍東浮甲馴爲畜九山南望
荒苑何多視此會計用藏弓劍拂驂霞景聊從鼎湖之游脫屣車

書遂罷塗人之會殊雲陽之博葬異渤海之高營范林不列於九
娥絞葛無煩於四衛臺連虞狩九面之陵遠迴洞接朱明千里之
雲自起下周虛於太乙隨播風於帝江作廟奕奕乃刻楸而丹楹
奉璋峩峩儼受珪於碧月木客大豕猶庇曾孫之墳百蟲將軍言
侑呂臣之祀雖復負遷朝市縣邈山河茶陵天子墓氣方沈衡岳
炎星冢圖永閉貞珉長揭惟餘安息之封靈汲遂湮終似瀨鄉之
發然而其魚竟免乃粒殷歌是則秦皇肅灌仰此明仁漢后遙祠
感乎至德稟神服教百年畏先帝之臺樹岳流江終古麗盤皇之
宇銘曰太極既成乾坤乃行洪荒混茫狂榛杳冥聯珠繼聖比葉
書靈亭形壽氣拂物導名其功則融其施則遠理剝數盤元屯黃

蹇載啟大通經綸天險兼德堯俊寵光墳典神珠受氏崑石開祥
壘壘穆穆爲紀爲綱吳刀羽野焱輪月旁雨沐風纏縲趨楯行智
以神行道由利故括象通原崑崙察扈心罔弗辰冠挂不顧析形
八區哀歌三過雲華訪道春皇授策龜印泥清河精字黑肅兵天
老擁川五伯熊化轅轅牛分峽石流沙西寫漏陸東捷赤淵分穴
咸池匿天三叢壺粟九點齊煙山明海靜星黃禱鮮範疇協昊元
圭錫帝食溢艱奏壤縣擊地暨朔敷南東漸西被禘軒承世賓均
裸祭唐日更就媯風再重二武慚紹五稱比聞朽索馭馬關石和
鈞玉帛輯瑞禋柴合神郊引青瑀庭虛元武大越山靡九夷路阻
始從宛委復於覆釜襲乃衣裳過焉鐔鼓北瞻穀林南通紀市鬱

鬱相望參參互起日月流天江河行地神之濩哉靈其皇矣幽宮
拂漢虛陵隱岡鳥耘晚陞烏會朝桁松如舊社梅非故梁劍沈山
而斗落鍾出隴而螭翔涸岷山之扇水泯安都之石房惟懷德兮
日新與溥利兮流長千春兮萬古瑤瑱兮椒漿嘗貽友人書曰夫
西河沈鐘鼓浮亮於霜響代北逸駒振驕嘶於颯旦感物者氣氣
冥感而徵應觸志者景景覽觸而方激淮南子云桑葉落長年悲
春水碧秋士思揚雄致論於愛日孔父臨悼於逝川維彼哲人誠
有以也辭別之後挹爾獨邁旣析良儔實屏興賞振星衣以野飯
裊風駟而寒路日月載昕至於北海面朋曷謝併心蓋寡齊音異
耳岱封別目雙雞兩肩意困於接席挾瑟吹竽思倦於繁會稷下

蕭條響闕恢論山川悠遠曷其展眺駕言暇日登乎城隅雉閣浮
矗鱗瓦俯櫛郊鶯駭搏坳牧羣戢井墅弈藹沙原莽介颯唳驚心
煙霜楚矚滂征憶於流水繹飛轡於曳練佻佻勞歌終朝不息或
指謂予曰此走東牟道也旣負海象雄兼迅秋標爽遂有仲宣吾
土之賦且遊子元神州之歎故以壯意蕭疏長謠曠薄若夫玉蠋
烈士嚴光客星陂浸餘臺叢荒故閭東瞻卽墨南瞰白狼想囊沙
之往軍繡縱牛之舊壘莫不雲雨驟越宇宙邈迴特濰水湯湯導
聞禹貢邇其鉤帶或有絕流詢彼故老方云濫軌潦集洪翻未極
泱泱以今揆曩術有殊施是知陵谷忽爾遷貿惟彼聲華樹爲不
歿太傅所以抱登山之恨征南所以愴沈水之思者也夫英人奮

駕雄才騰柄貴及壯華揚其采烈夫何羨逶遲於臧文尙槁蔽於
夷門伊昔與子流連夙夜竝琨逖之感晤深王貢之標許方謂拂
虹蜺掀扶搖升元墟蹴昆岡矣何圖湛盧不揮鐔於崩曠舞鶴未
銜珠於瞽曠黼雲班阜後騫青塗之躍春山抵雀晚振幽宵之燄
憬此若邁殷其有懷攀樹傍徨武帝從而泣然撫髀激昂豫州由
是流涕微我無酒其能已乎願襲重福益滋令名俾臻良時極發
光耀追往者逸其軫貽來者景其躅徘徊百世之下恨不見我若
不見古人乃爲休耳若夫優游下上玩弄朝市朝房孟弋之豔書
甄蔡門之隊拊缶鳴鳴過淇怨戀人生行樂直其然矣雖佳俠所
游而耿懷斯渺夫豈丈夫之本趣乎其他文都類是而其爲詩在

稠人廣坐中下筆如飛不可自止草成人持以去亦無所忤有女
李三行一篇其序曰女李三者河南鹿邑縣人父某業田嘗以隱
事與邑大豪相恨疾豪陰謀殺之使客陽與親召之酒而藥以飲
遂發病心知豪所爲將死女從母泣於前某齟齬切叱曰何泣若
非吾子也且吾爲人殺幸有兒俟壯或行能復仇若渺子犛稚無
望也恨終不吐矣女時年十餘聞父言晝夕憤傷時時蓄報豪志
更數歲益長日誓鬼神往視某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刃候道上期
乘便刺豪豪出入乘馬從僮奴彪彪然勢不得逞去勾人爲詞屢
訴有司大吏咸徧列於官者三年矣無一人肯白其事者女甚恨
曰此曹雖官人實盜隸耳徒知探金錢取醉飽何能爲直冤痛者

乎辭其母當奔往京師鹿邑到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相攜挈暮
託逆旅主人或怪其獨來疑有他固不內往往伏草間既至將擊
登聞鼓自訟數爲吏所闌以陳於刑部都察院交格之一如有司
大吏在河南者久之會有新任令於鹿邑者頗強直任事女聞乃
走還令方升車出遮前大呼且涕且陳伍伯錐驅不能動令以某
死久歲月且無驗意其未信更及將死時語及奔京師狀乃受牒
縛鞠客與豪皆自窮服昔荆平王既殺伍奢子胥亡之江東卒覆
楚國而鞭平王之屍李曷戕蘇謙謙子不韋變姓名穿室掘冢以
刻其報然必藉闔廬之威兄弟賓客之助若夫窮特孤露挾持靡
因冒釁忍險以終立乎事無負乎志然則子胥之謀非足以爲勇

不韋之奮非足以爲烈也緹縈上書曹娥沈江或有揚刃於都亭
或假賃傭以襲仇其赫爾著於世其於古何如也今已論正瘞罪
未卽決豪死牢戶中豪家滋憎女甚謗爲嘗受污有邑公子獨心
知女賢請聘之其母與長老姆媪皆勸之行卒不許及母卒殮埋
悉召宗族親戚里鄰告之曰吾痛父見害楚毒幾十年幸得雪仇
而名爲人垢忍不早就死者傷無兄弟終奉老母今吾事大已其
將有所自明室而掩之遂自絞也於是豪子暮拍之笑視其面偶
猶生然將舉刀斷之有血激諸口類噴怒者豪子駭仆不能動左
右亟扶負歸亦竟得疾以死女死康熙中今且五十載歲戊午予
居長安始聞感當世無能文章揚洗昭暴之使家說戶唱相有勸

勉乃撰述其事歌而係之曰大海何漫漫千年不能移大山自言
高精衛銜石飛朝見精衛飛暮見精衛飛吐血填作壩一旦成路
蹊豈惟成路蹊崔嵬復崔嵬女面潔如玉女身濯如脂十四頗有
餘十五十六時婀娜環春風明月初徘徊門中姊與姑鄰舍雜姥
嫠人笑女無聲人懼女長嘯昔昔重昔昔彼痛不得治有似食大
鯁禍喉連脅臍阿母喚不應步出中間闈女身亦非狂女心亦非
癡向母問阿耶阿耶誰所屍昨者門前望裂眼何忍窺耶仇意妍
妍走馬東西街我無白楊刃鍛作雙虹蜺磨我削葵刀三寸久在
懷一心願與仇血肉相齧齧仇人何陸梁挾隊健如犛前者爲飢
狼後者爲怒豺小雀抵黃鵠徒恐舖作糜大聲呼縣官縣官正龔

蚩宛轉太守府再三中丞司堂皇信威嚴隸卒森柴崖安知坐中
閒一一梗與泥何由腐地骨鬼笑回牙歛孤小不識事聞人說京
師京師多貴官列坐省與臺頭上鐵柱冠獬廌當胸栖獬廌角獄
嶽多望能矜哀局我頭上髮縫我當躬衣手中何所將血帛斑爛
絲帛上何所書繁霜慘濛埋細軀誠艱難要當自防支女弱母所
憐請母毋攀持今便辭母去出門去如遺是月仲冬節殺氣爭驕
排層冰塞黃河急霰穿矛錐大風簸天翻行人色成灰夜黑不見
掌深林抱枯枝三更叫鴟鵂四更嗥狐狸五更道上行擲躑增巖
飢舉頭望長安盤盤鳳凰陣下著十二門通洞縱橫開持我帛上
書粥我囊中袿跪伏御史府廷尉三重墀尙書更峩峩峩唱騶

歸頭上鐵柱冠獬廌當胸栖獬廌卽無角豈與羣羊齊季女倚柱
嘯白日凋精輝結怨彌中宵中宵盛辛悲有地何博博有天何垂
垂高城不爲崩高陵不爲阨爲遣明府來明府來何遲長跪向明
府淚落江東馳女今千里還女憂終身羅女誠不敢給願官無見
疑父冤信沈沈沈沈痛無期一日但能爾井底生朝曦死父地下
笑生仇市中刳顧此弱賤軀甘從釜羹炊語終難成聲聲如繫庖
糜明府大嗟歎嗟歎仍歔歔翻翻洞庭波洞庭非淵洞嶄嶄邛峽
阪九折無險巖我今爲汝尸汝去行得知耶仇意妍妍舉家忽驚
摧勢似宿疹發驟劇無由醫同時惡少年驅至如連雞銀鐙壓領
頭畢命填牢陸有馬空馬鞍永別街西廵扣頭謝明府弱骨難相

貽昔爲舐乳兒今爲箭還鞞遙遙望我里我屋荒蕪萊寡母倚門
啼啼於杞梁妻女去母啖柏啖柏今成飴雖則今成飴母悲轉難
裁女顏昔如玉女髮何邶邶女口含朱丹女手垂春萸哭泣親塵
沙面目餘癩剗宛宛閨中存黧瘡疑病羆姑姊看女來簪笄不及
施鄰姥看女來左右相呼攜各各自流涕一尺紛漣而鄰姥少別
去媒媪從容來三請得見女殷勤致言辭公子縣南居端正無匹
儕金銀列兩箱纖紈不勝披身當作官人華榮灼房幃頗欲得賢
女賢女勝姜姬回面荅媒媪身賁寒且微無弟無長兄老母心俚
依所願事力作澀指縫裙鞵安得隨他人乖違母恩慈母年風中
銜女命霜中葵須臾母大病死父相尋追棺槨安當中起墳遂成

堆一一營事訖姑姊可前來爲我喚長老長老升堂階爲我召鄉
鄰鄉鄰麋如圍十歲隨耶孃幼小惟癡孩十五銜沈冤灌鼻承煎
醢二十行報仇報仇苦且危三年走大梁趙北燕南陸女行本無
伴女止亦有規皎皎月光明不墮濁水湄斑斑錦翼兒耿死安能
翳長老得未信鄉鄰莫休猜自此旋入房重闔雙雙扉朱繩八九
尺挂向梁閒頽鮮鮮桂華樹華好葉何奇葳蕤揚芳馨生在空山
隈烈火燒昆岡三日燄未衰大石屋言言小石當連葦蕭蕭芝泣蕙
草萬族合一煤燒出白玉姿皎雪寒皚皚玉以爲女墳將桂墳上
栽夜有大星辰其光何離離錯落桂樹閒爲照女容徽桂枝上摩
天下根深深基中央纏悲風聲出商陵吹吹爲行人聽千載長淒

淒此篇筆勢放縱實爲奇作又有聞鐘詩云杳杳斷鐘微幽人夜
方艾定知黃葉寺更在秋山外何時成獨往適與支公會煙暝凍
猿嘯雪路應相待識者比之王籍若邪溪作不多得也其石笥山
房詩文集天台齊召南爲序而行之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齊召南云曩者詞科之設海內徵士二百餘人畢集京師才學各
有專長而言詩文工且敏者磊落擅奇下筆縱橫矯挺不屑屑蹈
常襲故雄聲瓌璋足與古作者角力必首推山陰胡子稚威及
召試疾發卽蒙筆出土論惜之又十餘歲 詔舉經學公卿以稚
威薦在廷其美得人及奏名九列中有忌者沮之以是稚威終不

遇又數歲客死太原

右正雅集符葆森錄

乾隆辛未薦舉經學 命取生平著述尤異者以聞後以吳鼎梁
錫璵顧棟高陳祖范名上俱授司業集議之初浙江胡天游江南
蔡寅斗亦在選中而胡名尤重舉主凡七人宣城梅文穆穀成奏
二人久居京師聲氣廣播恐非真才遂不用胡終於副榜蔡壬申
縊於號舍

右茶餘客話阮葵生撰

山陰胡天游稚威以曠代才受知於大宗伯任香谷先生其待之
之厚不亞於令狐相公之待玉谿生也館於其家八月五日指庭

前葡萄曰彼實垂垂矣若能以儕淮險韻刻劃其狀當令某伶進酒爲歡刻燭二寸成四十韻

右隨園詩話袁枚撰

稚威己酉副榜貢生禮部尙書溧陽任公所薦藻耀高翔才名爲詞科中第一所作若文種廟銘靈濟廟碑安頤先生碑任御史趙總兵兩墓誌遜國名臣贊序柯西石宕記皆天下奇作雖李文饒權載之執筆不能過也以持服不與試丁巳補考鼻血大作納卷而出

右詞科掌錄杭世駿撰

稚威先生自言所作當在儲畫山方望溪李穆堂三人之上先生

生平駢體文最長而三人所長不在駢體先生必舉而相較者蓋以三人一江蘇一安徽一江西皆同時負文學重名故欲駕而上之其平日負氣不肯下人卽此可見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國朝詩集卷之三

三

--	--	--	--	--	--	--	--	--	--

施廷樞

錢塘國子生施君廷樞字北亭號慎甫稟質粹美嗜讀書甫冠謝去科舉業博覽羣集於經史傳注字句疑似者每抉摘其同異謬誤而舉正之予友杭編修堇浦張孝廉南漪全庶常謝山世推淹雅聞君持論侃侃咸遜爲不如也乾隆辛未福州太守兩湖徐公耳君名延修郡志時同局五人皆閩中鉅老宿學發凡起例提要鉤元必於君取裁其爲前輩傾倒如此甲戌削橐還杭州未逾月復應荊州葉太守之聘纂輯荊州郡志予考福州爲閩南首都國朝定鼎以來迄無專志荊州府志修自康熙乙丑距今亦七十七餘年矣君於二志掇拾散佚補遺訂誤廣蒐載籍條分件繫凡一

字之疑一語之譎焚膏繼晷繙閱達旦必廉得歸宿而後已其於昭代之制作成憲所垂及人物之貞邪風俗之變遷可爲風誠者尤拳拳詳紀焉引據也確辨證也精書之成也有倫有要文贍而事覈洵足以備史氏之采擇資吏治之考鏡而君之心力亦瘁於此矣昔朱子爲郡縣所至必求其圖經翫之以習知其方土之故爲出治之本今司民社者視爲不急之務聽其湮沒幸有銳意修舉者或簡陋從事秉筆乏才識非蕪卽穢嗚呼通郡大邑志乘之殘闕者多矣安得如君百千輩俾之載筆次第排纂以成一代之佳志耶君事親孝友于兄弟門內無間言戊寅春三月爲二親營葬於龍井躬督畚鍤之役且築且泣體素羸弱用是咯血數升封

士未乾病竟不起哀哉歿年四十有五生平詩文不苟作作必卓絕可傳歿後多遺失僅存十駕齋詩文一卷子一燿

槐塘氏曰君歿逾月難弟廷榕書來云君病中出予手札示家人以不得閒見爲悵且云吾於一切世味淡然無所慕悅惟友朋之樂不能暫捐感逝懷今黯然者久之嗚呼茫茫宇內知己有幾里門二三舊侶年來零落殆盡如君之行誼文章尤予往來心曲而不能一朝去者今復但化氣類益孤追維曩遊愴乎有餘悲矣

右家傳汪沆撰

天
地
人
三
才
圖

三

盧存心

紹升年十八中禮部試出餘姚盧先生紹弓之門於時紹升方專
攻科舉文而先生獨賞其五策以爲是可與道古者其後紹升治
古文因以探古人所以爲文之本慨然欲求師友於天下聞桑先
生改甫講學濟南通書晉謁桑先生出所爲講義肫肫然以聞道
相勸勉紹升退而益自奮盧先生爲桑先生館甥紹升旣從盧先
生游因得習聞兩家風義之古先生父盧太公與桑先生交最善
妻馮太宜人 生盧先生五歲得療疾自知不久太宜人雅重桑先
生時方議昏姻而未決也聞其來關中門須之入再拜而請曰願
以兒子爲託亡何太宜人卒桑先生感其意進盧先生於門授之

學遂以女歸焉已而盧先生登高第入翰林以文章名節重於時
蓋太公之教則然亦桑先生有以成之也太公之卒也與馮太宜
人合窆於杭州北郭外道古橋先塋之次在乾隆二十四年四月
乙丑其後三十年繼室張太宜人亦卒將以五十四年正月丙戌
啟壙而祔焉盧先生以志石之文未具遺書紹升命敘而銘之太
公諱存心字敬甫其先爲范陽盧氏隨宋南渡慶元中敕封盧氏
爲六府其一姚江宣尹府者太公所自出也五世祖臺始遷杭州
仁和之東里臺生大繼大繼生元和元和生承芳明季署知建平
縣承芳生之翰娶楊宜人太公太公少穎敏讀書數行俱下家
有書數篋桑先生每來就太公談至夕挾兩冊去讀之太公亦夕

讀兩冊明夕又更互讀之且相見各舉所得相考證如數指上紋如道家常織悉事輒相與拊掌稱快因名其居曰三益堂已而兩人同補諸生皆第一太公爲文下筆輒數千言爲詩輒累百韻桑先生亦然有倡必繼繼必務出奇以相勝桑先生語太公曰吾兩人生相得死當相鄰他日時雙冢於湖山之畔一題曰 大清文人盧君之墓一題曰 大清詩人桑君之墓不亦快乎桑先生素以詩自雄尤以文推太公故其稱如此已而桑先生自悔其所爲一以躬行爲先務太公嘗應博學鴻詞徵弗售晚日益韜晦粥粥若無能者所爲文應手散去嗚呼太公之所規則遠矣其爲桑先生友也豈偶然哉太公爲人篤於倫理修長者行窮交子弟多所

推助故人吳紹庭臥病數徒步往候之爲處分後事日往反十餘里遂得疾三日而病亟促移居正寢而逝時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既望年六十九以錢唐學廩生歲滿貢太學封儒林郎內閣中書舍人晉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馮太宜人考曰景以古文名康熙中世所稱山公先生也太宜人歸太公六年卒年二十四生子文弼卽盧先生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湖南學政張太宜人生子文韶餘姚縣學生女一適杭州府學生王士銘兩太宜人俱篤修婦道馮旣早世張均愛兩子督使勤學持門戶者數十年精心計通醫卜卒年八十九孫九人孫女七人銘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唯桑先生敦厥守太公匹之兩不朽

右墓誌銘彭紹升撰

先生家貧力學經史百家靡不綜貫嘗私淑勞餘山立行不苟外
舅馮山公景以文章著先生深得其淵源尤豪於詩逢興會落紙
颯颯如飛後以歲貢入成均子文昭歷官侍讀學士能昌明家學
先生有示子詩一千五十言云外祖馮山公文章驚在宵衣鉢無
後人瓣香落汝王

右鶴徵後錄李富孫撰

盧丈敬甫余生也晚不得一見與其長公抱經學士次公匏廬茂
才交甚厚敬甫丈有白雲集桑調元序曰余生平兄事友二人一
盧敬甫一朱子齋敬甫才奇橫倚馬萬言老賣文爲人作充牣不

返顧其自作亦散失今所存若干其弱冠作勸行篇足比昌黎原道爲宇宙有數文字

右碧溪詩話符葆森錄

存心與同里桑調元以道義相切劘家貧而氣節益厲詩不一格或澄淡似陶或奇崛似韓或豪騁似蘇或深秀似王孟桑調元賦鎮海樓長律二百韻存心卽賦浙江潮二百韻以配之

右杭州府志符葆森錄

馬柏

馬君新甫諱柏太學生南谷弟也九歲而孤家政一聽南谷刻苦鄉學既冠補諸生益潛心求古作者之旨爲文鎔式經誥尤工制義所與遊率當世名流屢試於鄉不中終不肯抑其文以從時然嘗自負必售故晚雖病痺猶力疾應試竟無成制舉業雖一藝然士所以爲學而待舉於上者在是焉故有志之士必取衷於古聖人賢人之道與其言而不敢以苟不幸無所遇則人爭笑之曰是不合有司尺度也噫所謂尺度果有司爲之耶抑世士自爲之耳有司之喜尙固殊其賢者又未嘗不以古人之學求天下之士唯士或勇於自售偶見夫有司一時之偏好則相效爲之而才高者

尤能工而肖焉有司不得不取其能工於是往往一科之文如一人之作遂以爲尺度在此而不知有司之賢者方且病其然而無如何也有司之賢者常半則合尺度與不必合其得失相埒卽柰何舍所學於古聖人賢人者而惟世士之徇以取病於良有司乎昔陳大士久而不第天傭子序其文曰海內以大士爲不合尺度而海內之效大士者亦未嘗不得志於有司何哉天傭此言可謂深切然則知命之君子可以毅然而不惑而世之立言以率天下者亦無容斤斤執其一說使人相戒而不敢爲古人之學也馬君不幸而無所遇者也而不沮不易自信可謂篤矣君精繪事爲膠州高西岡先生所嗟賞喜討論古文字窮日夜不倦其於問學天

性也君以例授光祿寺典簿未幾卒娶李氏無出以兄子變爲子
後側室孫氏生子綱縣學生女適張某者亦孫出適李某者側室
朱氏出也君爲人慷慨有大節篤於內行然其生平事兄如父凡
事待命而行予旣表其兄之墓矣蓋可以互見故不復著而特論
其志云葬以乾隆某年月日墓在太學君墓西若干步二十三年
嘉平營邱閻循觀表

右墓表閻循觀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六目錄

文藝十四

洪焯 周栗

何明禮

周架

蔡泳

蔣德

潘望齡

子本郊

歐陽基文

子格

王霍霖

賀代伯
樹與植

鮑皋

翟詠參

尤蔭

俞榕

黃知彰

耿國藩

沈心

滕永祥

閻循厚

孫維夏

支元福

王諧
趙震

陳鴻

吳直

金農

羅聘
方薰

丁敬

過春山

沙維杓
張崑南

溫廷鈞

文自炳

陳炯

四庫全書

俞琨

李懷民

秦增

余鵬翀

施炯

劉澤長

李衛
馬履

林元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文藝十四

洪煒 周栗

余少時志趣與人異一切酒食遊戲閭巷相徵逐之事匪必屏之弗御偶或涉興不待久而厭去也於是同時常目爲迂而中有志趣相得者曰洪煒字霞城丰神玉立不與世媿阿孤行其意家龍泉之麓斗室南牖而龍山之煙雲變滅朝夕爭獻於几案間余兩人相對譚藝甚樂也煒至性過人父丞淮之山陽母朱孺人煒歲時省覲無缺煦煦若嬰孩之嬉於側仲兄瞽於目煒扶持常不離

憶戊辰予同試越城有傳言仲兄病者卽命舟而返詎試期才一二日而已不及時煒年幾壯終不得一補博士弟子員自是亦棄舉子業體素羸專意岐伯倉公鬼臾區言爲疾醫人無賢愚貧富應所請而不計其售門遂如市吾姚陳古民謝雪漁志行士也以詩學倡於海濱煒悅之而與之游因事吟詠亦若醫之工而兩公者咸與之睚己卯余客長安心動不已涼秋亟返以迫近辰歲春聞公車有北上者而予復南人共訝之抵家則吾父且病病漸亟招煒視焉至十月遂不可爲不孝方心肝摧絕惻惻在喪次而煒遽凶問至以不孝之頑鈍無似得視含殮雖未能稍盡萬一不可謂非吾父一生厚德有以默矚而陰率之而煒方壯盛遽焉溘逝

亦吾兩人意氣相感召得與之一永訣嗚呼可痛也已曰周栗字西園邑之水閣人十餘歲時從塾師還竊取五代史觀之頗能識其崖略攻舉子業習天崇家言會稽徐墨汀天台齊次風交口延譽學使者屢試高等然終不得一舉栗自歎曰豈操術之未工耶出而交游吳越高材生其所蘊蓄皆出栗下乙酉學使錢公將選充入都已爲捷足者所得擬作優貢而栗已疾作且死錢公歎曰有才而不永年生之命也舉才而不先使者之過也栗短小精悍彊記絕人居家孝友愉愉無間言予之初識栗適讀書邑之龍山文昌閣時予在東房栗西廂間叩予所作則咨嗟欲絕蓋予亦不爲靚妝炫服者而適投栗之所好也自是招予館其家二年予丁

國朝書林傳不考 卷四十三 二
丑後奔走齊魯燕楚之郊然聞栗讀書自喜益甚充其志而竟其
才未可涯涘而若有摧折之者竟齎恨以死耶予迴憶少時交游
多倍年之長大半登鬼錄如甬上全謝山越中馬德淳俞魯修沈
清玉吾邑謝雪漁諸公儼捷者爭去之若浼而予獨自有鍼砭之
合與之相習爲彼之趨必此之背故往往同時相徵逐者日近而
日疏而其中有一二志趣之得如煒與栗者天又奪之速不克永
年何哉故合併之不使其後無聞焉

右傳黃璋撰

何明禮

何明禮字希顏崇慶州人乾隆己卯舉人著有斯邁草希顏少遊
宜興儲氏之門深得古文之法才博而肆蜀中文獻半貯腹笥困
場屋者三十餘年舉鄉薦第一年已五十餘後客死山左詩始學
杜陵既而倣太白才氣豪邁亦蜀中不羈士也

右 國朝全蜀詩鈔小傳孫桐生撰

五十二卷

卷之五十二

十一

周槩

余好畜金石文字而讀至篆籀輒口箝不下幸金陵有二賢焉一曰樊君聖謨一日周君幔亭二人者皆媿雅君子而周君居近余以故朝夕見尤親得殘碣斷碑必就正焉今年十月老病卒卒時屬其子乞余銘墓余方悲好古之人稀前年樊君亡今年周君又亡嗣後余於古有疑將何人之詢而釋然哉然以余之寡啓寡聞二十年來略辨妃豨未嘗非二君之功文其幽所以報也謹按君諱槩字于平一字幔亭孤矯壘立目胸轉有芒不諧際人事而瞿瞿然溺苦於古受知漕帥楊勤愨公聘爲清河書院師再受知曲阜衍聖公館於府教其二子君之學鈔劄苛碎窮鑿幽隱專爲人

之所難造渾天毬拳許繪長江黃運圖僅尺幅而星經地維羅縷
畢具窮六書源流一波一磔不苟下嘗登泰岱遊黃山鐫名最高
巖手摩搨以歸古奧蒼秀宛然開母石闕太室碑也草廬數椽在
金陵清涼山下古梅環之客至則捩豚黍盛以椀厥父子琅琅然
度所作曲侑賓或用傳響法擊鉢數下室內酒茗羹葢應聲而出
若竈下婢俱解華嚴字母者然予戲謂鄭康成家牛觸牆皆成人
字今觀於周君也信祖籍福建莆田父懷臣始遷江甯九世祖翠
渠公刺廣德州有惠政乾隆二十四年州人慕其遺風爲營祠置
產適君遊廣德遂主其祭捧木主以升亦異數也所著□□若干
卷三子俱業儒卒年六十六葬某銘曰

路非古不行事非古不爭君今古矣君其甯地下古人無數迎

右墓誌銘袁枚撰

蔡泳

一帆先生一字珠淵諱泳金壇人姓蔡氏先生生而穎異時義詩辭律賦髫年卽工爲之弱冠爲名諸生於書篆隸眞草皆工圖章尤工絕偪雪漁三橋諸名手自當代先輩達人以及一時髦俊無不推服以爲必早入翰林成國器也而省試多不利蹉跎至五十乃拔貢入都以考職第一例銓州同而止平生或遊大人幕中或課讀餬口常不足病卒於乾隆二十三四年間年蓋未七十三子讀書皆無成身後著述星散嘻其可悲也矣先生之爲人渾乎書愚世故險巇纖豪不解於聿求文嘗嘲之曰是所謂羲皇上人也少吾大父將二十年大父友之長吾父將十年吾父友之玉裁弱

冠時從先生遊得詩賦時義之說先生於詩有唐詩欣遇集之選於時義有裁僞集舉業適中之選晚歲於詩餘有詞式精華之選詞式精華者取萬紅友詞律以正諸譜之譌簡唐宋元明詞之最佳者以正花間草堂之失自三字句起至八字句起爲前後每幾字句起中又依每調若干字自少而多爲次一調選數首於第一首鐵其可平可仄之字於旁以爲譜蓋言詩餘者至善之本也其於韻學著有律韻辨通言律韻者謂近體律詩律賦所用無需奇古鄙俗字專取可用字也曰辨通者病下里坊刻小韻書說通轉或繆真文或與庚清蒸同用又或以是二者與侵同用入聲尤爲淆亂故本諸宋鄭庠分六部者而詳別之東冬可通支微可通魚

虞可通佳灰可通真文可通寒刪可通蕭肴豪可通陽與江亦可
通庚清青可通蒸與庚清青亦可通覃鹽咸可通上去準是入聲
屋沃可通質物月可通曷黠可通藥與覺亦可通陌錫職可通合
葉洽可通近體詩考試律賦最嚴無可通也自爲吟詠略可出入
然非倣周秦漢之作必依比近音韻者用之去律不大遠故旣云
律韻又云辨通也玉裁之言古韻實權輿於是其詩集今不傳今
惟於史悟岡丈西青散記得句容唐潘王三烈婦詩以漢樂府音
節贊歎幽光今全錄焉其辭曰句容有三烈所居皆南鄉地邇時
亦近人口傳芬芳豈鍾茅峰秀歸然鎮頽綱前者爲唐氏歸於俞
繼光舉止常端莊生平笑言少其夫遊京師婦養藉紡織繼姑多

嘗言願受無怨色既而夫客死聞訃欲殞身念有子三歲苦守膺
艱辛夜止晝則哭未嘗或見齒黽勉撫遺孤成立謂可俟不圖至
次歲其子戲池邊失足墮水死傷哉母命連慟哭益無極親族相
勸解愈勸哭愈哀號慟終不改勸者至煩數停哭忽大笑時而開
口嘻時作莞爾貌眾謂成狂疾或疑有他心彼笑愈不止獨處聞
其音循至夫忘日延僧作佛事忽哭又忽笑眾莫解其意豈知笑
有由自笑得所歸兼笑猜疑者志識誠太微是夜一聲寂明日門
不啟眾爲推其門牀前自縊矣後有潘與王相繼以烈起其忠臣
非樂死時窮乃見節烈女足自存何用自引決潘娥儒家女習禮
不明詩織作妙無匹窈窕有容儀十七入王門王性善妻室家靡不宜

孝養勤中饋敬戒凜無違娶婦得如此百年永賴之詎料甫六載
所天長別離慟哭感幽冥鬼神亦涕垂不難卽同穴稟禮還自思
叔幼舅姑老旦暮孰扶持妾旣未生子血食將誰依且復忍須臾
激烈非所期肝腸雖寸裂歡顏侍庭幃婦道兼子職一身任艱危
欲待叔成立有子繼宗支卓哉冰霜操志苦彌可悲如何生不辰
骨肉起萌蘖披枝傷其心因以顯貞烈舅姑感其孝不諒志所藏
家貧年復少何以守空房欲從媒妁議再醮適他方潘娥得聞之
驚眩目無光驚定始自痛淚落不成行舅姑應跋躓不得久扶將
血食應斬絕不得冀延長妾心則已盡命也何足傷始悔死不早
前計空張皇轉身入房中吞憤欲懸梁未知父意何終夜起徬徨

味爽仍拭淚晨省到高堂潛聲語老婢爲我報耶孃待耶久不至
日昃猶相望哀哉不能言不畜我亦強明日告老婢與我典衣裳
爲我具酒食偕我至墓傍墓傍多野草悲風何淒涼高哭復低哭
伏地訴冥茫行者感太息耕者亦情愴其墓有五冢纍纍自相當
倏有五烏至銜將祭品嘗楮鏹縣墓門不火自灰揚奇節天示變
感通固難量婦慟氣屢絕翻身觸枯楊老婢急來救血淋頭面創
宛轉曳之歸入舍不復防前姑有栗主設位在南廂稽顙告前姑
家庭何不祥爾子旣早歿爾媳亦卽亡有志恨不遂心可對穹蒼
閨戶爰自緝鍼綫密縫裳布地擁敗絮一死何周詳人言死節難
死節略較易潘娥前不死慷慨有大志豈若匹夫諒一死不再計

天也不諒人捐軀復何悔今世讀書子忠孝口不置一朝臨大節
利趨害斯避何圖巾幗中有此丈夫氣傳與後世人千秋植名義
其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君子既有然婦行更足觀江甯賢太
二守題贈王烈婦從容就義字名實洵不負烈婦村家女夫爲戴可
隆典商傭會計家道本厄窮夫有姑王姥迎養事如姑旦暮作侶
伴井臼同拮据夫嘗多債負厥後旋得疾求醫終不痊問卜竟少
吉婦見勢不支因與夫計議益以田與房了卻一生累扶夫就几
案授以筆與紙令其各分派不足聊復爾夫畱田三畝復存屋一
間其餘及器物一一盡剖班婦令夫讀聽怪問何遺卻夫云爲爾
計償債姑從略婦言卽盡產償畢猶未可君又無兒女何乃慮及

我夫付有異志含怒再改定投筆長噫嘻婦知若不聽詰朝具蔬
酒召各債主來眾人大歡喜如約各自回未幾夫命亡勉治送終
具聊哭不盡哀數日送歸墓卽將靈位焚謂此誰奉祀且屋屬他
人安能久留此鄉鄰見其事疑訝各紛紜如謂有他志又未有他
聞焚罷徹祭餘整爲王姥饌拭几復滌器旋檢鍼與綫脫白返青
衣悄然久入戶王姥至竈前見有膽鹽滷急入房中看安坐在牀
上尙云母且坐漸久無苦狀太守時行縣吏民報聞之擘窠書大
字題額旌戴祠闈者駱驛來爭欲仰貞烈面貌儼如生衣裳密縫
結眾爲營葬祭醪資易豐盈狸首制七寸金粉題銘旌門前結素
綵鼓樂聲誼闕宰羊及雞豕馨香列滿前有爵盛冠帶庶人亦易

服廬隘不容人門外拜僕僕太守遣致祭官僚亦賁臨德貴爵以
賤叩首祈格歆眾爲來送葬冠蓋塞衢路旣封復再拜然後各分
去文人多題詠筆墨播芬芳榮哉烈婦名千秋不可忘其沈歸愚
先生極重此三詩律韻詞式皆曾作序云

段玉裁曰傷哉一帆先生也庸俗濫得科名騰仕者不具道卽歸
愚先生與先生同爲諸生者也學未有以大勝先生者而一爲禮
部尙書一槁項黃馘以終牖下其故何耶豈非天道之不可知耶
往者先生賃學基于氏書室居焉時過從問字今老矣未嘗不神
往冬日蠟梅枇杷花下飲酒諧笑時也

右傳段玉裁撰

--	--	--	--	--	--	--	--	--	--

蔣德

先生諱德字敬持嘉興秀水人也父鳳起廩貢生經義力追正嘉
嘗省試主司得其文以爲舉首已而更之同考爭曰若不得首舉
甯失解由是終身不遇以卒卒之前及見先生之舉於鄉也是時
先生年二十三經傳子史儒先之書詳說深思具有條貫下筆成
文卓犖不羈泊游京師禮部郎大興徐公安民雅好士常資給之
而徐公之子浩飛山及同邑鄭虎文炳也相知尤深炳也官翰林
以風裁自高罕所降色獨先生至敬接之語必窮日夜先生性忼
爽能面責人短是非可否未嘗俯仰人意賓主間覺禮意微失卽
謝去不顧故舊已貴顯者雖相念不肖先以書疏及之聞其風者

咸謂崖岸峭絕不敢輕識其面及習與游處始知其簡易徑直勸善規過洞然率胷臆無所不盡久而益思之然非夫曠心遠志高視人表者固未易與之酬接矣平生不好榮進舉止脫易對人常行坐自適不奈束帶危坐舉人積三科例就吏部揀選先生年力當就縣令自請改注教諭曰祿雖貧足以養且不失我故業安能裹章服伺候上官終日治簿書與阜隸相對乎初先生父先娶於沈生長子敦繼娶於張生先生又兩娶於羅又娶於陳生少子寅先生內行修謹門庭肅雝昆弟別居而陳太夫人常依先生以居家貧竭力致養以授經爲業數應四方聘請前後所與周旋多達官名人莫不降禮虛襟一見推服教弟子必以敦倫理勵名檢爲

先曰謬於行而工於文非吾所謂文也其論文奇正長短不設定見期持論有本宣暢經旨而深嫉近日文士準量行墨剽賊字句相煽爲場屋體裁者申戒切至每爲太息及門之士官內外擢科第者數人編修大興朱筠竹均及弟福建按察使珪石君最知名歲壬申余始因炳也識先生京師先生連會試不第時朝士預衡鑒者年輩多在先生後先生素負氣恥更北面門下自此遂不復試而余適罷官乃與同歸至揚州而別先生於古今文體靡不精究而尤專於詩先是游士以能詩寓揚者十餘輩而錢塘厲鶚太鴻及陳章授衣以宿學者舊爲之領袖先生倚撫眾作無所遜避獨推讓此兩人銳意磨鍊規與角立遂得咯血疾然詩體尤臻清

新亦得兩人之助先生既與余別揚州明年來館余家吾邑西北
虞山多秀石幽礪竹木之勝先生樂之坐石蔭松便作區外想曰
此境人生未易多得頃之復游揚州先生前在揚州主休甯易諧
夔動後主陝張四科哲士二君工詩好賓客而皆鹽業於揚然先
生以授經主此兩家言不及利自庚午後往來其間逾十年非文
流罕所酬接無處之餽悉拒不納辛巳歲復來館予家會飛山知
山西平陽府走書幣請主平陽書院講席先生與家人期三年必
歸山西巡撫和公其衷素敬先生將以晉陽書院易之晉陽之進
倍於平陽先生曰本爲太守來何緣中道從撫軍乎固謝不往既
而先生念定省久曠有歸志和公亦深勸之意遂決處平陽二年

而歸常熟虞山書院曠年無師今蘇松糧儲道楊公某聞先生名
聘焉先生至多所裁抑歎曰文體日下由不力其本而欲速成也
乃言於楊公購書貯院中自經史及唐宋詩文略備方與羣士摭
華尋根革易舊風稟命不融奄捐館舍春秋五十有四先旬日與
楊公避暑湖上從舟中望劍門諸勝眺賞極樂翌日寢疾遂以不
起嗚呼予識先生才十五年少壯蹤跡十得一二至於討論古今
毗輔志氣義兼師友分忝金蘭別遠會稀悠悠我心欣茲來游實
慰風雨倏忽啟手惻愴何言此鄉人士永垂矜式奔走告哀來會
祭奠某月日其孤士棟士葵奉喪歸於故鄉海內清交聞之隕涕
懼溼遺懿敢誅素旗筆墨荒榛有乖舊制粗紀梗槩以存交情其

詞曰

嗚呼先生清迥無羣峻嶽拔地喬松入雲揮斤軒冕脫落風塵放
曠山水耽說典墳文章之難自古爲最編殘簡湮孰會厥意源流
萬端孰析同異高曲和寡孰知其味朱紫回欠孰究真僞孰程先
民而奮清製孰排瞽說以救譌替游辭近情到處而是卓哉先生
振策高世負氣傲俗剛腸促中朋友責善微過勿容闕略瑣節直
披心胷瀟灑蕩佚野性疎風人畏其介我愛其通名重身蹇才高
數窮後進小生濟濟鷓鴣鴻旣惜暗投復恥卑躬歷四十春屏跡南
宮師資道重來學宗敬海內欽風交馳禮聘英才稟則鑽文礪行
方任史才內外交暎故人作郡講授平陽跋涉關河道里悠長主

賓歡洽文教孔彰生徒祁祁列侍如牆洪鐘待叩牖愚啟荒剔彼
榛梗示之周行既留二年肅駕俶裝眷念晨昏來歸故鄉菽水是
謀出游有方海虞陋邑復開講堂時維楊公敬以幣將仲春之吉
爰來爰康春泉流階山館花香時倚屏石或蔭松篁廣求細帙增
貯緹囊方矯曲木將改弦張孰云徂暑邁茲厲殃一侵燥溼奄夢
膏肓嗟嗟若人曾不中壽萬里遄歸曾不邱首嗚呼哀哉往在維
陽雄視詩壇十年歡悅榮木張氏軒名抱山易氏堂名聽雨對花月榭風軒
刻燭飛藻滿座傳觀名流卻步詞宗降顏清風雅裁曩矣誰攀上
規風騷下逮宋元引繩定墨沿波討源精識眇慮鏤心鉅肝精氣
預竭遷化無端遺編零落發篋汎瀾嗚呼哀哉我之始交歲紀壬

申分投傾蓋趣協論文廓我疑滯輔我蒙昏何理不吝何意不伸
今其已矣撫事酸辛嗚呼哀哉疇昔之晨我來視疾先生告我此
疾非吉我謂戲言未省長別傷哉斯言果念明日命也奈何亦太
倉卒青山依然絳帳空設筮辰啟殯言歸於越邦伯醜奠生徒執
紼二三執友延望悲咽言笑長乖儀型永失詩文有靈榮芬無絕
嗚呼哀哉

右哀辭邵齊燾撰

潘望齡 子本郊

潘望齡字璜溪江蘇無錫人乾隆三十年拔貢生景山教習學使
梁文定推爲江左第一人陳文恭將以經學薦會丁母憂止歷主
泰州六合講席從學以百數登科第者四十餘人年踰八十問業
猶滿戶外少爲沈歸愚王巳山所器重既與王鳴盛錢大昕王昶
交文譽益廣子本郊十歲能屬文乾隆五十三年舉人以父老不
仕授徒自給閉門著述講求實學並祀尊賢祠

右傳楊熙之撰

國朝不刊書目卷之八

三

歐陽基文 子輅

歐陽基文字同周號斗南新化人乾隆三十年拔貢有蝸窩文集詩草詩餘史辨諸書

耆舊傳先生爲吾友礪東之父天才挺拔詩文操筆立就性方潔不諧於世丙戌朝試名次二銓就州判以親老固辭不復出授徒自給人罕見其面卒後家徒壁立礪東少孤全集遺失不復可蹤迹桐城方君世仁哭以詩云早驚元伯重泉夢欲續中郎有道碑錢塘方君九敘亦云品望澹臺存古道文章六一紹前徽二君先後令新化歲時訊問存恤諸孤備至其爲時所重如此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歐陽輅

歐陽紹洛字礪東晚更名輅新化人拔貢基文子乾隆五十九年舉人

耆舊傳礪東家貧甚資傭力以養所遇窮惡蹤迹落寞雅負氣不能從俗口事大絀久之挾所業出與天下士大夫接所至咸折服一時名流少能頡頏性野逸不修威儀敝衣垢履岸然公卿大夫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人亦多暱就之無與忤者稍稍能買田宅免寒餓卽閉門不復出躬耕奉母非力不食於人世一切升沈寵辱泊如也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王霍霖 賀代伯 楊興植

王霍霖名萬澍以字行號勉亭常甯人乾隆中諸生有衡湘稽古
湖南陽秋諸書

耆舊傳勉亭喜博覽善古文沒後值 朝廷開 四庫館 詔求
遺書其家以其書上詩不多見僅從宜陽詩選錄頌一篇汝懷按
衡湘稽古五卷見 四庫全書存目湖南陽秋十六卷舊志引江
昱序云霍霖少爲名諸生年三十棄舉業游山水間攷訂湘楚古
蹟極有根據文筆峭潔惜多病年四十八而卒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賀代伯

賀代伯字西廷號湘屏常甯人乾隆四十二年舉人

耆舊傳湘屏古文有義法客閩久閩中老於文章者多推之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楊興植

楊興植字世滋號蓀甫新化人范縣知縣河子乾隆四十八年舉人

耆舊傳先生幼隨侍范縣學於齊魯間弱冠歸應童子試赫然驚其邑人既屢黜禮部試乃徧游吳越秦隴居秦最久晚復家粵謁選得教職歸卒於途次家貧子幼棄遂散佚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鮑皋

乾隆三十年歲在乙酉十二月壬戌海門鮑君卒余繫官於夥久不聞其凶問而歎人頗有知之者然恐觸余之悲哀匿不以告踰年孟夏其子之鍾始獲以其訃聞余哭諸寢門而不自知其痛嗚呼余窮於世所有者友生而已而鮑君之窮幾與余等天又奪之耶鮑君諱皋字步江其先歛之永豐鄉人其後有僑寓眞州者復渡江至京口而家焉祖諱仲珍父諱天民皆不仕君生而穎異年十七隨其父參謀幕府往來皖江荻港間過采石上太白樓所至發爲詩歌出語輒驚其耆長其後壯游姑蘇兩浙文益工而奇編益富而巨蓋君之天才鴻麗山峙泉涌放恣飄飄極馳騫之能不

勞紀律部伍而自中於法度近代稱詩罕有及之者君幼而攻詩不樂爲應舉之文邑宰奇其才將薦之學使適遭父喪輟試而同里妒害其能者曉曉以寄籍爲辭服闋援例入成均連值鄉試不獲舉君乃發憤棄去舉子業而專力於詩故其仕宦之塗絕而家道益落自古才人之不遇未有如吾海門者幸其子之鍾賢能繼其志 皇上南巡之鍾以詩賦蒙 恩擢授中書第一人余以爲君之憤懣庶老而得舒且將長享其子之祿養嗚呼孰謂之鍾未補官而君於是冬死矣嘗竊以天生是人旣賦之以拔出之才雖於榮利之塗絕無復望然使其蒼然黃髮老死山區未爲過也今君之年纔五十有八未至於篤老也而旣死豈直吾徒悲賢士之

不遇雖然彼世之早拾科名貴顯於中朝而以老壽終其身者多矣若君之文章傳之世世且千百歲而無窮其修短蓋不可以度量計而何羨於彼初博陵少宰尹公守揚州聞君之名召至其門下日與公子右亨相切劘而尹公太夫人尤重君嘗引至內庭相見飲食之如家人時方開博學鴻詞之科尹公卽以君應舉咨名大府趙公中丞顧公督學張公檄至而君以疾作辭不赴君之名在四方而最愛君者尹公尹公貴爲天子之近臣而卒無以振作君也悲夫君家多藏書手自披閱無虛日所著海門集三十卷已刻十卷又外集十卷華陽壑鶴銘考一卷京口文獻錄三卷筆耕錄一卷藏於家君娶某氏生子二人長卽之鍾次之鏞女子子

三人皆幼之鍾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里之原而請銘於
余銘曰

江朝於海山矗其中金焦之秀鬱爲才雄維君特起厥聲蘊隆若
有以施而值其窮於人爲窮於天爲通嗚呼已矣安此冥宮

右墓誌銘劉大櫟撰

鮑海門先生皋丹陽人善詩賦日客淮揚間時天下殷富邗上諸
大賈富踰王侯皆延先生爲上客獻以金帛先生領之而已其詩
蒼勁音節鏗然有北地信陽之風而丰致過之故名重一時其子
雅堂之鍾以進士補中書舍人其詩亞其父云

右錄宗室昭棟撰

翟詠參

乾隆乙酉正月十四日涇川翟草田先生卒其孤永英方以醫名
吾郡先生病戒家人毋關永英逮聞病馳歸季父容清已爲具含
斂先是先生見予詩文貽書懇懇訂神交兼屬商定菊花詩余重
其言未報先生猝逝乃大悔痛寄詩哭之曰余負先生矣至是其
孤自爲狀件繫羣行以家傳請嗚呼倚雲何足以傳先生顧先生
來書自言不慕顯人余忍以窮賤辭先生諱詠參字星文一名復
川字少涯別號草田翟於涇爲巨族萃居水東高祖以下世以文
學鳴於時父諱賜履郡諸生名在邑志文苑傳敦本好義矜尙氣
節博極羣書工詩古文辭書法旁及兵事地理海內勝流爭下之

生五子伯仲各擅譽先生行三性至孝繩趨尺步事事精習德藝並進襟韻識趣尤超邁有父風家久落輕財如故詩文筆跡酬應不勑潤筆亦例卻或以濟人乏困值窘境人不能堪灑如也夫

人山陰張氏自其祖文達公官太平郡佐僑焉先生爲贅壻者八載乙卯妻兄殿垣客粵東馳書迎養張夫人侍母行舟次韶關暴卒先生寄柩於途寄子女於粵歸侍老父父欲爲續娶痛念良耦不更娶謀還旅櫬族贖數十金受而鏞諸他篋柩還悉反之惟蕭君際可及族弟維效餽不辭其介節如此蕭君者故莫逆交死不克葬一於貧且弱先生憂之乃徙張夫人柩他所出已厝地謀得數十金俾耐葬其先墓側體素偉難於走趨獨究形家言攀陟若

履平地素竭蹶爲人營窀穸歎曰是必具神仙之目聖賢之心樵夫之足猶未也更須陶朱之富乃可云濟人沒之日撫棺而慟者多葬親之貧子也先生擁父書閱覽幽討氣常鬱鬱然有不可一世之志旣困伏不遂徜徉巖泉古寺間亦曠亦峭浮慕者求一見不可得遇寒士窶戚必加敬或媿媿竟日人謂是奚足與語先生曰若富人公等又爭趨之矣有老夫款曲地耶昂藏落穆一以古道自律三數老輩陳說今古一室危坐至夜分以爲常少年醇謹者則溫撫而戒勉之儼薄浮侈之習避之若仇性儉而厚雖囊無一錢時惻惻具嗟閔惇獨意父投狼裘一嚴冬弗御問之曰見村人無絮襖者眾滋局踣耳居間無他嗜好獨喜臨池尤工大書庚

年客金陵李仙李殿撰之孫來訪求書其家祠聯額字高五尺餘
聯字亦二尺揮汗立就氣如龍虎李君驚拜曰某空走半天下何
意得神筆如此宛陵吳叔琦在座作大書歌有先生絕技天下無
之句同鄉趙然乙侍御寄懷詩亦云下筆埽千軍往往兔毫禿其
傾倒一時可想也著述盈篋每作章草纔脫橐輒爲人藏弄頗多
散軼嘗諭子弟云人生百爲都是草槩死後乃膽真耳可不慎乎
聞者悚然兄弟友愛最篤季弟容清事先生如父有溫公之風族
弟維效從學雪濤尙德義精幹辦得先生深處生平悼亡早老親
捐館後益蕭瑟嗣君寄粵東踰冠始歸讀書垂成旋服賈異地又
卒業醫家言先生息影雪濤山房久遺書半貯焉偶以病家居逾

年再往書忽被蠧蝕過半中有祕籍亦灰飛矣憤痛不自持疾復作躁甚折樹上木瓜燒湯浴浴罷喘汗不止嗣君所從醫師查聖源來曰不可爲也已數日竟卒年六十有二子一人卽永英女一人適岷縣諸生吳思瑗早寡孫二人

鮑倚雲曰趙侍御稱先生古狂士蓋磊砢有正骨當其激發時如遇魯仲連李太白一輩人也予旣以不獲一面爲恨又恨未覩所著全集獨菊花詩長札出入懷袖間菊箋二十四各易其名語特奇麗聞自金陵移植雪濤之三笑園花大如盤莖高者七尺歲歲幽賞不厭閱菊箋如見菊捧菊詩如對先生矣

右家傳鮑倚雲撰

四庫全書

三

--	--	--	--	--	--	--	--	--	--

尤蔭

尤水村名蔭儀徵人善繪事詩宗放翁間有清新之句弱冠入都從先恭王之遼瀋往返數千里有出塞詩一卷皆蒼涼弔古之作袁簡齋太史曾序而行之先生性放曠不屑小節用濃墨作黑竹琅玕百頗有凌雲之勢江鄉諸齷客多珍重之名與王夢樓相埒晚年寄跡釋道於內典頗精熟年八十餘始卒

右錄宗室昭棟撰

尤蔭字實父號水村儀徵縣人寫蘭竹極工家藏周禮贈東坡石鈔曾進內府因廣寫石鈔圖並書東坡詩句於上以贈人維揚遠近得者甚多乾隆三十年隨和碩禮親王出塞著有出塞詩鈔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三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三

俞榕 黃知彰

俞榕字範倫號學禪嘉定縣諸生乾隆乙酉南巡召試範倫以詩畫獻蒙 恩獎賞 諭入內廷供奉王西莊光祿云余居清鏡塘之滸其水爲練祁之委自西折而北流兩橋橫互於上旁多楓柏之樹槿籬焚之風景尤爲幽勝橋之南範倫之所居在焉有園亭池館之娛樹石竹林之美承祖父餘蔭藏書萬卷彝鼎羅列暇則臨樵宋元人畫以自娛樂畫畢輒繫之詩四方之走求其畫者日填積於門以獲其寸楮尺縑爲快所著有賜綺樓集若干卷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黃知彰

秋圃先生居邑之西南隅俗謂之黃家閣閣之額曰煙霞旁有小室藏畫爲百幅庵轉而北有屋兩楹爲得得龕花徑松濤清池怪石先生婆娑其中胷無俗慮工詩詞閒拓筆作小幅山水自寫性靈雅具別趣歿於戊子秋日年六十有五所著有煙霞閣集百幅庸畫寄生平精鑒古搜羅甚富後煙霞閣災悉爲祝融取去矣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耿國藩

外大父耿湘門先生十一歲賦詩黃鶴樓有高低紅樹迷江渚斷
續青山繞鄂州之句座客驚異稍長以飢驅橐筆之燕齊吳越爲
諸侯客繼乃入粵業鹽筴遂家焉結屋濠畔顏曰素舫齋花竹園
書布置幽潔又有似兩軒取坡公語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意
也性灑脫工書好爲詩一時粵中及游粵諸詞人咸樂與交邀月
評花飛觴擊鉢良辰令節坐客常滿然先生意中不輕許可所師
事者杭葦浦何西池兩先生友事者陳祝三華封馮箕村公侯張
紫峴九鉞數人而已先生每夜輒飲酒數杯酒後隨意作大小字
一夕鐙下大書兒女債完生白髮利名心澹愛青山十四字書畢

目垂家人以爲倦請息先生復捉筆書還可支得住五字少頃痰
上端坐而逝年六十二

右聽松廬文鈔張維屏撰

沈心

昔眉山蘇氏父子兄弟自相師友史冊書之以爲美談吾鄉沈氏其殆庶幾乎東隅先生爲海昌查少詹聲山愛壻其作合也以詩有子三人次公房仲則沈氏之東坡也浙西自朱檢討竹垞殂謝海內之稱詩者以海昌二查爲巨擘房仲少從初白翁游繼又采獲於查浦侍讀初白稱其含英咀華宮商協奏不難步武香山凌鑠蘇陸而侍讀亦無異同之論其族叔歸愚亦謂視天地閒無結轡不可解之事亦無哽咽不可道之辭士林以爲篤論房仲流覽旣富游歷漸廣南踰嶺嶠北抵梁齊過都歷境以沈雄磊落不可控抑之雋語一洩其胷中之奇凡從學於查門者未有能過之者

也初白翁有女孫愛其才遂請爲繼室盧吉士六以序東隅先生之詩引謝師厚以女妻黃魯直事以目少詹查浦又述其語以目初白余謂授受淵源卽繼以婚媾之好遠自聖門而燉煌繼美韓之李漢朱之黃幹均斯義然則海昌爲沈氏兩世之壻鄉謂吾舅者吾謂之甥爾雅釋親有四而房仲居其二以母黨則彌甥以妻黨則館甥也房仲在兄孟公弟菽林之間無腰鼓之誚菽林觀察登萊提刑齊豫宦轍所至游屐必偕家庭燕語朋友游處獻酬羣言抒寫獨得皆以詩爲職業若起居服用之不可須臾以離又若飲食男女之不可一日以廢搏心瘁力歲月耗磨欲詩之不工且富其可得乎歸老窮鄉有孟東野之窮無張子野之壽其可哀也

亦所以成其爲詩人
菽林葬君於某山之原
謂余曰吾兄辱與子
厚志墓之文非子莫屬
余曰諾房仲名心仁和
諸生家嘉善有孤
石山房集系以詩曰

君貌不揚詩最工
清氣盎盎蟠心胷
墓門樹檟號寒風
中瘞瘦骨如青銅
瘦骨或朽詩不朽
斯語請質初白翁

右墓碣杭世駿撰

國事三行多不考

三

滕永祥 閻循厚

瑞子先生名永祥姓滕氏父某母某氏生母某氏先生年十四補縣學生形又短小人呼小秀才云爲諸生幾三十年竟不第其試於學使不能數先其伍然諸名士先先生者皆推讓先生以爲不及先生亦高自許不屑諸名士性孤直卽意所不悅不能忍見簡倨於是士方爲顛預擁腫之文先生願一意清削必極於古益與眾不合先生雅獨善鈍齋子鈍齋子與先生同時補弟子員旋舉於鄉墨藝傳誦海內聲譽過先生然亦數謝不及先生先生亦時言不及鈍齋子兩人深相得先生嗜酒然不能多飲鈍齋子亦然兩人數過從會飲相對悲歌以箸擊案箸折則歎曰惟我知子則

應曰然夜闌燭灺童子主鑪者率逃去然兩人酒酣以往輒不舉
杯惟流連爲笑樂云鈍齋子旣死先生無與同居嘗獨飲悲詫時
時從眾人游不樂家貧歲饑授徒以爲食不足采楊葉草根雜食
之母沒先生竟以毀卒年四十一矣子四人

閻循觀曰先生厲介節見富貴人避之若浼而篤於師友教弟子
嚴觀少從先生獨不予夏楚非能受教蓋憐其早孤也初先生嘗
問業於世父賓州府君府君深器之期以遠大然卒窮困死悲夫
鈍齋子名循厚世父次子工古文歌詩數試禮部不中長先生三
年先先生三年卒

右傳閻循觀撰

孫維夏

吾友孫君文樵父執柳樊先生之猶子也先生以耆儒碩學提唱後進有袖文來質者討論削奪不冒纖毫假借於文樵多所獎許一時同塾之士莫敢抗手覃精家巷簡交游與余最契門徒數十人經其指授莫不得氣以去而文樵老於諸生曾不獲分米廩之一粟摧折佗僚竟至疽發於背以死年僅五十有一吁可悲已性孝友母夫人峻整有法文樵事母猶父然伯兄主家事文樵於生計之出入盈縮槩置勿問歲得束脩不及百金盡歸之伯兄以助色養故終身不名一錢敝裘敗履處之晏如娶於葉安匱違豐與夫同志亦以病疽先卒有子曰世綱能繼其學余友文樵垂二十

年居隔半里而近五六日必一見見必引樽論文抵暮乃散率以爲常文樵體素豐偉善飲噉每酒酣耳熱輒離坐長歎問之則默無一語或以他語亂之蓋中年哀樂別有懷抱未易一二言者而豈徒沾沾不售是憾哉沒之前三日余攜酒肴往訣食其半握手泣別惟以不及終事母夫人爲恨已而乾笑曰吾見叔父於九原若問子當言子能著書傳世矣其神明湛定又如此君諱維夏字蘭圃文樵其自號也不敘世系不書生卒年月蓋備載於家乘云

右小傳梁玉繩撰

支元福 王諧 陳鴻 趙震

雪樵先生姓支氏先世籍崑山曾大父始遷太倉爲州人州分縣鎮洋先生爲縣學生名元福字玉山自號菊庵晚又號雪樵其品清雅孤高人以爲稱老屋在市先生居之脩然若深山中入其室几案整列筆研卷籍楚楚無點塵不妄交少與塘南王宜秋善至老無閒宜秋名諧與先生意趣略同先生好畫宜秋好篆刻兩人皆能詩時唱和善寫意興不爲苦吟舉子業非其好也先生不苟然諾取與介然嘗曰矯持流俗當屬吾輩東鄰一僕婦橫死死有故其主慮人洩之各有餽及先生笑謝曰支玉山不取不義錢也餽者慙而退遇物曠然無城府率意徑行亦不飾邊幅家故業估

從二三販緝者躑躅市肆間不嫌也喜觀古書畫時游高齋巨閣如蓬戶宜秋亦有清操家貧甚不干人嘗以藝應人請然少不合輒拂衣去一宦家緘白金餽之請書其堂艷然叱使者曰而主視我何等耶遂不復往其負氣如此先生爲人白皙美鬢戲戴笠望之若風塵外人宜秋長身挺然稜稜瘦骨衣外可捫也長先生二歲而特健先生病時往省之然其卒先五月先生卒以九月八日年七十六惟一女族凋盡竟無後之者弟經紀其喪宜秋尤勞煢惟一老妻可悲也宜秋篆刻師王寄亭先生具體而微先生畫無所師興至潑墨有米倪遺趣里中時時乞之他日當有傳者然此小道豈足爲先生重哉

論曰雪樵與宜秋同志操窮獨又同傳雪樵忍遺宜秋哉同里復有陳漢儒鴻善寫真趙鴻儀震工楷書雪樵皆交之亦有守而皆無子數子以窮布衣踽踽涼涼里巷間習焉不甚重由今以觀可不謂狷者哉士固有被褐而懷玉者而人目不能見微徒以爲褐之父耳噫

右傳顧成志撰

吳直

自望溪宗伯海峯先生以文章名天下而世之言古文者必推桐城然吾桐當日有與方劉頡頡而世不盡知者則爲吳生甫先生先生於海峯爲師於望溪爲中表其天資穎絕過目卽能成誦所爲文磅礴暢達曲盡其意然秉性迂僻不合於世雖以望溪之盛名碩學先生視之猶以爲不可意也而望溪先生極重先生之文先生通音律好游覽自爲諸生後卽徧歷四方北至關外以洩胷中之奇決意不應制舉強之中乾隆丙辰鄉試然終其身亦未嘗試禮部也當乾隆中葉劉海峯先生始以古文爲時文寶東皋閣學應之其體則取之震川其氣則取史漢八家其義則取六經以

及宋五子尊之曰四書文而不敢目爲時藝厥後工此藝者海內則陳伯思昆季吾鄉則姚惜抱先生然其初實自先生發之也先生旣無意仕進晚乃屏坐一室沈潛義理其於四子實有心得所以發明疑義者已有成書其文自成一家之言學不及望溪之醇厚而才過之才不如海峯之宏肆而學勝之蓋兼有方劉之長而但未覺造其極也其辭雖不免刻意求工而思力之矯變議論之卓犖確乎其可傳而決不能湮滅者也海峯先生於先生文每篇各爲識跋將欲表章以傳於世惜身未通顯不能遂其志今先生沒五十年矣望溪文集旣爲天下宗法海峯先生雖未達文亦盛行於世獨先生知之者鮮余故爲論次以見吾桐文章宗派之淵

源且不忍先生苦心孤詣之無傳也先生名直字景良號井遷一號生甫所居在桐之南世爲高店吳氏

贊曰吾聞諸長老云先生游京師時孫文定公盧雅兩先生微服出集市樓相與論經史之疑及論孟之意義適先生飲酒樓下聞之撫案大笑以爲誤二公驚愕迎至樓上問之先生具爲道其所以失者且條辨疑義以答其問二公欽歎無已各欲延致卒隨盧公至揚州所以資贈者甚厚然先生旣無志進取又不事生理故遂坎軻以終而不能自振也夫窮經將以有用也先生之學行如彼而所遭如此惜哉

右傳劉開撰

不
行
月
其
在
才
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十一

金農 羅聘 方薰

錢塘布衣金壽門名農號冬心性通峭工詩有冬心先生集中歲
爲汗漫游徧走齊魯燕趙秦晉楚粵卒無所遇而歸晚寓揚州賣
書畫以自給其書出入楷隸本之天發神識碑而畫梅尤工嘗以
十六幅贈青浦王侍郎述庵仁和陳給事寶所見而賞之攜去累
月不歸述庵索之寶所笑曰我以是爲性命矣而可還乎其爲名
流所矜惜如此寶所有弟日用儀亦工畫述庵有三泖漁莊圖一
時海內知名之士咸有題詠其圖用儀所爲也用儀名鴻賓錢塘
縣學生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壽門好古力學工詩文精鑒賞好游客維揚最久初寫竹師石室
老人號稽留山民繼畫梅師白玉蟾號昔邪居士又畫馬自謂得
曹韓法近寫佛像號心出家庵粥飯僧其布置花木奇柯異葉設
色尤異非復塵世間所覩蓋皆意爲之問之則曰貝多龍巢之類
也

右畫徵續錄張庚撰

冬心性情逋峭世多以迂怪目之然遇同志者未嘗不熙怡自適
也晚寓揚州售書畫以自給書出入楷隸本之國山及天發神識
兩碑畫梅尤工頗自矜許然爲揮洒者多至十餘幅今廣陵武林
收藏書畫家或未能有此也

右蒲褐山房詩話王昶撰

壽門構前江後山書堂中貯經籍圖史有冬心集手錄付女兒收
藏題五絕句有云卷帙編完白髮疎中郎有女好收儲帽箱剝落
經籙憇莫損嚴家餓隸書

右槐塘詩話汪沆撰

壽門不事生產寄食維揚幾二十年賣文所得歲計千金隨手散
去後客死揚州

右兩浙輶軒錄張維屏錄

余舉長興孝廉丁凝格於省試後復爲覺羅閣學吳拜薦於朝
又被落亦命也歸安姚秀才世鈺錢塘金農皆不應辟人多惜之

右稗勺鮑鈺撰

冬心先生嗜奇好古收儲金石之文不下千卷足跡半天下詩格高簡非凡近所躋分隸獨絕一時

右詞科餘話杭世駿撰

羅聘

揚州羅遜夫名聘號兩峯喜爲小詩師事杭州金冬心學畫有名兩峯好游足跡半天下所至輒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好釋氏書通禪理嘗夢入一寺榜曰花之寺髣髴前生卽其主僧後遂號花之寺僧鐫印識之所著有香葉草堂詩一卷錢塘吳穀人祭酒爲序而傳之兩峯以嘉慶四年七月卒年六十有七妻方氏名婉儀號

白蓮安徽歙縣人亦能詩著有白蓮半格詩行世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兩峯爲冬心先生弟子畫入高格尤喜畫鬼有鬼趣圖爲時所重詩亦得超然物外之致余時過重甯寺爲純廟祝釐地其畫壁至今猶在蓋醮商持數百金延請兩峯所作述庵司寇謂其畫大阿羅漢及摩訶薩各像足與崔青蚘陳章侯上下洵不誣也

右寄心盦詩話符葆森撰

兩峯爲金壽門弟子能畫尤工梅生有異稟目見鬼物久之成鬼趣圖殊形異狀宛然吳道子地獄變相又如讀五王樓炭經也其寫大阿羅漢及摩訶薩各像足與崔青蚘陳章侯上下又能詩好

游山通佛理游京師最久垂老歸揚州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方薰

方薰字蘭士號樗盒詩畫見重於世著有詩八卷詞二卷詩話二卷論書二卷論畫二卷

右兩浙輶軒錄張維屏錄

丁敬

隱君名敬字敬身號鈍丁自稱龍泓山人家在候潮門外鄰保皆野人也釀麴蘖自給身廁傭販未嘗自異顧好金石之文窮巖絕壁披荆榛剝苔蘚手自摹搨證以志傳著武林金石錄分隸皆入古而於篆尤篤嗜嘯堂集古吾邱學古兼入其室非性命之契不能得其一字也秦漢銅器宋元名跡入手卽辨性耽羣籍家貧不能出重貲購買門攤市集眼光所注無畱良焉小樓三楹屨屐滿室叢殘不復整理皆異冊也上以棲諸子恣其弦誦下以酬接賓客客至輒止不聽去果餌雜進腥熟並陳老母恆質貸以佐之孺子寒餓不計也詩學其所專長布衣金農相距一雞飛之舍與之

齊名美辭秀異敬或不及鋪陳終始豪放不可羈縲農不能逮也
寒人張沅字畏廬號敝邱老棲荒江之上兀傲自負敬與酬和疊
險韻至無算而氣不竭故談藝者以城南爲詩國閒房冷剝青林
丹嶂之區足跡無不到題詠無不及也鄰人不戒災及其廬所收
蓄頃刻皆盡而樓亦燼焉不自聊與人羣處輒隙末意所不可輒
媢罵累日夕不肯休余與梁翰編啟心每嘲弄之以深契故得不
怒方制府觀承愛其鐵筆媚制府者欲得其一二方通意指而惡
聲殷牆屋驚而逸去江苑卿眷慕其詩將之武林以幣贄謝勿與
通眷亦畏其鋒瑟縮不敢進晚買宅於張紗街將遷矣而以母柩
先往親串有以不吉告者勿爲動曰吾母不及見也未幾竟死此

宅有三子健與傳皆諸生健爲余女夫傳從上元謝野臣學麻算
少子曰侄亦能詩而入分得父家法

右傳杭世駿撰

敬身居近江干賣米自給遺文醫翰儲蓄甚富幽巖古寺經幢葬
碣椎拓殆徧著武林金石錄

右詞科餘話杭世駿撰

敬住家江干少不習舉子業年甫冠始折節讀書爲詩造語奇曠
好金石文字窮巖絕壁手自摹拓證以志傳著武林金石錄分隸
皆入古而於篆尤篤善摹印然非性命之契不能得一字

右杭州府志符葆森錄

過春山 沙維杓 張崑南

過湖雲名春山吳縣諸生家居近市性愛邱樊與沙斗初張崑南
諸人爲友博通經史尤精於新舊唐書嘗爲補遺糾誤未及成而
卒惠徵君定宇極稱之卒時年甫二十有九詩宗劉脊虛王昌齡
自出清襟不由襲取著有湘雲遺藁沙斗初名維杓長洲人與張
崑南同居下津橋自號兩布衣斗初長髯巨額時作悲歌如酒豪
劍客崑南豐頤紅頰神情怡曠好彈琴隱於醫兩人性情好尙不
同然深相得也斗初著有耕道堂集崑南著鶴健堂詩鈔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溫廷鈞

樵水詩名伏僨偶而余交樵水以擊過作一事涉一筆樵水心所
不直於余者未嘗不言之雖余於樵水亦然計六七歲中相見疏
不及旬旬有九日不見而樵水卒樵水姓溫名廷鈞字右衡樵水
其別號也祖籍浙之長興高祖美如遷仁和祖士芳父世謙世業
儒樵水生及晬姆厭其曠置其祖膝上季父世珍讀書其側曠遽
止遽領穎爲讀書狀已乃伊吾成聲日爲常五歲其季父語以讀
書樂則欣然偕白其祖就鄰塾記誦之捷常兼他童子年十五入
邑庠二十赴省試貢於成均其學業始嗜詞賦熟精於文選所作
又手立就奇字爛如觀者鬼目才名播一時久之乃謂所業弗善

取六經三史熟之條其疑義作古今體詩文率行以唐宋大家法
雖應試不易也雖躓不悔也嘗語其游曰讀書不第自不折閱不
汲汲於經史而以免園冊子老乎同里陳翁寅以窮經論史爲業
名流就考問者日無虛於樵水學業交勛特厚翁年倍樵水矣而
相得如等夷每著經說必俟其過從商校竟日每詠史必索和焉
翁故不敢以世俗翕翕諛謬引重者待樵水也樵水性貞介氣清
可畏與人偏偏自將無詭隨習居常不苟譽人譽之者不中其實
所恚也能詩名旣流於人人有不相識者熟其句津津於其鍾字
之工樵水則直前置詰面折之則又告以學詩之法人以是多望
之見其來稍稍引去然於儕輩中語崖岸嶄然之行則莫不推樵

水第一語能詩之才之浮於名者則莫不推樵水第一年二十八
病心耗血卒卒前三日猶寓書陳翁論韓詩商頌說翁議刊其遺
藁屬其季父蒐輯於其家苦散佚不多有烏庠斬其年復忌其文
哉

論曰錐銛銛先挫刀錯錯先靡以樵水之學之行而短命死其信
然耶俗學詭行非壽券也其幸而壽視樵水孰得孰失耶

右傳蔣師煥撰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a non-Latin script.

E

文自炳 陳炯

文自炳字虎章攸人乾隆朝貢生有東洲文彙

攸志自炳讀書主析理不喜摭拾馳騁繼其師易蛟門教授城東
介庵垂三十年生平言動不苟子舒璣舒理俱舉人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陳炯

陳炯字範哲號淡軒攸人諸生有凸亭書屋文集

攸志炯時藝規撫明人兼工詩古文詞子啟疇肄業麓山羅鴻臚
見炯文歎爲名作後輓以聯云龍谿道脈嗟流輩華嶠仙蹤悵斷
雲可髣髴其梗槩矣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俞琨

俞琨原名璟字企唐海鹽人吏部侍郎兆晟孫兆晟去官後卜居無錫琨幼英敏目十行下稍長詩賦書畫無不入妙而畫尤能入宋元人室高才不遇侘傺矢志以終

右傳秦瀛撰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a thick black border. Inside the border,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12 vertical lines that divide the space into columns of varying widths. The table is currently empty of any text or data.

183-408

李懷民

先生早孤與兩弟蓮塘少鶴相師友與少鶴依張爲主客圖例蒐集元和以後諸家五律詩辨其體格奉張籍賈島爲主朱慶餘李洞以下客焉名曰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

右 國朝山左詩續鈔張維屏錄

李石桐曰余讀貞元以後近體詩稱量其體格得兩派焉一派張水部天然明麗不事雕鏤而氣味近道學之可以除躁妄祛矯飾一派賈長江力求嶮奧不吝心思而氣骨凌霄學之可以屏浮靡卻熟俗子每欲聚諸家分承兩派訂成一書嫌於枘始或驚俗目喜得張爲主客圖本鍾氏孔門用詩之意而推廣之謹依其制尊

水部長江爲主而入室升堂及門以次及焉

前輩謂學選體者讀初唐學盛唐者看中晚中晚人得盛唐之精髓無宋人之流弊

天地間文章祇在當前搜得出便成至文梅宛陵曰發難顯之情於當前畱不盡之意於言外二語實盡古今詩法

右重訂主客圖張維屏錄

石桐先生生於漁洋秋谷之後而能自關町畦獨標宗旨可謂岸然自異不肖隨人步趨者其五言樸而腴淡而永苦思而不見痕迹用力而歸於自然五字中含不出之意五字外有不盡之音粗人觀之乃曰易易蓋未知此中甘苦也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撰

按李先生名憲聖以字行號十
桐又號石桐山東高密人諸生

有十桐

草堂集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撰

卷四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top right margin, possibly a title or page number, written vertically.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r characters in the right margin.

秦增

君姓秦名增字損之號懲齋幼失恃尊甫受五公命其就養於伯兄嫂君事伯兄禹平如事父事嫂氏如母人稱爲孝弟性成稍長從仲兄定之學日數行下誦讀之聲大而遠若洪鐘撞而瓦釜息諸同塾敬憚之爲文章具奇氣應童子試未售益自刻苦臨文構思漸覺艱澀鄱縣羅公卓然笑曰此奔軼絕塵材也東之則蹶時爲康熙癸巳 聖祖仁皇帝萬壽大湖南北百官齊集呼嵩南嶽備極華麗命君往而縱觀凡一月歸而文思沛若江河又二年河南葛黼皇先生來宰衡山大興文教延陳際虞先生掌教文峯書院從者近百人君來學冠其曹葛先生每單騎至書院攜酒榼與

陳先生講學論文問門下士誰優陳先生舉君與聶燾對葛先生呼而面試賞以果餌自是君與聶燾益加友善院中生異之至爲語曰交不滅秦與聶交有神聶與秦兩人者時誦其語以相勉勵君謂聶燾曰作人作文惟有一字曰氣而已人無氣爲死人文無氣爲死文昌黎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吾自游南嶽歸悟得作文短長高下四字吾讀古人文字不費思索惟就其短長高下讀之使吾聲之短長高下與作者相應氣敗卽止不爲苦吟吾自作文但稱吾氣之所至未嘗規規然摹倣古人之短長高下以爲之而時暗與之合聶燾師其言其後學使命題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

不爲無勇也。最熾曰：此秦增得意題，必有發揮，必售榜出，果驗。然卒困於棘間，爲諸生數十年，屢赴鄉試，見屏人，咸爲惜。而君訖不以此挫其氣，其爲人耿介自矢，以樹品存心爲先，務見無禮者，斥之重然諾，輕施予野老片長，可錄亦與之談論，娓娓或共飲歡笑。至於輕浮士子，矜文采，夸富貴，絕不與近，亦無有敢近之者。教授生徒，遠邇帖服。舉子二長名驥，次名駒，皆遵君教，駒讀書酷肖君。最熾許以女妻之，未嫁而女妖駒，嗣入學先君，卒君年六十有幾。有文集藏家。

論曰：懲齋浩氣孤行，挹厥丰裁，頑廉懦立，蓋其壯哉。而其接引善類，孳孳然不啻飢渴，又何虛也。生平交游曰：陳天佑、聶燾、李元饒。

開懋四子者先後授科名食文字報懲齋獨以諸生老命也夫萬
一得志於時出其所蘊辨別淑慝砥柱波瀾與東漢諸賢激濁揚
清相比烈雖李元禮范孟博無以過之

右傳聶燕撰

余鵬翀

余鵬翀字少雲上舍生師大興朱筠百氏傳記一覽不忘發爲歌詩有雄厲魁傑之氣卒年二十八有雜著若干卷其友武億良錄之上元孫星衍嘗與黃景仁王復巖長明吳泰來汪中並稱之卽鵬翀之詩可知矣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 row.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in the cells. The header text is written vertically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183	418								

施炯

施炯字葆光號竹田昆明人布衣工詩其七言酷摹西崑嘗有句
云天街夜月重樓冷深巷秋風落葉多驚秋氣短將軍樹愛月情
多姊妹花風雲高閣低河漢鐙火秋窗見古今其題高峽云層層
露檻都臨水葉葉風帆直到門清麗而有骨

右滇繫小傳師範撰

劉澤長 李衛 馬履

劉澤長字九岳湖南辰谿貢生性恬適雅愛音樂尤善撫琴所操三十餘譜清妙寡和時有劉半仙者與之友善喜聽澤長琴調臨卒乞以琴殉澤長如其言後數月澤長從子遇半仙於途半仙以琴付曰此汝叔琴也當以此免難後澤長因事株連繫獄夜常鼓琴自適當道聞而異之廉得其情乃省釋焉又李衛字德生清泉縣學生工文辭兼好丹青以善畫驟名賦性狷介非其人雖千金弗與也邑令某有惠政衛畫百驪以進酬以金帛不受卒年八十四馬履字坦園芷江人善畫山水尤工人物凡行立坐臥像分寸必求合度有撚髭微吟者有掀髯狂嘯者紙上有聲更善摹漁家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十一

五

風景柴門隴網紅樹賣鱸野意浮於釣艇閒

右傳李元度撰

林元

醫與詩分道而馳各有所難能兼之者古無其人也啟元子王砮
爲少陵內弟而未嘗許其能詩劉守真張潔古王海藏李東垣朱
丹溪著書滿家而詩無一字以余所知吾鄉之兼擅者有二焉張
遂辰卿子早謝諸生業業醫自給所居至以名巷蓬門白下諸編
氣高體潔清流之望歸焉陸圻講山名冠西泠十子以黨禍避跡
吳中謁病者如市陳處士引倩采菽堂論詩提唱風雅士論翕然
著錄盧號易之門不得其活人之術信矣能兼之者之難也海甯
林元字阮林其伯祖大文判太醫院 世宗在潛邸嘗令其療閣
徵君百詩之疾名著儒林大文以醫顯而其弟鴻暹官陳州牧卽

君之祖也考諱世俊雲南永昌府太守君十齡而隨官陳州又六年而侍父往永昌二十而奉永昌之諱未幾而陳州之訃亦至自滇至豫崎嶇萬里克襄大事其識定其膽堅也歸里踰年而母氏吳恭人又卒哀毀之餘卜地於黃鶴峯下葬其兩世堂斧削成松楸行列人咸慶永昌有孝子陳州有順孫也旋以墓近杭州遷家會城癸丑之秋余自京歸里與結湖山之社曠黑至君舍卽止宿雞黍之供咄嗟而辦捶琴刻燭未嘗不達曙也君詩清深有理致拔奇於韓鏗洵炳煜淺衷者嚮焉深心者喻其甘苦也性通倪不問家人生事偶營什一輒被欺給婚弱弟嫁孤妹屏當箱篋先人宦橐罄矣輒思以賣藝償還其故物余爲曹邱游說百篇之秀句

不能博一餅之金生計大困素難向所熟習張仲景巢元方兩家
之書橫豎穿穴啟其祕鑰此卽君囊底之智也非甚危急之證不
肯妄詣人時俗工林列以李士材張景岳爲枕祕而君所切究者
皆華陀褚澄孫思邈許叔微唐以前之書與語輒舌咋頸縮處方
量藥爲羣醫所側目以故道貴而術不廣余以君清思決之而知
君之於醫真金匱之真言而玉機之微義也張卿子陸講山而後
得君而鼎峙矣大宅驚於人屢徙皆不稱意孫君隱谷嘗濟君於
阨而又前死汪編修韓門遠游保定余畱滯廣陵獨倡無和妾頑
而嗜酒拂鬱之事間見層出腹脹如鼓堅不可摩病十四日而遂
卒乾隆歲在丙戌六月七日也年僅五十有八書潤屋橐老眉集

其詩也讀書識字錄意藥餘輝文選難字其雜著也醫學精蘊叢書方歌袖鏡醫門撮要醫學辨難其醫術也兼工寫生山水花鳥皆入逸品娶於王先卒一子名霖明年某月日葬君於臨平山之鮑家渡來乞銘銘曰

天元玉冊上古所傳四言肇始先三百篇非雅非頌妙得言詮後有作者莫或尙焉惟詩與醫其途本合天師少師各著問荅或昧其源妄肆噂沓方心拙辭品類遂雜極命草木游心黃義是惟詩伯乃可爲醫洞見瘕結洗腸刮肌是惟良醫乃可爲詩維長林子家以醫顯改而說詩知言之選吁嗟道衰世無和扁靈蘭玉版待子而闡胡君十全而不自謀神達理舛鬼與命仇鮑家之渡有土

一邱夜臺寂寞無人倡酬

右墓碣杭世駿撰

國朝詩林類卷之六

五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七目錄

文藝十五

袁景輅

顧我魯

尹辰

蔣重光

邊壽民 陸竹民

周白民

程茂

張大受

吳煥文

彭紹升

孫壽

董鈺

劉鳴玉 郭毓

茅逸

艾啟蒙

梁泉

吳閻

王模

涂瑞

過臨汾

戴綸恩

王艾山

吳櫟

張德安

彭孚
王本遠

文瑞成
羅瓊章

黃昭著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文藝十五

袁景輅

吾里在吳江縣治之東舟行可十里四周皆大澤環之如帶其中
林木掩映港汊蟠曲行近里許猶不見居人屋舍已而帆迴路轉
則千家煙火忽呈於前咸謂其地深秀宜生偉人而求之往昔或
不少槩見以吾黨耳目所及則詩人袁樸村先生庶幾足以當之
先生少爲邑諸生有聲然不屑意舉子業一試於有司不得志卽
棄帖括而生平學植皆用以資爲詩當是時長洲沈歸愚宗伯致

政家居方以詩訓後學先生故嘗從學於是乃與同志者陳易門
毓升芝房毓咸顧蔚雲汝敬東巖我魯王北溪元文暨從兄竹軒
益之日夜相切劘爲詩以就正於宗伯所爲竹溪七子社也先是
里中雖多業儒者而所志不過科第自令甲所頒五經四子書外
莫肯旁涉他書至於詩歌尤以爲非急務卽閒有一二作者獨唱
無和亦未能轉移習俗自先生勗建詩社所業日工名譽日起四
方文士往往造廬願交敦槃之盛固已振耀閭里而宗伯位尊望
重顧盼足以輕重人時軒車過先生家則延頸於途翹足於戶者
逡巡莫敢自通而先生與諸詩人奉几撰杖從容請業其側殆不
啻登天然由是後生小子稍知向學皆求列乎七子之門牆轉輾

師承里中詩教遂以大盛夫以吾里土地之秀且素稱多士而前此莫爲倡率多沈溺於俗學而爲鄉人然則吾黨幸生今日而得竊窺風雅嚶嚶然自命詩人者其可不知所自耶獨恨天不假年先生以中道沒詩社遂散久之七子者或相繼沒或老病且窮或以事奔走於四方因歎詩人之壽考富貴若歸愚宗伯者固其得天獨厚而不可以屢邀然宗伯當時爲海內宗師者數十年而沒世以後聲望不無少衰卽向之親受業其門者亦或見異而遷罕能終守師說而先生以布衣之士爲教一鄉身沒且三十年而後進稱詩者猶必推本於竹溪詩社以明宗派然則謂宗伯之教得先生而後傳之久遠可也先生其可以不恨先生二子棠鴻先生

沒時皆在韶黻後乃與予共師事顧蔚雲先生而受詩法焉嗚呼先生以詩嘉惠後進而予卽以能詩世其家且得當時共事之人以成就之食報亦可云不爽矣歲乙卯棠與鴻將卜宅兆以葬先生而以誌銘屬余先生生平行誼有易門蔚雲兩先生各爲立傳甚詳其言視余小子爲可徵信故不贅述而獨舉其振興詩教之功以著於篇先生名景輅字質中姓袁氏樸村其自號也生於雍正二年某月某日沒於乾隆三十二年閏七月七日得年四十有四所著小桐廬詩藁十卷選輯松陵詩徵三十卷行於世娶費氏繼娶沈氏筵室馬氏子二長棠次鴻女四長適范次適吳次適蔣次適陳陳氏壻名變亦能詩銘曰

竹溪詩教昌松陵七子結社尊主盟中年歿謝咸涕零所賴賢子
能嗣興馬鬣峯高如詩名墓松風過聞吟聲

右墓誌銘朱春生撰

RECEIVED

--	--	--	--	--	--	--	--	--	--

183-436

顧我魯

東巖先生詩人也窮士也孝友誠篤人也先生存日凡相識者皆知之今先生沒且二十年同時親故零落殆盡而令子後長集其遺詩屬余刪訂將以付梓先生之詩傳矣窮固不足道而孝友之意亦可於詩中髣髴見之然先生以孝友誠篤而其詩愈工亦卽以是而其窮愈甚此則先生當日所不欲言其子今日又不能言且不敢言而惟予知狀不可不爲文以傳之也先生名我魯字瞻泰姓顧氏東巖其號也少爲邑諸生有聲而所學尤長於詩嘗與同志袁樸村等七人共結竹谿詩社旣而出遊適燕適晉又適楚得江山之助詩興益豪詩境亦日進同人皆歎服以爲莫能及顧

其詩之所以獨絕者亦不盡關遊歷而仍於門以內得之蓋先生
生有至性事父母及祖母皆盡孝而篤愛其弟殆不啻慈母之於
嬰兒是以卽事興懷每於倫常之際三致意焉卽登臨弔古應酬
讌會之什亦覺忠厚悱惻溢於言表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已而其弟出後世父意漸自外於先生會先生客蔚州而里之人
有自蔚州來者言南中食物至彼皆倍其價弟思獲厚利捆載而
往然不得貿易要領既至賈用不售則以委之先生謂其值百金
皆質婦匱中物非得倍稱息則慚其婦不能歸先生竭蹶措百金
與之而弟必欲取盈二百金無見錢卽籍記之以俟異日先生素
稔其畏婦唯唯聽之其後數年先生自蔚州歸弟婦遽謂先生凡

貸錢者月取二分息踰三歲卽子本相伴今此百金已踰十載爲子本相伴者三計當八百金矣於是罄資裝不足以償婦日搏膺謀呼時太夫人猶在堂不堪其擾先生乃以所居室立券付弟而奉母別居然猶謂屋小未足抵八百金之數衣飾器皿恣所攫取故先生移居之日家具蕭然見者皆爲太息時袁湘湄爲書帖曰長物祇餘詩一卷寄居聊借屋三間又方家難作時顧蔚雲先生贈詩有早識訟師由飲食疊書忍字保彝倫之句皆實錄也嗚呼古來以兄而讓產於弟如卜式辭包又或遭傲弟而不失其愛如牛宏周顛皆爲史冊所豔稱乃先生徒以弟婦悍戾欲免其弟之交謫遂至不名一錢而盡占其室廬惟命并取其室中之藏使罄

身而出亦惟命甚且使之呼服謝罪對眾矢言謂己實負弟弟不
負兄亦惟命此不特今世所稀聞卽於古亦不少槩見矣然先生
不惟不怒其弟且甚憐之謂其出於不得已有時遇弟則極口慰
藉謂爾無介意吾終不以身外物損我手足情也久之弟婦死而
所得先生之屋出賃於人者適餘數椽仍招先生入居之先生卽
欣然往徧告同人以天屬復完足見弟終愛我旣而所取賃屋之
資乃視他人有加焉然後知其向之任婦所爲不敢出一言者實
亦利其如此可以併兄之產而先生於播遷之後復得與弟比屋
居卽已大喜過望絕不計此屋之本爲己有不當以重值賃也嗚
呼天壤間乃竟有先生而復有先生之弟哉後長之生也晚先生

沒時方十餘歲煢煢孤露不免飢寒比長爲句讀師稍可自給今乃約身而謀梓遺橐亦可以爲難矣而先生之弟爲其子逋蕩盡喪資財屋亦出售他姓讓產者窮爭產者亦窮并產皆銷歸烏有而惟此一卷詩強者不能以氣力攫巧者不能以心計取迄今讀之猶想見先生之風流餘韻物之可久莫過於此吾黨區區計財產之得失而爲先生不平者殊自愧所見之淺矣先生詩佇興而作篇什本不甚多又屢經遷徙大半散逸故所存止此然一句一字具有真意以視彼酬應冗長者其品相懸萬萬固不必存乎見少之意也

右小傳朱春生撰

西曆一千九百零九年

八

尹辰

先生諱辰字人龍號瑤樞雍正乙卯以縣首補郡庠旋食餼乾隆丙戌膺歲貢世居潭邑之十總大父諱某父諱某皆讀書有學術行義於鄉中湘之人稱世有隱德焉先生生而孝友質直厚重不苟訾笑居常正衣冠端作止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莫不遇之以誠遠近執經請者數百計多所成就絕無矯戾炫飾之態惟禮貌稍衰則去之鄉之中知有師道尊嚴者賴先生矣聖賢精理苦志玩索心自得之得則發之於言筆之於書無非仁義中正之旨生平文最富詩次之顏其橐曰求心堂謂以已之心求符合乎聖賢之心而已矣遇不遇弗計也鄉之中知立言貴明道而不屑屑於隨

時俯仰者賴先生矣食貧守約一介必嚴嘗誦子思子言曰不取於人之謂富不辱於人之謂貴吾見人世所謂富貴者亦苦矣數十年來與子鄰居相望登其堂婦子家人怡然自得其親族中亦有老而無歸者恆生養死葬之卒不見有艱難窘迫之一日人或_有以艱難窘迫相嘗者輒面發赤而若將浼此何如其自潔也平居非其有者固不受間亦有知交投贈轉致怪而不相往來者先生之風豈不足以廉頑起懦哉吁得爲者爲之不得爲者胥聽之聽之二字爲先生一生得力處子愧淺見寡聞辱先生以知言謬許風晨月夕兩不能忘因得習聞斯道知所由來者良不易也會妄撰聽之歌一闋以爲壽固不足揄揚什一誠亦有不能自己於

中者今往矣鄉之中稱有道仁人者必首推云則先生之所得亦
可謂不徒然已矣先生生於康熙壬午二月初四日於乾隆戊子
三月十三日卒元配陳孺人生女二長適楊某次適王某繼娶陳
孺人生子一名澍字時霖有聲膠庠皆先生所自教孫三作樛作
楷作棣幼業儒先生當病劇未嘗一日或廢書與談聖賢風化事
輒娓娓不倦容顏如無病狀比瀕危之先一日尙然其秉性剛毅
天成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先生有焉

右傳羅健亨撰

蔣重光

君諱重光字子宣世居蘇州長洲縣曾祖諱垣縣學生祖諱之遠以元孫元益貴 贈兵部侍郎考諱文原廩生貢太學生六子君其第五也少有異稟既長爲諸生恂恂安雅敦孝弟好讀書諸兄弟既析居獨君侍膝下盡色養暨親考終喪祭無違禮事師沈文愨公甚謹一時同門諸名士交相引重切劘文術益自奮於學屢試南北聞不售中年杜門博收遺書參互稽攷著述日益富乾隆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館徵四方書時君已下世子曾營檢君所審定祕書百種進 御 天子嘉之 敕賜佩文韻府一部親製七言詩書所進職官分紀之首美其好古復惜其不遇人莫不榮

君之遭而因以羨君之有子也予嘗攷自古藏書之家網羅薈萃殫精畢力不啻出汗牛而處充棟矣顧一二傳後散亡磨滅不可復紀獨增好事者慨惜而已君以按討之勤沒世而下名聞 九重至爲咨嗟褒賞光被來葉其視古人幸不幸何如也君晚而病瘳偃臥牀簀閒日觀書不輟性好施每分所餘以周貧族族孫基少孤貧延之學舍與諸子等課之已而成進士所著集及古今詞選若干卷藏於家其卒以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廿四日年六十有一 贈奉直大夫布政司經歷配趙宜人繼張宜人皆前卒子四人曾舉太學生早天曾營候選布政司經歷曾營早天曾榮府學生孫十人元城元埇皆諸生元坤元塙元壩元達元載元封

元基諸孤將以四十一年九月五日葬君於元和北洋涇之新阡以兩宜人祔先期來乞銘啟豐與君兄子應焯同年舉鄉試又與君服屬子姓互爲姻婭知君審遂爲之銘銘曰

蔣之得姓著於宏農風高三徑求羊是從士也懷才何傷不遇南面百城詠歌旦莫樂天知命有疾無憂薨華一旦令聞千秋非財是崇惟德庇族易占積善詩歌式穀蘊之篤之昌祚是詒庭闈秩秩章服施施孺染門才翩然鵲起貢書明堂榮光如綺松楸鬱鬱北洋之原堂封孔固世德無諼

右墓誌銘彭啟豐撰

日本書紀卷之八

十

邊壽民 陸竹民 周白民

三民者山陽邊壽民陸竹民周白民也白民博學強記文義深醇以六經爲根柢有藝其業者試必冠軍多掇高魁而白民老而不第鬢髮蒼白雙瞳紫光築書爲城煮字爲糧壯心未降人爲太息乾隆丙辰舉鴻博固辭辛未舉明經則又辭論者惜其矯竹民壽民曰矯周郎者非知我周郎者也且爲我兩人煙水交耳淮之城有渠貫其中白民宅其西每當風光月霽時輒挈小舟溯北關而東過橋叩柳下板扉呼竹民同舟刺篙入蘆灣行里許南轉水澄碧而寬有草亭扁曰蓮葉仙舟壽民畫蘆雁處也土階積苔座無俗客壽民嘗謂客曰俗蓋有二粗俗可耐文俗難忍客曰粗俗則

身知矣文亦有俗乎壽民曰姑舉其略古也而餽今也而油贊言
若疣套言若毬佯問若搜強辨若咻假視側睥假聽點頭足恭意
偷自高氣浮釣名勝鉤刺利勝牙步如曳牛坐如鎖猴言未既客
瞿然自顧而嚙曰有是哉文者殆難免乎壽民自號葦閒居士性
愛客客至取書易酒舉箸無費揮塵無忌嘗告余曰所沽者酒耳
所賒者有四梅有月則賒鶴桃有雨則賒鶯荷有風則賒鷺蘆有
雪則賒雁竹民獨時時造之竹民善息機養和逍遙觀化以樂其
志虛中無競榮辱毀譽怡然若忘接之者不復知人世有炎涼態
朱石溪爲之語曰富貴浮雲有陸君大隱城市有邊子冠冕南邦
有周郎三民者非凡民也白雲教授曰余作此記十餘年已失其

棄乾隆戊子春正月詩弟子張玉齋檢得之寄墨畊琴莊刻入華陽散棄中外有記甯溪記訥齋二篇竟無存者甯溪歿已十數年訥齋近入旬隱於嘉山不相見二十年矣余將渡江南歸約重會於鄭癡庵天花莊與小埽花荆振翔傲蘭亭修禊事也

右三民合記史震林撰

按邊周二先生名見後陸先生名待考

邊維祺

邊頤公壽民一名維祺字漸僧山陽秀才工畫雁鄭板橋詩云畫雁分明見雁鳴
縑緗颯颯荻蘆聲
筆頭何限秋風冷
盡是關山離別情
古檀詩話○按板橋集邊先生名維祺字頤公一字壽民

邊頤公以蘆雁得名而筆墨之妙不在此見小涓川所藏清具冊

文藝十五

甚有別趣用淡墨乾筆皴擦而成未嘗溲以膏也余有句云頤公

譜清具書畫煙雲幻相逢耳食人祇說邊蘆雁 百幅庵畫寄

邊壽民字頤公淮安人善潑墨寫蘆雁江淮閒頗有聲譽嘗語其

友人王孟亭曰我以畫為活今年六十老將至矣為置一篋外圓

丙方虛其腹封而竅之及吾手能為時得佳者入竅而實諸以備

吾老名弄篋孟亭為文記之同時有張兩者亦江北人亦能潑墨

畫徵續錄○墨香按張雨後改名雨森
經之子也曾供奉內廷畫筆甚佳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周振采

先生名振采晚自號菘畦海內言時文者無不知有山陽周白民

先生白民其字也先生性孝友幼卽端謹好學得祖父歡年十五入郡學試必冠其曹困躓棘闡者數十年竟以選貢老然淮海言經學品行彷彿古人者必曰先生初家豐裕弟瞽聽讒言求析居先生悉推產與之後弟產屢破時賙贖之撫猶子如己子先世有孝子思親樓事載府志先生購遺趾建家廟奉孝子耐族黨義之生平樸誠恬淡視勢利聲華得失毀譽人情欣戚百變泊如也與人交人皆服爲飲醇至於節行之大一意孤行毅然不可奪尹公博野嘗稱曰進止不愧儒者近世文人中罕見自幼至老寢食書卷中研精覃思自標清醇一格於前明章羅陳艾之外凡數百篇方公望溪稱之至不容口方朴山先生曰白民經學不必盡逮古

人而能到古人之所不到其於史不喜觀大意而心解處出人意
表乃適得人意中士林以爲確論白民選貢後督撫以孝廉鴻詞
及經學三舉應 詔皆不就家居待選教職自訂其已刻文存數
十篇卒年七十

右小傳齊召南撰

程茂

先生姓程氏名茂字尊江先世新安人系籍淮安之安東先生生而岐嶷好讀書九經百家諸史漢唐宋以來詩文名集窮覽鉤貫曲得其條序挾隨而滄其精家故素封然多好文學者叔父爽林先生爲名孝廉叔父水南先生文章聲譽播海內有園在淮之珠湖爲前明張氏曲江樓故趾購而新之名曰柳衣延致江浙耆儒方文翰蔣東委徐笠山王雲衢宰皆箝林及淮之周白民邱庸謹劉萬資兄弟相與晨夕淬厲文譙爲一時之盛於時曲江樓課藝名天下先生以從子廁諸叔父間外內師友目染神會學益以進補安東博士弟子員貢入太學桐城方望溪先生於文章不妄許

可獨袖先生文至朝堂示僚友曰此程尊江文也吾無聞然矣北
平鍾勵暇篤學踐行嚴於取友獨心折先生曰尊江古人也遂爲
其子聘先生女先生旣屢躋場屋慨然思歸築園曲江樓之南曰
晚甘園日種樹課書其中海內文士泊船淮陰城外必過訪先生
折衷論辨上下今古窮日夜勿倦而家道益折閱先生夷然自得
不顧也其學於古文最深詩縱橫排奐得杜韓之遺其遇人無貴
賤疏近皆粹然以和示以詩文朗誦數過悉得其所自出而稱道
之使人心屢及自所著作則脫去畦徑戛戛獨造淺人不能識也
性醇摯篤友愛兄弟皆白首怡怡如童幼時其視友朋若性命急
人之難如恐不及口未嘗臧否人物而區別賢否若鏡之著焉精

鑒賞嗜書畫尤好遊覽遇山水勝處畱連沈吟終日不去時人比
之陶峴倪高士年六十有九卒著吟暉樓遺文三卷晚甘園詩六
卷曲江樓制藝□卷藏於家

論曰先生與余同出歛之岑山里爲祖義公十一世孫雖族兄弟
視嫡屬無間也卒之前夕余往問視猶端坐相向籌余近事欵欵
數十語忘其疾之苦其平居與人之周大率類是儀古式今而卒
乞乞以老死悲夫

右傳程晉芳撰

廣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111

183-460

張大受

張蔚園名大受字若谷一字可之先世自無錫遷常熟其所居瞿文懿公故第也蔚園始生之夕父夢文懿授以筆日以畀而子六歲就傅穎悟絕倫十二卽能詩十三丁母憂日跪木主前誦金剛經三年無間五經博士言先生德堅教授里中蔚園與陶太常正靖嚴觀察有禧俱稱入室弟子益都趙贊善執信來吳中蔚園以詩文請質許爲國士并賦詩書扇贈之十九補太倉州學附生明年試高等補廩膳生時沈編修淑方爲諸生兩人約入山讀書學成乃出未幾蔚園丁父憂沈聯登鄉會榜不果前約以貢入國子監與番禺莊相國有恭同邑孫主事夢達襍被蕭寺以道義相期

勉未嘗持一刺謁貴人門鄉先達蔣文恪公欲延爲子弟師乘小
車往訪屏迹不見累應順天鄉試不獲解復歸里門以教授自給
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卒年七十有一生平所撰述甚富中年燬於
火後其孫夔搜輯遺文爲四卷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吳燭文

先生姓吳氏諱燭文字璞存世居州山爲山陰望族庭有古樸樹人乃稱爲樸庭先生祖諱濬哲康熙壬子舉人內閣中書佐大司馬留村公平廈門軍功加二級晉封賜一品蔭父諱根歲貢生宰玉山安肅兩縣尋乞去君生於康熙丙戌甫三齡隨任信州越十四年讀書安肅縣齋及大令公歸田日君年十有九齡矣明年乙巳補庠生又明年持父喪越五載母劉卒由此杜門力學七年博涉貫穿沛然而放才名動邦國乾隆丁巳始遊京師旣而婦兄商寶意翰林乞外得鎮江郡丞君幡然往依歷海州南康者又四三年壬戌再北征乃入貲太學甲子落解於是來往燕趙間朱

浣桐一蜚嚴海珊遂成浙之聞人也朱守保定嚴宰望都見君其
傾倒嚴以子師君上官重嚴名屢屬爲文章君輒振筆相代由是
制府以下知君名而廉使方公問亭尤相敬禮嗚呼當是時也君
豈不以平生知己能出全力振拔於君者惟方朱兩公爲可恃而
君卒無所遇焉是可悲已一蜚官清河道君撰冀州及五縣志藩
山西君撰太原府志藩直隸君撰順德府志已而問亭官直隸任
方伯時勸君爲幸五臺賦謁孔林賦皆不果獻及官總督又使作
重幸五臺賦及獵趙北口二賦代獻之上命隨輦蹕旋以皇
長子疾回鑾僅邀珍幣之賞而已嗚呼當是時也兩公豈不欲出
其全力振拔於君而君竟無所遇焉是可悲已君敦信義與人交

歷患不移高才博學誨人不倦嗜山水苦吟詠窮達通顯弗擾於心而酒酣把筆氣力縱橫不可一世在南昌日寶意中蜚語勢岌岌君守之不去事旋雪在太原主三立書院有構陷一輩者欲君相助君力拒之且白其罔朱賴以全旣而客天津一時名流納交者如金太守文瀾輩酬唱無虛日嗚呼三十年來其生徒出取名位者纍纍然而君自丙午迄丙子凡八應鄉試卒不售卿大夫以下恆惜焉君二子長璜淹雅宏麗工詩古文詞能紹家學己卯舉京兆試庚辰成進士官戶部雲南司主事封君如其官次書年二十未娶先君卒君自庚辰後縱覽金山金硯嶺懋題上方之勝詩益老橫著樸庭集丙戌就養京邸己丑璜出典澧州至尉氏君

以病卒於旅次時五月九日也辛卯秋楓歸與宜人商氏合窆於越之型塘先塋云

太史氏曰觀詩人遇合蓋有天焉杜甫獻三賦待制集賢院崔鉉進李羣玉詩除校書郎孟浩然及見天子而無所遇方干劉得仁皆以窮死杜牧有奇節洞然天下之事雖放浪一官無有援者人生升沉顯晦之際可勝嘆哉不得於身而得於子如樸庭者猶爲厚幸也夫

右傳蔣士銓撰

彭紹升

尺木居士又號知歸子名紹升字允初大司馬芝庭公之四子也
八齡躡於戶闥損一目早歲舉於鄉乾隆己丑成進士例選知縣
不就生性純厚稟家教讀儒書謹繩尺初慕洛陽賈生之爲人思
有以建白樹功名後讀先儒書遂一志於儒言儒行尤喜陸王之
學及與薛汪二先生游乃閱大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久之歸
心淨土持戒甚嚴好作有爲功德鳩同人施衣施棺恤養放生鄉
人多化之修淨業後一切屏去惟讀古德書閒作漢隸收弄金石
文字嘗謂予曰朱子亦愛金石碑版此論語所謂游於藝非玩物
喪志也治古文言有物而文有則熟於 本朝掌故所著名臣事

狀良吏述儒行述信而有徵卓然可傳於後世論學之文精心密
意紀律森然談禪之作亦擇言爾雅不涉禪門語錄惡習其解大
學格物訓格爲度量本之倉頡篇宋以後儒者自撰詁訓豈知此
哉其讀古本大學一首有裨於經傳文曰大學一書古聖人傳心
之學也傳心之學明明德一言盡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
非在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者還吾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
民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心量所周蕩然無際民視民聽卽吾視聽
民憂民樂卽吾憂樂如明鏡物無不鑑如太虛物無不覆是謂明
明德於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非在外也亦還
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則也見龍无首

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所謂至也故道莫先於知止
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
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是
謂物格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
其心心如其心是謂正心由是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
天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於意不散於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
天下平而其機莫切於知本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而身以知爲本
故反復於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
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雖然本末易知也知本矣而其功莫
精於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意之動而好惡形焉是不可得而遽

泯也慎之於獨而已矣慎之於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胖此其徵也
淇澳烈文德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浹也所謂誠於中形
於外也何以誠之反之於獨而已矣反之於獨不昧其知謂之自
明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熙敬止其功也仁敬孝慈
信一止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下之志也意既誠矣知斯至矣知
本之說也然則學者宜知所以事心矣心本無所有所不可也本
無不在有不在不可也善事心者納之於一矩而已矣所謂正也
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納之於一矩而無不修且齊焉
治且平焉矩也者所謂極也至善也絜矩云者卽本以知末止於

至善明明德於天下之實也君子先慎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人之性者豈其性異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爲天下僂本其可勿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居士蓋本陽明之說而推廣之如意無其意心本無所語近於禪然其言爲學之次第知所本矣又有論語集註疑大學章句疑中庸章句疑孟子集註疑四篇居士深於陸王之學故於朱子不能無疑焉亦各尊其所聞而已乾隆四十九年大司馬卒後往深山習靜參究向上第一義自云當沈舟破釜血戰一番掃盡羣魔以還天明作夢語示諸兄子久之又復家居尋卒

右宋學淵源記附記江藩撰

尺木居士甲門華胄而淡於世情耽於禪味殆有夙根耶然其所
著二林居集於近時名臣名儒循吏生平行實爲之搜羅綴輯成
一家言而於砥節礪行之徒濟人利物之事尤必懃懃焉記載而
表章之此非特畱心文獻其於扶世翼教蓋有深衷焉余謂先生
不愧儒者特以性地高明厭棄塵俗故不覺有契乎釋家之言耳
嗟乎昔之人名爲儒而實惑於釋者豈少也哉

右聽松廬文鈔張維屏撰

允初爲芝亭先生第四子自簡南宮卽辭廕仕古文宗法震川詩
亦克承家學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先生學兼儒釋仁恤鄉梓所著文集諸傳志表微闡幽可備史冊
非泛作空言者比

右羣雅集張維屏錄

長洲彭先生諱紹升字允初號尺木其祖南昫先生定求嘗與林
雲翥云朱子之會鵝湖也傾倒於陸子義利之說此陽明拔本塞
源之論致良知之指一脈相承僕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
法語此書遂傳爲家學允初與同縣潘恬如吳縣汪縉講學著有
二林居集縉字大紳著有二錄三錄尊孔子而參乎二氏

右學案唐鑑輯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十一

三

孫髯

髯字髯翁陝西三原人其父以武職宦滇遂家焉翁生而穎異喜習詩古文名重一時顧不肯應試廣甯張東閣爲制帥示意於徐南岡太守孫潛村山長連促之皆辭自號萬樹梅園大布衣躡屣執經揚風屹雅鶴峯李中丞昆浦錢少司馬南村孫大令以及唐荊洲楊夢舫施竹田咸與酬唱每出游必以書自隨纍纍盈路觀者無不指爲孫先生行廚也久之產中落寄寓圓通寺之咒蛟臺更號蛟臺老人卜易爲活然求百錢不可得恆數日斷炊煙戊子秋予見其門聯心異之捫衣入謁白鬢古貌兀坐藜牀上如松陰獨鶴互相問詢乃以詩請拍案數陳目光炯炯射人自是時攜餅

餌與談輒至暮始返粵三載其子舊買廣西州勢少替迎翁往未
至而卒著作喪失無存翁嘗輯滇詩已得數冊其寓蛟臺日所訪
零章斷句黏之壁間不下數百條弇鄙如予亦蒙采錄今已無從
購覓矣中歲客大理作竹枝詞云龍王不下栽秧雨躲在蒼山晌
日頭後輩引爲口實然考是時太守王公懶不治事故以此諷之
能手動筆句無泛設豈可輕議哉

右書擬緩征逋欠謝表後師範撰

童鈺 劉鳴玉 茅逸 郭毓

山陰有隱君子曰童二樹先生余耳其名不相識也今春二月先生修志揚州渡江見訪適余遊天台末由傾衿亡何詩人周蓉衣來言先生好余秋間將再至余以卽往揚州故寄聲闌之且約之及登程屢爲他事滯留十月十三日裁至揚而先生已病亡十日矣其孤沁抱詩集一行狀一泣而言曰先人知公將來喜甚病中聞窆戶聲輒疑公至委化前一日屬曰吾神氣絳綴度無分見袁公如公至可將詩與生平事狀付之則吾目瞑矣嗚呼古張范之交臨終拳拳彼故結納於生前宜也若先生一面缺然而遺言丁寧鄭重若此是知己也死友也加古人一等也序其詩銘其墓非

夫人之爲而誰爲謹按先生名鉅字二樹號樸巖又號借庵宋慈
溪童公亮之後生而炯介篤誠潛心古初棄舉業專攻詩家鄰女
史徐昭華七歲時徐抱置膝上爲梳髻課詩及長與劉鳴玉陳芝
圖號越中三子嘗往樓覺村月中行吟得一詩綰襪帶爲一結以
記之比曉入城數其帶得二十四結矣其風趣如此受知於河南
撫軍阿公思哈何公燭聘修志乘凡一省三十六縣州分疏總校
條清例嚴成無一屑一舌敢掉罄者所得東脩除卹戚里外輒購
秦權漢布法書名畫橫皮祕閣相對迥然畫蘭竹水石皆工而尤
長於梅使氣入墨奇風怒雲奔赴豪端海內爭購有高氏九棺未
葬先生揮十紙助之須臾盡讎窳窳以辦臨終畫一枝畱贈花未

點而手已僵古幹零落如賦殘形操嗚呼可哀也已初先生少疾
夢有道貌者相招卻之乃去及病甘泉志館夢其人又來爲著五
銖衣牽白鶴使騎各有贈詩醒猶記錄嗚呼死有所歸今乃於先
生見之卒年六十有二娶陳氏生三子七女以某年月日葬銘曰
志航航行踽踽我欲見之天不許素車入哭淚如雨雖然生不與
君逢死乃爲君主君不見三尺碣一坏土永表幽人萬萬古

右墓誌銘袁枚撰

按童先生卒未審何年其修河南通志當在乾隆三十六年何公燭權巡撫時

即據以
編次

山陰童二樹名鈺生而炯介篤誠潛心古初不喜治舉子業專攻
詩家鄰女史徐昭華七歲時徐抱置膝上爲梳髻課詩及長與同

邑劉鳳岡茅少菊並以能詩善畫稱二樹畫蘭竹水石皆工而尤長於梅劉鳳岡客四明畫梅寄二樹題曰二樹小照而二樹客武林時作孤山詩亦有梅樹是前身之句鳳岡名鳴玉邑諸生早卒著有梅芝館詩集茅少菊名逸布衣客死中州葬汴城曹門外桑主事調元爲題墓碑并梓其轉蓬集行世鳳岡少菊二樹皆善畫梅然二樹名最著諸暨郭又春作童二樹畫梅歌後於酒肆中見茅少菊畫梅感劉鳳岡畫梅寄二樹事更賦長歌贈焉又春名毓諸生著有筮山詩鈔當二樹時天下知名之士爲童二樹畫梅歌者以千百數故二樹所畫梅海內爭購以爲珍玩有高氏九喪未葬二樹揮十紙助之須臾鬻盡晚歲修甘泉縣志客死揚州初二

樹少時嘗疾夢一道士相招卻之乃去及病甘泉志館夢其人又來爲著五銖衣牽白鶴使騎之自知病不可愈然猶強起畫梅未就卒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二樹善畫梅畫成輒題一詩詩亦佳故有萬樹梅花萬首詩之句可稱二絕

右梧門詩話法式善撰

童鈺字二樹號借庵子山陰人所著有二樹山房詩略嘗爲沈泊村畫扇並題句云疎疎隄柳曳殘煙郁郁汀蘭而遠天斜日半邊雲半摺一竿山影落漁船水闊雲寒日落時兼葭采采樹離離醉

同治三年八月庚寅有不幸
來有意無人會棹向中流讀楚詞生平最喜古銅印章篋中所存
猶纍纍數百顆也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艾啟蒙

乾隆三十六年 皇太后八旬萬壽 賜三班九老宴遊香山次
日 命畫工艾啟蒙繪圖文職九老顯親王行璜恒親王崇志大
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官保吏部尙書託庸兵部尙書素爾訥
刑部尙書楊廷璋刑部侍郎吳紹詩工部侍郎三和武職九老都
統四格曹瑞散秩大臣國多歡甘都副都統伊崧阿薩哈岱李生
輝富僧阿色瑞察致仕九老刑部尙書銜錢陳羣內大臣福祿禮
部尙書陳德華兵部侍郎彭啟豐禮部侍郎銜鄒一桂副都御史
呂熾內閣學士陸宗楷詹事府詹事陳浩國子監司業銜王世芳
此 國家 崇禎之曠典亦山林未有之奇遭也

右記余金撰

梁泉

攷亭先生生卒本末見先生門人同縣何君鎮江撰狀頗詳其從孫廷枏以爲古之名稱於時聲施後世者例藏有家傳所以補志乘之闕遺備史家之搜采焉匪獨申世模爲宗族光也謹略摭而傳之曰先生諱泉字崇簡又字佩韋老號梔蠟道人最後居一亭曰攷人稱攷亭先生先本河南梁氏宋中順大夫三傳至遯源公始居今順德縣之倫教材又十傳而澄溪府君鄭黃兩太君生三子先生其季也幼而穎悟少長乃端默惟喜讀書先司馬燮庵公特愛好之授以學期許良厚先生亦自奮勵爲文質司馬公不能易一言十六充縣學生試常冠軍名大起由是愈刻苦思肆力學

問自羣經以迄諸子百家靡不博綜淹貫旁及內典尤精通諸史
乾隆丙寅丁卯之歲夏醴谷先生之蓉來督學試日吏唱名至先
生爲之拱立曰君尙困青衿耶讀君文久矣幸不作第二人想也
是科先生闡文意頗自得而兩主試爭先生名次不相下並置焉
比榜發心惘惘若有所失尋病痰狀若狂醫藥久不效甫愈旋丁
外艱哀毀骨立舊恙輒作旣除服就試不遇遠近爭從之遊連州
牧嘗聘主州書院負笈從者踵相接至舍不能容生平教人務主
淹通不拘一格及門多以美材蔚爲時望其科名先生而捷獲
者指不勝屈如溫侍郎汝适吉士聞源翁進士張憲潘知縣蘭皋
何教諭璋珩陳君懷謙何舉人鎮江陳君鶴年吳君匡時暨先按

蔡兆榜皆門中最著者也先生既轉軻不得志其抑鬱磊落之氣一見於文每脫棄人爭傳誦顧恆不自滿意性至孝家故中落不治生而甘旨常備獨嗷嗷謂不獲一致身通顯榮所生爲恨乙酉以第一名舉於鄉年且四十又八矣次爲勞君潼勞素工制藝意無出其右者聞報詫甚知首先生乃歎服己丑會試中式第二十二人總裁武進劉文定公以同考張埏似詹事曾做所得卷爲最愜取錄視他房多且倍而張又與同事論相軋也先生出張房首薦文頗縱橫踰繩墨所用典故不盡題所宜有榜後磨勘被籤疵類數十當提問會考驗無私狀奏覆 旨下卒復舉人而張竟坐廢先生深用懷惕歸則閉門諷誦彌月足不出戶惟二三朋輩談笑

觴詠夜分不輟興至伸紙作書或小畫爲樂時滿洲德文莊公亦
充是科考官後出巡撫廣東數以書招先生僅一再見聞吏索賄
不爲通先生竟道謁越日革吏役吏購全史詣先生乞代請先生
質言其故吏獲釋鄰村有浮沙田久繫訟稔惟先生一言於文莊
可決適開辛卯 恩榜先生當北上謀行李無所出致千金以請
先生曰是豈吾見巡撫意哉笑卻去文莊聞益重之出俸錢爲饋
乃果行朱竹君學士筠閣房中得先生卷極嘆賞持質同事共決
爲先生作於時廣東中額四人先生薦次適第五又遺之王辰遂
畱都城已復下第南歸值暑月邁病卒於運河南旺開舟次先數
日始抱微恙呼酒親酌置同試南海霍君時茂前謂君義士當能

歸我骨無復憾自計此生謬膺虛譽惜略有著撰不及手自訂梓就正名流他時傳否未可料斯耿耿耳言已歔歔泣下既而果以不起霍君爲挈柩歸葬之先塋道費不責償取吏所遺史以去孫高梧字章聲好讀書能世其業蚤死著有讀史偶評十卷周易集證六卷筆記四卷四書文百一十首詩文散逸輯刻於嘉慶戊寅者曰敬亭遺文凡四卷與四書文並行世廷枏生晚不獲追隨先生而諸父老至於今有能述其梗槩者夫以先生之品望文章宜有所表見乃僅以奔走科名死惜矣然其名且重於天下嶺南學者幾奉如泰山北斗無存歿聞以視世之爭榮一日者相去又何如也

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三
一

右家傳梁廷枏撰

吳閻

吳君諱閻字崱上歙縣人也吳氏自唐左臺御史少微十一傳而遷歙又十四傳而遷歙之巖鎮曾祖諱銑祖諱文瀚父諱正通世有隱德君生而穎異頭直目端不習而能經史百家動窮其奧年二十四補縣學生赴順天省試入成均眾皆謂君將大興吳氏之門然六試秋闈輒報罷乃慨然棄去嘗南登會稽遊建康踰絕塞入雁門經子推之故墟弔公孫杵臼之遺跡其後復西陟匡廬上滕王閣與今侍郎曹公地山及江右名流相廣和能洞徹秦漢以來文章之真贗爲詩歌古淡簡遠間發爲雄肆酒酣輒喟然曰嗇於天者人豐之窮於數者學通之蓋君雖捐棄科名而其於學問

文章未嘗須臾怠廢誠不忍其沒世無傳於後也自君之大父家
已中落父益貧君以投徒爲生所得脩脯盡以供其父母而獨與
妻室程氏忍飢操作卒不使堂上二老聞知踰年父母相繼沒君
方奉命往豫章中途聞變而返痛不得親視含飯故自號曰悔堂
君既遭廢疾手足拘縶然歲時值先人諱日或展張畫像必勉力
使人扶持跽拜涕泣交橫偶食時食輒念先人或頓箸不終其食
有兄不事事君以貧諸生供養其一門男女以長以立婚嫁既畢
謂可無勞心力而君亦長逝矣初君隨父往豫章豫章舊遊最重
君念君家口繁盛合白金千兩以相補助君付託不得其人蕩然
悉歸無有人謂君且將爭訟而君一委之於命不與豪毛計曲直

舊遊復合金如前而君疾作君乃愴然自咎其時命之窮且惟恐以我負人扶病遠涉千里卒出已資各如其人之金並其息以償獨身衣敝袍而歸居恆言貌循循至其臨禍福利害則一斷以義命而無纖芥遲徊眷顧之私君以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卒享年六十有四子一人定邑庠生女適程家璉早卒定從余遊以君卒之後二月當四月之二十三日合葬其父母於古塘村之英山而使人請銘於余銘曰

厚君以生而薄於其遇遂止此也祿位以昇庸愚而英賢獨否也天混混而無言兮孰知其以也君固一視乎窮通而何分於生死也身旣癯殘而志不忘乎書史也蓋君雖亡而有不亡者存人皆

國朝詩林卷之五十一

謂君之有子也

右墓誌銘劉大榭撰

三

王模

嘉慶十有五年四月己酉族弟紹蘭克葬其考繪宣府君妣蔡太淑人嚴太淑人於瓜藤山先塋之右先期紹蘭稽顙涕泣告宗炎曰府君生紹蘭於河南九年挈之歸府君復之河南之山東六年而歿紹蘭孤露蒙昧恃母教養成成人兄所知也今幸事母終天年邁德告當世而追念府君嘉言善行得一遺十蓋距見背之年已三十有六矣蔡震者從府君游河南者也就而問焉震之言曰府君佐治繁劇折獄當洛陽殘婦張夜被殺失賣布錢六百四十府君心疑其鄰令偵焉由四羣之妻屢窺垣索其牀獲錢如數果四羣殺殘獲之者上蔡民張四婦投緘死已成讞矣府君在汝甯

閱其牘謂知府曰婦腹刃創洞膜非自戕也詰之得先受夫刃而後就縊狀乃抵罪有備竊主藏銀百兩法應流府君曰銀藏內室備何由知鞠實則造謀者婢備未滅人稱明恕所主傾心倚之多遷擢去他守令益重府君交致幣聘府君自奉約束脩之饋盡以奉親親歿之後歲寄家不過五六十金其餘分散故舊之貧者與人書皆手自爲有故使人必題紙尾曰屬有公事令某代非敢慢也誠至類如此紹蘭他日欲問其詳而震老病遽死族黨無能言府君事不克大聞先德示後之人此紹蘭深痛也唯兄爲菴幽之文讓府君美少紆紹蘭之痛於戲震可謂善言府君矣明以知之忠以謀之敬以主之誠信以結之仁也仁者必有後宜紹蘭之大

其家也宗炎六七歲時聞先大父言府君歸葬祖若考不周於財
質所居而以室行厚於孝務其大者也紹蘭嘗言侍府君洛陽官
舍時有吏入白事良久出袖中金若干請狀府君厲色叱之去紹
蘭尙幼未知何等事也宗炎童子師沃先生府君亦師之先生言
府君少通敏入縣學有聲宗炎讀府君所遺遺藁餘小草詩古文皆
有法度沃先生之言猶信府君姓王氏諱模字綸宣號魯堂浙江
蕭山人生雍正甲辰十二月十五日乾隆甲午正月二十二日終
山東曹州府廩享年五十有一 敕贈文林郎福建屏南縣知縣
再 贈福建閩縣知縣 誥贈奉直大夫福建泉州府馬家巷通
判中議大夫泉州府知府加二級通議大夫福建按察使元配蔡

太淑人同縣人婉婉淑慎戚里稱賢生康熙辛丑九月十一日乾隆壬戌正月十二日終享年二十有二 敕贈孺人 誥贈宜人 晉 贈淑人無出繼配嚴太孺人山陰縣人勤儉善持家尤明大體府君出遊老姑在堂承顏怡志比歿營殯斂執喪盡哀織紵組紃不閒寒暑節所入買書助紹蘭讀既祿養服食樸素如平常生雍正庚戌四月二十六日嘉慶己巳二月初七日終福建按察使司署享年八十 敕封太孺人 誥封太宜人晉 封太淑人子一紹蘭乾隆癸丑科進士補福建屏南縣知縣累遷福建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娶蔡氏孫一曼壽候選同知娶蔡氏孫女一適山陰候選未入流顧文煌吾王氏譜不詳其望元時贊臣公官慶元

路總管曾孫定二公諱汝楫始居縣之蘇家潭九世爲德十五公
諱廷相生四子其季惠十一公諱九齡府君高祖也惠十一公生
泰二十七公諱光采府君曾祖也泰二十七公生晉二十五公諱
達府君本生祖也晉三十五公諱進府君祖也 馳贈通議大夫
妣曰蔡 馳贈淑人晉三十五公無子以晉二十五公子諱國和
爲子府君考也累 贈通議大夫妣郁累 贈淑人宗炎之先出
自德十五公府君於屬爲世父夾縣西河而居宇相望也與紹蘭
少友善交屬以學驩然若同氣今來請銘誼不可辭瓜藤山在縣
西南十五里崇化十九都埭上村古瓜埭銘曰
歐陽子有言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不於其身於其後嗣譬埭

有瓜府君疇之唯瓜有庭紹蘭其紹之縣縣以積粟粟以似似積
考妣以施於孫子吾銘不侈庶無愧辭

右墓誌銘王宗炎撰

涂瑞

自宋紹興中析南城之東南五鄉置新城縣而先是李泰伯先生實爲縣境內人閱三百餘年當明嘉隆之世徵君鄧潛谷先生出焉其學精究於天人之奧而博觀夫歷代王路之隆污著爲函史五經釋諸書證同辨異旁推交通聿歸一致其一時之學者若何工部星馮太僕渠先後繼起莫不各本心得而實措諸行事故新城之士其能有志於學而不靡於俗者類皆闡然爲己不事表襮蓋泰伯潛谷二先生之風尙使然也 國初涂宜振先生以前明家宰貴公子篤志於學其後人傳其遺風有太學海門先生學琪者遇廣昌黃崧甫先生與語悅焉因館崧甫於家而俾其子弟從

之遊訥庵先生海門之從弟崧甫之高第弟子也諱瑞字榮詔訥庵其號當先生師事崧甫時年方童稚耳其族兄南池先生登故嘗受業於海門而與崧甫友善先生每與聞講論輒心識焉自崧甫成進士官部曹以至出爲郡守十餘年中先生閉戶獨學於家惟數從南池先生考證所得而與陳疑齋先生道相勵其行甚勤疑齋先生亦崧甫弟子也先生性坦易與物無忤居家無所矜飾其一門羣從子弟甚眾先生皆身教之宗族親戚遇疑事競來質難其有忿爭者得先生一言而平讀書博觀約取好稽考成迹以爲師法爲文章未嘗求工而真意所貫光明洞達讀者皆以爲有用之文也所著有東里文集經疑編經濟編史論編理學編皆藏

於家先生生於康熙四十八年二月戊辰卒於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丁卯得年六十有六舉乾隆十二年鄉試揀選知縣娶楊氏妾某氏子男子二年皆甫九歲仕驥嘗從遊於南池凝齋二先生而辱先生以爲忘年友先生之卒也仕驥視含殮焉南池先生復命仕驥爲志其墓因歷敘新城之學者系諸首寤以爲如先生者真不愧鄉先輩之風也嗚呼今其亡矣銘曰

道旣通志未精手纂筆錄方緝厥功將欲託諸庸胡遽溘然以終後有學者想其遺風

右墓誌銘魯仕驥撰

東亞圖書集成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過臨汾

傳之爲言傳也其始也聖賢以傳述經誼其既也史氏以傳述人之行事自司馬氏肇其端而後代有作焉於是人有一事之善一技之長皆得藉以傳後而況志士狷介之操乎吾同郡有過翁者諱臨汾字欽頤號東岡先世和州人也十六世祖孟玉當宋宣和時爲徐王郡馬宋亂從高宗南渡賜宅無錫七世祖龍明嘉靖間名儒始遷蘇州祖孟起字荀谷父御宸字向伯母徐氏翁少好讀書閒作爲詩古文先達輒歎賞故年甫弱冠而已見稱於鄉里矣及壯侍奉二親必營求甘脆以貧故苦於不繼因瞿然曰皋魚感風樹而泣曾子得微祿而喜爲逮親不逮親也吾其參佐帷幕受

資斧以給旨甘亦古者爲貧而仕之道乎會杭州鹽驛道太原王公聘幣至遂應之焉王公素聞翁名及見甚歡翁給事敏捷雖繁劇無稽畱王公謂翁曰君治劇才也非寄人廡下者盍入貲爲郎吾能助君翁曰吾以筆札佐公爲負米計爾敢藉公以求仕乎旣而就揚商歛人江公之聘館於揚數年有西賈王助者素知翁謂翁重信義可託以財欲以萬金貸翁俾爲奇贏計翁曰貧富有命貿遷非吾事也卒卻之後以父艱旋里終喪後惟事著述不屑復依人以食矣所著詩文凡四卷輯春秋經傳類求十二卷又集先賢言行分別部居爲雜錄二十九卷年七十一卒於家於是乾隆四十年也配曹氏產子二女一長張燿長邑庠生次元暉及女皆

早歿繼配朱氏產元閔孫三人女孫一人仁原仁涵及女孫皆張
耀子仁漣元閔子

江聲曰禮稱臨財毋苟得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今乃於過翁見之
至於仕宦之塗尤人所奔競而翁願恬退若是其諸古所稱獨行
之士乎翁下世未久交遊輒稱道之以故予知之悉今元閔以狀
來請爲之傳狀與人言符遂據而詮次之元閔亦廉潔嘗爲人鈔
書不受直有翁之遺風焉

右傳江聲撰

戴綸恩

銘名也名其德行功烈而鑄器久之墓銘猶是也若生平無可述書其年月名字於壙而加以銘防陵谷之有變遷義不取爾也銘戴童子壙柰何謂是可久云爾成之也速成之乎哉童子而博聞強識禮所謂君子如是也君子者以名夫成德者也童子而君子則成德目之故銘之也奇績童子小字也綸恩名也休陽之隆阜童子所生也紫阜潭童子從其父讀書處也甫五六歲能好詩文童子之天性也自頂至踵徵引故事足以解頤童子之得親喜也善屬算於方田重差之術稱能童子之慧巧也若童子者進以古人之小學其必不可量也昔馬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鄭元善算

迺召見於樓上唐取士有算科其算經十種道藏攘而有之儒者
或歎其書亡非亡也不知寶貴也釋氏標竊許叔重說文而儒者
棄之不顧無怪乎六藝淪喪而經學荒謬也若童子之隻字知貴
而進乎古將以愧皓首占畢不知六藝爲何物者是皓首而不若
此童子也十二齡而殤可哀也茅山之吳黃頭童子所葬也其墓
地與其弟洪恩同墳也銘曰

維昔童子善草太元荷載入荆才軼子雲維今童子好學無前五
稱五窮瞽曠引跋六觚九章究洞其原蘭芽早折蕭艾盈前彼羣
而愚如何久存此幼而慧遇弗永年人生世閒白駒忽然彭祖爲
天莫壽匪君

右塘銘戴震撰

東坡志林卷之十五 文選十五 四

皇朝通志卷之...

四

--	--	--	--	--	--	--	--	--	--

王艾山

艾山王先生好學善病少從父胡堯翁受書一日讀輒一日體熱如烙鐵滅讀如故父不能禁及長博極羣書爲文務深湛不工不己屢試高等益肆力於古斷斷誦不輟藥鎚筆硯常雜置几案間家人見坐處血痕殷然懼其以身殉之咸勸止讀先生曰吾何暇身患哉心之病亟矣吾書下啞而輒出不畱是趙章迴風之病也積而腹果然而不能運是滿如氣瘕之病也操筆爲文尸奪形骸血不居其處是山跗肺消瘴之病也又其甚者病內關內關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所苦患在隔塞不通犯者十人而九而卒不知所以療吾方以古人爲俞跗聖言爲藥石而日夜求己吾心所

爲病若身病豈真膏肓難治哉且心者百骸之主心病而身安得獨泰矣已而先生復病病亦旋止益復讀書厭囂雜於宅偏構樂在軒以居日手一編不與外人接既又患目累歲其友諗之曰曠先生殆廢學矣先生曰何爲然吾雖盲於目而書固往來吾之胷也況幸未至於盲昔有樂師求精審音懼心之移於物也因以艾炷熏目使不見他物以壹其聽卒爲良工今吾病目小墨墨耳而得內收吾視一物無睹而冥然以心與古賢接與造物者遊吾所得於學不旣侈乎且夫目之病肝氣躁而火動也吾默而以心與書會則心靜心靜則氣平而躁釋是祛火之良劑而龍樹不傳之方也未幾目果愈間出授經甚嚴程限見稍惰者輒怒曰若病耶

自是數年無病後病發則氣虛證也歎曰余向皆非病也今真病矣天不使終讀吾書耶是時先生年將六十矣先生自少至老以學病亦以病學標先生壻又從請業知之悉以篤庵阮師之既爲傳以詳其爲人也作別傳以終明先生好學之志

論曰子阮子稱先生善病有支離憔悴之狀宜其儻然不能終日觀所爲文又何其健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世之沈頓牀箠以戕其生者其致之豈嘗以學哉而惟病之諉何也

右別傳戚學標撰

--	--	--	--	--	--	--	--	--	--

183-516

吳樵

吳樵字季文號蘭柴乾隆丁酉拔貢老於名場才氣橫逸不可一世幼與其兄思樹稱二吳又與同縣優貢孫起柎齊名時稱孫吳四兄弟蓋起柎之兄起棟乾隆癸酉拔貢詩才力堅厚倔强生硬如其爲人書法尤險勁以科場事對簿不屈謫戍臨榆居遼西四十年沅湘耆舊集綴其詩爲三卷長洲褚廷璋乾隆名宿天下所稱筠心先生者也視學湖南稱樵近體詩爲七字長城與湘陰周錫溥錫渭兄弟甯鄉鄧枝麟醴陵鄧正笏永綏胡啟文及起柎爲湘中七子樵負才尙氣性簡傲見時輩多所陵忽於同里周恭先楊興植一二外獨呼歐陽紹洛爲小友紹洛亦終身佩服不忘紹

洛年輩後於樞其舉於鄉之年樞猶應舉爲監司某所辱發憤而卒詩彙散佚著有蘭柴詩存四卷地理釋未成書

右新化縣志高映瀾錄

按歐陽先生紹洛晚更名輅

蘭柴翁過許州詩有云紫髯白馬來江左大耳真龍落漢中受禪有臺餘夕照分香無冢度西風盛傳於時然非其至也他如過盧溝橋云秋水橋邊波乍起夕陽樓外葉初飛送余存吾太史北上云長亭匹馬銜秋雨淺水孤帆挂夕陽登邵州城云風生資水煙光碧秋老龍山石氣青詩皆老到有風格

右南邨詩話高映瀾錄

按吳先生字一作香文

張德安 彭孚 文瑞成 黃昭著 王本遠 羅瓊章

張德安字幼敦湖南華容人開歸陳許河務兵備道奎祥第四子
乾隆戊戌進士潛心積學少出陳學灝之門古文得桐城方苞義
法所交俱一時名宿故其文磅礴鬱積大學士王杰嘗稱其有奇
氣後以襄理伯兄儀考河工之役積勞卒於工次年四十九著居
易堂文集又彭孚字迴麓衡山人乾隆己亥副榜少孤年十七始
承祖訓攻舉業祖沒餽粥數月及與堂弟李同領鄉薦報至眾稱
賀孚獨伏祖靈前痛哭憾祖未及覩也李亦少孤孚攜之學助資
悉出自孚李沒孚更賜恤其家世居白雲峰下所著名白雲篇有
賡說麻語數種子歲廩生能詩有兩巖集與孚同里居者有文瑞

成字南柱乾隆己酉選拔主講集賢書院凡九年銘其東西齋曰
強恕曰求放心題柱云立德立功立言是之謂不朽希天希賢希
聖人皆可以爲常言讀聖賢書不徒爲科名起見須見得句句是
切實教我爲人處居父母喪蔬素三年居鄉正直不阿尤喜推解
著有寄嶽山房詩文彙黃昭著字次明桂東人性倜儻讀書寓目
成誦少孤家無僭石哦誦不輟成乾隆辛丑進士選寶慶教授未
赴卒昭著畱心時務捷南宮時曾擬海塘疏審時度勢頗有規畫
識者重之工書求者戶恆滿生平不事家人產妻李以女紅佐膏
火主講濂溪書院以先品行後文藝爲訓束脩所入輒以分其弟
姪及卒家四壁立門人醵金治其喪王本遠字古華沅陵諸生學

問淹博有經世才乾隆末苗匪起事本遠上平苗策總督畢沅聽其言採用之皆效居常訥訥如不能言及遇有危疑則發一語立定識者服其明決晚年尤嗜學著有太極圖解易卦解甲乙丙丁說行世羅瓊章字玖常鄆縣人博通經史乾隆乙卯舉人畱京十載歷館尙書紀昀家九入春闈七薦勿售考取景山教習小就非其志也瓊章品學課京師不屑夤緣詩文頃刻千言楷法尤勁秀得者奉爲拱璧後以知縣發川中尋卒

右傳李元度撰

匡章之類名不稱

文正三十一

三

國朝書畧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八目錄

文藝十六

陸時化

羅有高

唐廷佐 易良本

周系廣

蔣湘培
宋宏廣

楊岑

從子林
鄭岳

許庭堅

嚴果

程鍾

吳穎芳

黃景仁

張星象

黃埴 陸錦雯

年王臣

吳叔元

保希賢

彭績

孫泰溶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

文藝十六

陸時化

君諱時化號聽松潤之字也太倉州人國子監學生祖毅康熙戊辰進士官至陝西道監察御史祀鄉賢祠父恬太學生封儒林郎兄弟六人君最少姿性穎異爲文伸紙立就時諸兄相繼獲雋入京師儒林公遂以家政屬君君才通敏遇事卽了了又慈祥豈弟見窮民無告者衣食之道有殫購隙地以瘞葬之以是州中士大夫嘖嘖道其賢乾隆十五年上將南巡知州趙君酉奉檄繕

葺吳縣靈巖山 行宮閣君能名以鉅工屬之日營手畫咸有端
緒約而不陋華而不靡明年 駕奉 皇太后鸞輿至山駐 蹕
者數日出入延覽穆穆攸攸熙怡悅豫悉稱 上意大吏詢知君
之所爲交相器重由是州有大工大役必咨君二十年太倉歲祲
邑中施粥平糶請君主之二十二年海塘工起自劉家港至七鴉
口共築土石塘四百五十餘丈費鉅役繁知州宋君望楚亦請君
司之嗣後修海甯寺建藏經閣造北門水關石橋君皆力肩其任
費節而功固同里益無不悅服者君嗜法書名畫精鑒別嘗集生
平所見數百種記其紙絹詳其行款識者比之退谷江村兩銷夏
錄又聚書萬卷購善本而手校譬之以貽其後裔乾隆四十四年

病喘至六月某日歿距生雍正二年年六十有六配張氏子一愚
卿克承其家孫三因篤因禮因儀皆以次就傅嘉慶元年某月日
愚卿將奉柩葬於某鄉某圩具行略屬余以文志其藏予昔讀常
熟毛清傳稱清以孝弟力田起家有幹識楊忠烈公漣爲邑令邑
有大役輒倚以辦而儲書數萬卷甲於東南是以子晉舉而刊刻
之迄今經史子集汲古閣書盈天下而晉三子咸著文譽今君以
好施與擅廉辦爲鄉黨所稱又喜藏圖書畫愚卿廣收博貯不
減於子晉且以淑其三子視毛氏之祖孫何其前後同揆歟抑太
倉距常熟百里其聞風興起者歟蓋爲善者必昌君秉經緯雅好
善樂施垂庥而錫羨則與毛氏並重於東南也固宜遂爲之銘云

如堂如斧六尺墳青烏之經古所云龍虎沙水徒紛紜要以惇德
爲之根桂林一枝温而醇越三珠樹傳清芬卜茲安窀元氣屯隱
湖婁東眞同倫妥此吉壤延千春

右墓碣銘王昶撰

羅有高

江西羅君臺山以乾隆丁酉與余定交於京師相過從者歲餘明年戊戌五月君會試報罷別余南歸己亥聞其訃又明年庚子余爲江西按察使乃檄甯都州知州趣其子之明赴南昌問故於是之明以遺集來且云將卜地以葬而請余爲志墓之文臺山少穎悟英雋絕人年十六補博士弟子慕古豪俠奇偉之行習技勇治兵家言頃之雩都宋道原授以持敬主一二銘贛縣鄱原昌勸讀儒先書乃由程朱陸王諸子之訓上泝六經論孟之旨年二十餘又受業於通政使雷公鉉公故儒者誠曰子聰慧吾懼其流也於是歸眞守約務爲實踐壬午以優行貢入太學至京師與彭進士

紹升友善始以性命之學相劇切其秋中順天鄉試明年癸未還
過蘇州交汪君縉汪君深於禪悟解脫無礙臺山素習楞嚴至是
遂長齋徧讀大乘經以求所謂密因了義者既還瑞金率子弟入
山講肆導之爲善興起者頗眾尋游廣東爲恩平縣知縣李君文
藻客李君耽經誼臺山與之上下議論又於注疏小學之書益以
博而精甲申至揚州寓高旻寺時照圓貞公主席機鋒簡捷能以
片語折服人臺山晝夜參究積疑盡豁居半載辭去渡錢塘江止
奉化之西峯寺縣胥疑爲盜集眾捕之臺山手仆三人餘駭走乃
自詣縣縣令羈之同年邵主事洪以白令乃得釋遂登天童拜密
雲圓公像明年甲午渡海禮普陀山已而至蘇州偕彭君遊洞庭

石公愛之僦僧舍以居丁酉偕邵君入都都中士大夫相從問學
今吏部尙書蔡公新尤器重之明年四月得疾七月南歸余寓書
於南雄太守請主書院抵蘇州復病居數月行己亥正月歸家逾
旬而歿臺山名有高瑞金人也曾祖萬搏祖遇封縣學生父讓太
學生配某氏距生於雍正癸丑某月日年四十有六子一之明女
二皆幼往余官京師以事繁輒與臺山作夜語置酒滌蔬果陳說
生平所得於師友及貞公者時已病猶必至夜分乃去因以得悉
臺山之學於儒也宗宋五子書而羣經主注疏小學主說文史記
主裴氏張氏小司馬氏皆參稽古訓句櫛而字比之歸於一是於
釋也皈心宗乘心折磬山語錄而禪不掩教尤以淨土爲歸外服

儒風內宗梵行於世出世法非同而同非別而別非緣而緣非相而相廣大圓滿默識其所以然疏通證明以遏末學之悞叟誣詆古如梁補闕白文公晁文元蘇文忠宋文憲皆以通內外教典稱至於覃思構精神悟妙蹟蓋未有如臺山者臺山素貧又家庭時時有拂逆故不能以家食人或以是憾之而臺山處之怡然其所得力可知矣之所以遺集見示未幾余遭太夫人之喪因以是集授彭君俾論次而傳之臺山爲文章陋摹擬絕依傍通曲曲務打其所獨契後世當有知之者故不具論銘曰

生也莫測其所爲逝也莫識其所歸嗟臺山止於斯微至人孰知之

右墓誌銘王昶撰

臺山名有高瑞金人父讓生子三長有京次卽臺山年十六補縣學生三十一充優貢生三十四順天鄉試中式四十六卒子之明縣學生臺山少好技擊兼治兵家言後與雩都宋昌圖同學於贛鄧元昌修儒者之業彬彬然適矣其於書無所不窺精思造微湊隙而出於道大著遂喜佛氏之書自京師歸忽登樓縱火自焚家人驚救得不死臺山遂狂走入深山數月後仍迹得之服沙門服不下髮趺坐與人言孝弟而歌泣無時下揚子渡錢塘過甬東多託迹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意爲盜合曹輩數十百人篡臺山臺山徒手禦之不可近因詣縣趺坐縣庭與縣官爲禪語縣官惶

不解同年生主事邵君洪時家居識臺山乃釋之遂遊普陀寓西湖已復走京師及歸而卒所著有尊聞居士集行於時

論曰敬至瑞金臺山沒二十餘年矣而士大夫多言臺山遺事者臺山於倫甚修所以處之甚厚不得已乃至於如此其諸無愧於爲聖賢之徒者歟昔程子以佛氏爲逃其父欲以中國之法治之夫事在數千載以前數萬里之外又何以知其心之所存與事之所至而爲是論哉如臺山者可以觀矣

右外傳傳敬撰

臺山名有高甯郡瑞金人曾祖萬搏祖遇封縣學生父讓太學生臺山少而儻偉年十六補諸生其明年寓雩都蕭氏別業徧讀所

藏書因慨然慕古劍俠者流習技勇治兵家言視同學生蔑如也
久之人有道雩都朱道原之爲人者治先儒書謹繩尺躬孝弟之
行君子人也臺山聞心動欲一見道原會學使按贛州臺山偕同
舍生以行試雩都日度道原必在往訪果得之自陳所學道原不
許臺山盛氣力辨之道原曰幸少安爲子剖其理昔橫渠先生見
范文正公言兵事公弗善也授以中庸足下之學視橫渠何如吾
弗敢知使如橫渠固非儒者所尙也況未必如也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視聽貌言思物也明聰恭從睿則也能全是理而後能有其
身能有其身而後闡門順敘而家齊達而行之若有源之水有根
之木滂沛條達無湮塞天折之患及其成也身亨而道泰故足樂

也今察足下氣浮而言疾神明擾擾常若有營以此遊於世得免刑戮毋累父母兄弟足矣尙求有濟於天下乎臺山面赤汗霑背四肢局縮不自容請曰何以教我道原曰子反而求之宋五子其師也嗣後過從甚密一日道原屏人肅衣冠跪而泣曰子蔽錮深矣誠不忍以子相愛之誠聽子淪墮也臺山亦跪而泣曰何以教我道原乃出其所作持敬主一二銘曰勉爲之已而道臺山見贛州鄧先生鄧先生名元昌篤於儒道原所師事者也臺山於是幡然棄所學徧讀先儒書尤喜明道象山陽明念庵諸先生之論學也因諸先生之論以上闡六經孔孟之文旁推曲證多捫獲之旨年二十餘謁甯化雷公貫一遂受業於門每有陳說雷公曰子忒

殺聰明然譬諸活水銀吾懼其流也居歲餘而歸乾隆二十七年
學使謝公察優行貢太學遂如京師予時方侍尙書公於邸舍一
日過編修彭衣春得臺山試卷奇之遂造訪焉已而文字往來日
密三十年秋尙書公主順天鄉試于邀臺山習靜於蘇州會館榜
發臺山得舉其年冬予南還明年臺山下第歸過予家復與予閉
關七旬靜中瞥然識得學問頭腦自謂於入手處決定不疑矣予
友汪大紳治儒釋兩家言才辨無礙見臺山而心折嘗言作聖功
夫須從可欲之謂善一語下手臺山云此是初心所證階級非功
夫也下手時便須踴實地若以生滅心求生不滅法無有是處
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當下示人不生不滅

本體從此一肩擔起直造聖域有何疑哉居常終日欽欽無情容
無疾言有問學者必告以九容繼以九思其言曰傳云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
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能與不能思與不思之謂也外襲而
色取不根於心也思繼心常存其於本也庶矣施於四體不言而
喻幾於命矣然而道始於勉強植於知本而成於無曠時也驟而
希自然必不立矣作而致之必不久矣慎之哉臺山故好讀楞嚴
經至是信向益切遂長齋徧讀諸大乘經及諸經義疏嘗言東西
二聖人權實互用門庭迥別究其歸宿名相離言思絕一且不立
二復何有唯自證者知之非可以口舌爭也故其所論說華梵交

融奏刀砉然關節開解能使塞者通離者合若徹屋蔀而闢天日也既還家率諸族子弟入鳳皇山朝夕講肄導以爲善興起者頗眾三十五年入京會試還舍予家聞母訃乃行尋遊廣東客思平知縣李素伯所比歸膠州法鏡野致書及所著文論春秋大旨且謂南宋諸儒不識時宜持方枘而內圓鑿乎臺山復之云承示春秋取義測見事春秋二敘破經師之陋發先聖賢之蘊使學者卽事爲之著求性命之歸顯微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空談名理雖然本末先後之序亦有不可彊合者聖人作春秋東規西矩南衡北權中繩五則不爽萬物就裁其本在於學易學易之本在於謹彝倫慎言行約之於禮人之彝倫言行壹於禮則性

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經緯天地之事起此聖人所自
盡而願天下萬世同歸而無歧者也南宋諸大儒所爲固固持堯
舜孔孟之道於國事倥偬之會者此春秋之義也謂別無說以易
之也道不可以二故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敬
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建三才橫六
合一道而已二之則惑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
卽先生所云滄海橫流經常大義確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
勉彊信用不專諸大儒之說未嘗一日得施於事是以卒成爲南
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於戰國擾攘之時朱陸陳誠正義利之辨
於南北交訐之日其揆一也夫所謂時宜者立權度量考文章改

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得與民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
裁盡利既竭聰明焉至於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則無所謂時宜
也南宋諸大儒之所諍論天經也地義也人行也烏得而不斤斤
也先生幸熟思之大紳見其書歎曰上帝臨壇萬靈拱肅世尊下
降諸天震動於此文見之矣三十七年復入京會試攜其幼子之
明來舍之法其還也乃攜以歸居一年出遊至宜黃有余子安者
館之石甍山僧舍日誦華嚴經修念佛三昧尋至揚州高旻寺主
僧昭月貞公門風甚峻臺山屢呈見解不許曰此是口頭學得何
關本分詰以古德機緣不能對臺山憤入禪堂隨眾起倒晝夜參
究居半年積疑頓釋一切滑論公案當下豁然遂辭去偕同參二

僧度錢塘至奉化西峯寺一日出白金易錢縣胥疑其盜也捕之
臺山手仆三人餘皆逃尋自詣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不應詰
其姓名不荅羈之告成寺甯波邵海圖者臺山同年友也聞其事
白於令而釋之遂客海圖家明年度海上落迦山禮觀音大士已
而至蘇與予偕遊太湖之洞庭樂石公之勝負僧舍而居之其年
冬海圖逝之還甯波四十二年偕海圖入京京中士大夫聞其至
多相從論學臺山應機析理發抒心得聞者莫不暢然暇輒焚香
展經宴坐終日明年會試報罷得風疾日消損海圖爲購人療治
之疾良已其秋南歸道子家居兩月疾復發杖而後行又明年正
月六日抵家甫逾旬而卒年四十六疾亟口喃喃稱說道妙與兄

弟訣以不得終事父爲憾妻子環視無它言臺山天性孝友家庭
閒每有拂逆處之退然與人交無賢愚必款款盡言引之於道人
有一善愛而護之若明珠之在髻也有不善憫而戒之若疾痛之
切身也其志彊故其所以自任者甚重其願廣故其所與人者甚
誠其學無常師行無涂轍而一不過乎心之所安與義之所止嗚
呼奮百世之下希三代之英斯可謂豪傑之士矣居常治古文最
精審其言曰文也者道之迹也修之於身措之於事業者爲道修
之於身而次第其功候節目之詳明其甘苦得失之故措之於事
業而條布其治術敷悉其德產精微之極致彰往察來相協倫類
出於憂患同民不得已之誠其言奇正不同其氣之行止節族之

長短高下抗隊疾徐一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以私智以其燦著
烜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故君子誠慎乎其文孟子論不動
心推本知言與養氣竝而繫辭傳備舉數等之辭爲法戒誠學者
所宜盡心也又以訓故不明則文字根柢不立支離杜撰規矩蕩
然故於爾雅說文治之加詳一字之義往往引端竟委反覆數千
言臺山歿其文多散佚道原致書魯絜非將按討其文錄而傳之
而首以屬予予嘗錄臺山文爲一集至是將益廣之顧念吾兩人
平昔契好之誠切磋之密其可以無言遂論次其本末爲之述以
誌之同好焉

右述彭紹升撰

羅有高字臺山瑞金人年十六補諸生慕馬周張齊賢之爲人喜
讀賈太傅陸宣公書旁及兵政河渠測量諸雜說負氣睥睨儒冠
者謂不足用於世也聞雩都宋昌圖有迂怪名欲見之無因府試
日五鼓起走署前索得之間寓居而別昌圖字道原縣諸生已謁
之自陳所學道原愀然曰非儒者當務之急也則述范文正語橫
渠張子語箴之授以主敬持一二銘育高幡然悔因介昌圖受業
贛縣鄧元昌元昌爲學以紫陽爲宗者也又見甯化雷鉉鉉戒之
曰毋恃聰明恃聰明懼子之流矣由是歸真返樸尋味儒家遺書
喜明道象山陽明念庵諸先哲之論乾隆二十七年貢於太學善
長洲彭紹升以性命之學相勸厲三十年中順天鄉試明年返鄉

里與子弟講肄導之爲善興起者眾有高好治古文辭有復紹升
書曰前日得讀賜書愛我之誠謙冲之德溢於毫楮欣悚交集有
高自束髮受書知以求友爲志離家時忍淚惘惘有重違之色老
父輒誦蘇頌濱上韓太尉書以廣之退而自念久隱約窮山中耳
目見聞終無能自恢大善量局隘過端將日叢別緒愴結則援茲
義以自解居京師三年矣徵逐殺雜終無以發其意乃今得見償
於足下足下又過侈與之厚自下不願納人於不安非所望也然
其中心之所存與其疑而未敢遂者輒復謹白之幸賜裁擇足下
謂學貴求其在我者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則動靜語默皆文也
其言确然至當冒罔眾說落華而擷英未有能易之者也至所云

文與道離道與我離此自泥文緣道者之過非文道之本如是也
夫文與道一而已修之於身措之事業者道也修之於身而次第
其功候節目之詳明其甘苦得失之故措之於事業而條布其治
蹟敷悉其德產精微涵糅之極致彰往察來相協倫類出於憂患
同民不得已之誠其言奇正不同其氣之行止節族之長短高下
抗隊疾徐壹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以私智以其燦著陳修能之
矩昭事爲之則烜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豈得歧於道而二
之也若夫泥文求道者拘牽櫛比滯悒而失歸先不足槩於文緣
道爲文者其於道卽遠居之不安以道爲遮廬其我與道偃背馳
不僅僅於離其施之於文也駁淺礮而不裕破碎而不周盜據經

訓如狐鼠憑城社之穴用以藏身而輔名與泥文者病異脈同候
皆逐末昧本滑其天良貌仁義之膚貢鄙倍之實忠信不立天者
遁其官固非文道之本如是也於道既廢而文亦僞焉者也歐陽
子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竊嘗味其言而論之生百世下上夷
考乎古人古人遠矣道之勝不勝雖有神姿難臆斷也其獲於施
事者依其事以考焉其道可知也其不獲施於事者不考諸其文
將闇汶而靡專醇疵黑白迷瞽冥莫臬未樹而晷景亂聖人憂焉
故孳孳矻矻刪述不遑卒不忍安無言之訓以幽萬世知覺之倫
世儒以聖門顏閔諸大賢不述文遂於文與道有軒輊都非事實
顏冉先孔子卒孟子紀三年治任之文無仲弓閔子騫或亦早卒

故希所纂述其時孔子在日月正明槩羣陰拱伏大致安緘默而已曾子子思之時聖言漸支子張游夏諸賢互乖異各護其所聞故曾子子思述作終一紛錯文大道以作表至於孟子大譁好辨之名益自任空言閑距竝厥烈於禹周不爲僭未幾道熄文裂功利之燄熾荀卿蹶起黜穢祥明王道崇禮矯性以摩世董生闡春秋文陰陽揚子衍元文法言皆命世豪傑克顯道麗文司馬子長友教董生軌聖跡其書得春秋遺意班固譏之要未嘗深究其指趣治遷書未精橫相訾訾是時黃老之言徧天下自天子太后崇其術父談亦治之至熟習聖緒微茫麤萌身於武帝而曲學阿諛之徒方秉政轅固生申公章句陋儒不足該徧大道遷獨奮與正

六經爲鵠見於自敘之篇其先黃老進游俠傳貨殖皆別具微指
非躬清淳之稟而於道有聞者恐未易彷彿也揚子之學見許於
程子以爲非漢儒所可及自後唐之韓柳李宋之歐王劉曾明之
王歸諸君子其行己各有本末詣故未大醇而確分仁智之見足
下以爲漢唐諸子皆無與於斯道之傳此世儒相祖繩過高之論
願足下平情稱量衡之於中無輕附和也大抵古人入道淺深不
能掩於其文以其文考之則百不失一要知聖人之道至大技數
小辨亦必有所緣襲以自立况諸君子之卓卓者哉抑平其情虛
以畜之而已矣先儒嘗譏韓子因文見道爲倒置本末夫去聖久
遠不因文以見道師法蕩廢當於何見之賴斯文之昭垂得以鏡

悉先王治己治人之遺規而荀氏司馬氏以下各本心得敘列未發隱指因時察變補扶其偏躋原遠末分無大聖人爲之依歸操行未熟向背離合小小瑕釁蓋所不免學者誠負眞篤之志博采慎思實效乎踐履不以訓詁汨天倪不以丹鉛沒素樸優柔濡浸研慮而說心以崇知而廣業實有助焉其有不得已於身世之故而抒之爲文必郁然而不閤沛然而無疑釐然各當而不舛清明坦夷而無昏眩拂逆之氣以梗鬱之與道爲體以武往尾來絲古今絕續之際是豈非可貴可樂而有志者所宜盡心者邪嘗獨居深念上下數千載閒戴文名者如牛毛而得系正宗可誦法若前所列諸公如晨星寥落蓋其難也南宋迄明標理學依據最尊氣

益矜心益大荀揚司馬韓歐諸老不足當一眄所著書汗漫敷衍
率陳腐熟爛實爲大道所寓故文日敝而道愈不明閒取濂溪明
道伊川橫渠遺書讀之質亮通達彬彬然爾雅之辭也陸王二先
生世儒號爲不讀書守空寂詆之爲禪而二先生之文包孕事理
有條而不紊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歐陽子之言其信已其文偃
陋而自夸飾曰知道其欺誕矣乎孟子論不動心推本知言與養
氣竝而繫辭傳備舉數等之辭爲學者鑒擇故君子甚慎乎其文
文不當吉凶生砭頑啟蒙害政破道皆文之爲生於其心朕兆於
語默動靜足下所謂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是也幸卒竟之無委
爲異人任足下方超然慕淵泊之行高舉遠引離俗氛而潔立翔

今寧願而愚者聒世諱不休泥藪澤之見得毋爲足下所笑然感
切知愛非足下之前固無由傾倒也惟足下鑒其慄裁汰其不中
果其向時求友之願幸甚幸甚明袁黃有功過格言報應之理張
爾岐立論破之有高申之曰明中葉有袁子者作立命說其說曰
人爲善則美報隨之善必有報善之大小立之格日籍之天將絜
其多寡長短輕重以酬適其等不差爽厥分濟陽張子聞而非之
曰是異端曲說也是衍小惠微勤與天地鬼神市者也是惑於二
氏因果報應之言而景附吾儒惠迪吉從逆凶積善餘慶積不善
餘殃之指以成之者也是說也好誕者樂言之遞相扇誘增益傳
播而不知其悖經誼陰爲吾道螟蟻也何言之爲人臣而矜功伐

邀寵利不可謂忠爲人子而顯勤勞邀厚分不可謂孝藉小惠微
勤邀福報於天不可謂善人不可爲畏天人舍六經語孟所教之
善而學僞善以自私六經語孟以至誠至公立教而袁氏亂之以
私僞彼其說曰吾以濟物也私僞之心積以望報故飾爲善報不
至將疑報旣至將息其濟於物幾何矣羅有高曰張子之論正矣
陳誼高矣反經之功卓矣雖然吾懼杜塞中下爲善之路也張子
曰君子之教人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人苟自進於善何論中下
不自進於善而徒習其私且僞者成其中下士人立身竟甘以中
下自域君子教人竟將盡天下之人毆之中下邪羅有高曰是不
然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

上焉者之於善也成膚革毛髓悉善氣之充中焉者灼知善之益若水行之資舟壺也其見不善也浼之若涂中下者之於善不善也如景然如夢然不必辨皙也顯之嚴王法而勉焉幽之嚴鬼神而勉焉或名譽之動而勉焉或章服之豔而勉焉依朋類因習而上下焉下焉者之於惡也成其爲欲也邪僻而悍干冒王法欺誣鬼神以徑遂其欲者也其爲惡也名譽崇之不爲變譏毀集之不爲變公爲之不畏人知誠爲之不屑以僞善參之也故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下愚不移是故上焉者天地清純之氣萃而閒有者也下焉者天地濁駁之氣萃而閒有者也常有者中人耳而有欲畏先王知夫中人之欲畏大可因也是故樹之皇極

以作其觀敘之彝倫以理其統宗之禮儀以定其位文之頌辭以
馴其野飾之筐篚燕好以聯其情慮有闇而不明也於是通之師
友講說以極其奧慮有強而不遜也於是鬯之音樂鼓舞以感其
天繇焉而才美出於其倫於是乎榮之爵賞以旌之教周備而恬
不率放傲倂張於是乎施之刑撻以威之移郊遂畫井疆以愧艾
之刑賞昭而欲畏壹欲畏壹而王道亢若是其迂且難也當其時
無欲無畏中道若性者固有之矣而緣欲長而服教適善者不其
眾矣乎慕風聲凜象魏然後明好惡之鄉定欲畏之分以畏爲隄
以欲爲表勉而趨事者不逾眾也乎是皆不能離乎私且僞者也
先王不忍殊異之容保無疆總而教之博之藝術以怡翫之寬之

歲月以堅樹之及其成也和順浹誠信通欲惡泯天則著德產精
微之致人人曉爲固有曲殺經等繁委之數貫習說樂而調敦比
而不厭而王道四達矣充張子之說是盡中下蕩無入善之路也
何也有所欲而好仁有所畏而惡不仁是私僞也慕風聲凜象魏
以畏爲隄以欲爲表者私僞之尤也而先王不忍殊異而屏之者
以爲上焉者無欲畏而功無所事吾教下焉者邪僻無所畏吾之
教施之而窮惟誅殛竄流之待耳中焉者之好仁惡不仁也誠不
誠雜而其於欲畏無不誠其於欲畏也誠斯其良知良能之見端
可牖馭而枕之者也吾有以施吾教矣故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
以己故曰議道自己而制法以民張子之說得毋所謂不以鳥養

養鳥以己養養鳥者吾見爰居之駭笙鏞而竄匿也且其於天人之際也似察而弗離未遑之游意而爲之辭者也曰大禹孔子之言天蓋以理勢之自然者爲天非謂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者爲天也蓋言天之可畏非謂天之可邀也是自然矣夫張子之所謂自然者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云爾夫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其非覲擊闕略偶會其適之謂至神至精肖類應辨若刻符契眇不睹其朕故曰各正性命物與无妄也夫然則天之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視人自疏簿書尤密數矣權衡不言而人取平焉度不言而人取幅焉槩斛不言而人取量焉繩墨不言而人取曲直焉規矩不言而人取方員焉此其程品并辨極於錙銖毫忽桑黍

而人不謂苛數者之陳於前卽大姦滑無所施其謬巧而詭避人之準威福於天地鬼神如斯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故夫先王之嚴天地鬼神則白矣本太一專陰陽柄四時紀日星殺地則曰降之社仁義則曰降之祖廟興作則曰降之山川制度則曰降之五祀郊之日皮弁聽祭報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帝牛必在滌三月蚩蚩羣黎無不被以奉天之實者爲社事單出里爲社田國人竭作邱乘供齊盛蚩蚩羣黎無不被以奉地之實者發爵賜服於禘出田邑發秋政於嘗大政大禮大兵大刑大役無不臨之以天祖綱之以百神神明之惠下畀鞠庖濯闔之賤報饗之禮達於貓虎中天下而立而不

敢擅一事專利萬物而示上有所承稟精釐祀典不雜以淫祀而
不遺小鬼神之勞非以爲文也誠徹知乎神明之德幽明之故諸
生之原其情深其禮恪其事忠其服之於躬也詳其敷之於治也
察故其時黎民雖熙鬼神敘懷胎卵遂育繇斯道也去聖遠失義
而陳數主者怠慢勉強踵故而行與工祝同昧秦漢之際器數壞
散飾淫巧雜采陋儒愚巫之法施之太常後儒見其誣黷不經矯
枉而枉一切虛冒之曰理僉謂無物視前聖禮制幾若優伶之爲
張子祖其意不復尋揣本末從而辭之是欲人之誠於善而杜誠
之原欲人之畏天而以閤略覲擊爲教也張子曰吾病夫志爲善
而不本於六經語孟也夫六經語孟之與袁氏之說相懸也顧待

辨說哉雖然吾且通之買無良金所夾之金不中程一倍之再倍之程與良金埒則主物者與物矣其與夾惡金而彊買者殊矣其與造僞金充良金者又殊矣其與徒手而志竊者又殊矣其與操刃而奪者又殊矣使有告者曰畜良金金不費而貨好彼其不信乎又有告者曰勉畜良金無以貨爲也將有謁而請之者彼其不信乎故吾以爲奉袁氏之說而誠勤循行而不忘是將可與語六經語孟矣吾竊懼夫奉袁氏而若存若亡也則其善芽已焦也吾又懼夫精造僞金與良金亂也纂六經語孟翼虓虎而拚飛也等而下焉不且曰金不中程吾恥之造僞金吾猶有所費不若徒手而竊徒手而竊不若操刃而奪耶張子曰當其爲惡不參一善及

其爲善不參一惡是惡齊桓晉文而取高洋朱溫邪取其爲惡不參一善以其彊資爲可用之於善邪是謂操刃而奪者爲可風以他用良金不欺邪其不可得已張子曰人胃有積蟲於是乎不嗜五穀嗜泥炭積蟲奪其飲食之正矣知其爲病急舍所嗜用藥殺蟲漸進五穀則元氣可復不然是且不得爲完人吾亦曰胃有積蟲未可驟進五穀也進五穀將倍而噉無俾其胃而反傷焉必先用藥殺蟲矣袁氏之說卽未必具按古湯液亦殺蟲從治之劑也何也世之諱天地鬼神也久矣明之中葉紀綱紊政刑忒國法不足以威勸而有人焉取威勸於天取威勸於鬼神其有省身滌惡之意矣張子曰人之胃中積蟲何物哉躁進幸得之見是也吾則

曰誠躁進與幸得與黠桀者將驚走權寵之門求遂焉券而索之矣而信奉袁氏之徒固猶移其近權寵之心以上邀蒼蒼之天與不見不聞之鬼神不敢空邀而必自課其小善微勤以求鑑循是而不休將有覺其躁進幸得之念之非反於公善誠善而不難蟲殺而五穀進將有味之而甘厭飫而不舍者矣易曰內約自牖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夫天地鬼神之德之盛其甚哀矜斯人也與人

之恕也與善之博也其必不專一道可推而明也張子之意蓋曰天也者積氣積理之精博者云爾鬼神者氣之能理之用云爾故曰理勢之自然而不知其壻於覲擊闕略也欲致其尊畏而不知其敵之知於空蕩而媿也論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釋之

曰民義之奧務民義者敬鬼神之實也遠之者猶曰天難謀也一念善鬼神好之不以往惡介一念惡鬼神惡之不以往善贖好惡無常惟善惡之鑑非若骨肉之屬倫類之與之相纏綿也以斯之謂遠之也故曰父尊而不親火尊而不親火也者日用於人也失厝則燔無所擇不以久用於人有愛也以斯之謂遠之也易大傳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狀也者體質之頌也情也者好惡也其頌微故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好惡充盈周流乎六虛故曰體物而不可遺也允矣哉嘉興盛子之說感應篇文昌陰騭文也其敘感應篇略曰太上感應篇其文出於道家其傳舉條目統該人倫於儒最近故宋時李昌齡嘗爲之註而眞希元凡兩敘之或以

三能北斗三尸竈神司人過惡之說近於不根然天官家言三能
主昭德塞違北斗主伐無道誅有辜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
皆以司命爲首鄭康成云司命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
五祀不及竈司命統之今以竈爲司命有繇也因此以推神明之
說原本深長矣烏得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乎蔡季通書傳稱王氏
之言曰成周以前其俗皆嚴鬼神以書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稱
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郝敬亦曰三代之隆醇風未散上之立教也以享帝爲仁以奉先
爲孝臨之以鬼神則懼諭之以災祥則懼後世機致深文巧勝反
皆般人爲尙鬼謂祭祀爲矯誣矣此教化所以逾難綱罟所以日

密刑罰所以日斂矣賞怒不施而鬼神之惕教民之忠也故夫子有取於盤庚云爾然則感應篇者三代盛時所以不用刑威而化民成俗之一道也其文昌陰騭文敘曰或曰文昌之祀古乎曰古周官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鄭康成曰司中司命文昌第四星第五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文昌宮六星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命主災咎司中主左理司祿主賞功進士則其所司也或曰星辰與天地同始世之傳梓潼神異甚魏晉間人也而主文昌前此文昌無主乎曰五人帝得配五方帝五行之官祀爲貴神臺喻爲汾神寶沈爲參神肩吾處乎泰山傳說託於龍角造父王良以參元象上溯開闢神明之號無非後起何爲獨疑文

昌邪或曰梓潼廟祀始於姚秦唐時曾著靈異見孫可之集宋祥符初

有預擬進士鑄鼎象物賦之事見葉石林巖下放言以爲神實司文章而未

必合古祀典也曰何必其古合也烈山氏之子曰柱曰稷自夏以

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

味高辛祀祝融商人祀關伯廬山神血食六百祀而見替見水則經注

神道之任有更代矣或曰元命苞所謂司命主災咎云者不過如

房之爲駟軫之爲車取其意而已不必操禍福如道家師巫之說

也曰今道家之有天師卽古重黎之職所以絕地天之通周官春

官屬云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觀

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

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服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爲覲在女爲巫是使之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此其故也若夫貪冒貨食誣妄人神則末世失其官守而致然非其故也今文昌之教大指主乎福善禍淫而以孝弟忠信爲集福之本實蒼蒼者鑑於下土人心之日漓特降是教庶幾反之令醇其言質其義顯其該貫日用也廣博而切近農工商賈可與知與能至精而索之性情心術之微士人有所不能究而既是孔門疏附後先奔走禦侮曾人徇路之器也又何疑焉有高善治古文辭其教學者曰治經必通訓詁治注疏必通爾雅說文又謂韓侍郎荅李朝書有云沈潛乎訓詁反復乎句讀此昌

繁爲文所以投出諸家也故有高所自著紛紜大肆如此道家多
故貧甚墨墨不自得因徧讀大乘經每下籤說輒有元解道林繁
可未之或過也俄游粵東爲恩平令李文藻客尋自京師詣宜黃
有余子安者舍之石楚山精舍日習禪誦既遊揚州入高明寺參
貞公半載辭去渡錢塘江止奉化西峯庵爲縣胥所疑集眾往捕
有高手仆三人自詣縣令羈之同年主事邵洪爲之辭得解遂登
天童山拜密雲悟公像入海禮普陀返自蘇州遊洞庭石公儼僧
舍以居將買田焉不果再應禮部試得疾南歸至家遽卒卒之日
盡焚其所著書莫測其意也有高治理學服膺建甯朱仕琇長洲
彭紹升於禪也皈心磬山語錄兼通天台賢首諸家以靜土爲歸

宿所與常詰難者吳中汪縉也有高卒後紹升鈔存其詩文爲尊
聞居士集八卷雕板傳之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羅有高字臺山瑞金人昔與友人程君在仁挑燈道故程君曰羅
先生可謂天下第一學人予曰爲宋儒之學不及道原歸西方之
教不如照月肆訓詰之學不如戴太史文則吾不知也又曰其學
佛猛勇精進必往生淨土予曰人之所以學佛者爲了生死耳閉
戶參究回光反照卽可以了矣何事僕僕道路爲亦可謂疲於津
梁矣當鐘鳴漏盡之時尙不知反幾死道路危哉且屢上公車求
一進士而不可得名利之心甚熾而能了不染之心耶清淨世界

中一朵蓮花豈容此凡夫趺坐其上在仁又述其在奉化西峯寺
事云一日出白金易泉金甚夥縣役疑其爲盜捕之手仆三人餘
皆逃去尋自詣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不應詰其姓名不荅羈
之告成寺邵海圓聞其事白於縣令釋之能禦強暴豈非豪士哉
予笑曰此妄人之所爲也當縣役捕時曉之曰我羅舉人非盜也
卽不信同縣役詣縣自述顛末且可援邵海圓以爲證其事卽解
何必用武耶其在縣堂時縣令聞其勇愈疑其爲盜所以叱之詰
之何以不荅豈亦將施老拳於縣令耶幸有海圓在耳設海圓不
知縣令橫虐竟肆桁楊因好勇鬪很毀傷父母遺體不孝莫大焉
少有知識者尙不爲而學佛者爲之乎

右宋學淵源附記江藩撰

瑞金羅先生諱有高字臺山甯化陰先生送其歸瑞金曰臺山以乾隆丁丑八月來我甯化受易於翠庭雷公之門閒亦嘗過吾廬往復談論知其有意於求放心而又非如陸王二子之所云云也蓋亦當世有志之士哉戊寅九月將歸告別於予予不敏未測臺山之歸與昔之來所進幾何也但以孔子聖人猶每十年而一進則臺山今日之歸其必有以自力無疑也既信孟子所謂求放心矣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顧弗信矣乎然臺山以敏給之才豪邁剛方之氣杜門息交恐非其好也他日將又有所往也比之六三隨之六二尙無忽也哉所著有尊聞居士集

右學案唐鑑輯

國朝書目大考卷之三十一 藝文十六

臣

皇朝通志卷之八十八

八十八

唐廷佐 易良本

唐廷佐字才少湖南黔陽人乾隆己亥舉人生有夙慧早歲能文窮究經史子集皆得要領性敦孝友晚益懷持敬義之學律己待人恆爲學者矜式著有直方堂文集與纂黔陽縣志同邑易良本歲貢生選邵陽縣訓導未赴家居授徒必先器識經義文以史漢爲宗從遊多知名士易屏山進士良倣嘗出其門性不喜浮屠里中喪葬能用古禮者自良本始

右傳易變堯撰

國學編年表卷之二

五

周系廣 為湘培 宋宏廣

周系廣字鳳閣湖南湘潭人乾隆庚子舉人父世安遠於左氏系
廣幼承家學爲文精深博雅再上公車道病歸卒年三十九同郡
蔣湘培字篤因湘鄉人年十二與父開泰同入縣庠長益博聞強
識古文下筆千言乾隆甲寅舉於鄉弟湘墉字之翰壬子舉人湘
城字于蕃湘垣字師大嘉慶戊午同榜舉人垣登乙丑進士皆師
事湘培並有文名時稱四蔣方湘墉舉榜首時主考戴衢亨深以
得人爲幸先是兄弟同構一樓爲讀書處題曰莫如合刻詩文仍
以樓名名之猶初志也又宋宏廣永綏應諸生博涉工詞章督學
錢澧繩文嚴不輕許與人然獨喜宏廣文兩試兩善之拔冠其曹

聲謀一時性剛枝言動一繩於理家世奉五通神甚虔少觸犯輒
殃及之宏廣取而投諸廁家人惶駭而神亦不能祟也當永綬未
建城時地多荆榛室廬寥落民居輒相驚以虎宏廣爲文驅逐之
虎遂絕跡乾隆乙卯之變嘗著平苗策上大學士福康安福稱善
將行之無何福沒遂不果

右傳李元度撰

楊琴 從子抃 許庭堅 鄒岳

楊琴江蘇無錫人國學生性伉直以能詩名于文襄敏中以年家
誼招致謝不往足跡半天下所交皆一時耆宿乾隆四十五年

臨雍獻頌 恩賜銀兩宮綢著有賜硯齋詩草八卷從子抃優貢
生擅小楷工詩文同邑許庭堅字次谷恩貢生父卓然藏書萬卷
庭堅枕肱其中詩文縑幽鑿險迴絕恆蹊工山水秀逸天成著有
忍古齋詩文集鄒岳字舜咨國子生工詩善音律尤長考訂

右傳楊熙之撰

嚴果

先生諱果字敏中姓嚴氏先世自姚江陳山遷杭傳及先生之身
十三世矣曾祖初庵公祖涵斯公並攻儒術貧約終身考允大公
蚤孤露刻苦治生與配茅孺人辛勤持家數十年而後養飧無缺
乏生三子長卽先生次諱誠號鐵橋次諱正早殤先生天性孝友
讀書源於家學不沾沾章句研窮六經子史發爲詩歌古文融會
精液抒寫性靈非徒規倣形似者其爲科舉文則理法縝密不尙
浮詞故弱冠遊邑庠有文譽其後請業者眾師其清真皆成利器
生平無他嗜好獨於山水有夙契嘗慕三山九曲之勝則一遊閩
中及庚寅領鄉薦公車北上徧覽江淮河嶽齊魯燕趙諸雄奇歸

而芻襟浩然潑墨爲山水以寫其狀觀畫法初無所授與弟鐵橋
自相師友後見檀園真蹟手摹心追得其神髓而又助以江山勝
槩煙嵐泉石筆無點塵作書真行讌挺隸法漢魏並爲時所珍愛
不善飲而興極豪與里中吟朋十餘人常以文讌爲樂所居距西
湖有城闔之限往往破曉出郭暮而忘歸陰雨風雪嚴寒盛暑不
以爲苦至晴和佳麗之日無論已故遊輒致病病已復遊終其身
無少壯之間悟浮屠氏法每至精廬佛刹聞梵唄聲能靜對竟日
萬念俱寂貌清臞蒼顏而修髯煙霞厭飫山水之效深也敦友誼
賙人爲己事歲入脩脯常不給人有告急而以書畫經籍之類求
售者不較其直或至質錢以應之有見而愛者亦卽持去故家無

遺物卽自作書畫皆隨手贈人詩文手槩所存無多今編次藏於家先生上承考妣之厚蔭下有賢嗣以恢其業終歲晏然無塵累世父味邨先生皓首窮經弟鐵橋天才磊落取法門內無事外求故儒行風雅士論歸之痛鐵橋一舉早卒不竟其才又連丁家艱益淡於進取偃息邱園規勉後進及時爲學先生初喜吳淞山水嘗號九峯後遊上竺憩坐古緣亭下樂其清幽乃更今號學者稱古緣先生晚年館姚氏湖莊在巾子峯之麓中有西南草綠樓負山面湖縱目遐眺心神俱曠惟當酷暑炎歊中人由是感疾不起時乾隆庚子七月二十六日也生於雍正癸卯七月六日年五十有八配陳孺人生子三景晨是是先殤晨亦後歿孫男三孫女一

先是允大公得涵斯公之傳治青島家言親卜吉壤於南山碧螺
峯葬茅孺人及鐵橋而先生之生壙附焉允大公卒先生奉柩以
藏題石曰山高水長蓋欲垂示先德於無窮也先生卒後二年葬
未有期其孤乃權厝於茅家步瀕湖之區而以先生畢生梗槩文
藻知之最深乞爲傳以列家乘文藻交於先生三十餘年居則望
衡遊必聯袂有無相通患難相恤鐵橋嘗贈詩云異姓天倫信少
雙葢紀實也惟是先生之嘉言韻事難可僂指僅略述其槩以見
大凡而感舊撫時人琴邈然音容闕寂湖山杖履往蹟重尋處處
皆同隔世追憶及此又不禁聲淚交并也

右傳朱文藻撰

程鍾

程在山名鍾蘇州吳縣人世居楓橋其父爲富商門庭豪侈而在山生性淵靜好讀書不問家人生事爲諸生一試於有司不得志卽棄舉業惟以詩歌自娛中年父沒料檢記籍知頻歲折閱多逋負悉售所居貨以償猶不足則并棄其室廬舊有園在西磧山下地極幽僻於是移家入居園中園有紫藤一架枝幹奇古垂蔭數畝本山家荒園中物在山之父見而愛之并買其地以爲園然不過有屋數椽其餘皆園丁種菜之地在山次第經營遂有九峯草廬清暉閣寒香泉釣雪榭綠藻亭騰嘯臺諸勝名之曰逸園終日吟眺其閒罕入城市妻顧氏名信芳號生香居士康熙丙戌庶常

顧秉直女亦能詩高情雅致不減在山春秋佳日或偕遊銅坑鄧尉閒布衣椎結如村氓而行吟不輟見者以爲神仙中人如是者二十餘年而妻死在山亦老矣妾生一子方襁褓自料不能終有此園以售於揚州江橙里江亦豪士素重在山名以買園之資歸之而使仍居園中爲主人橙里歲時一至與在山觴詠數日而已會在山之友有去爲達官者於 上前盛稱逸園之勝逮乾隆四十五年 南巡江南大吏欲添設離宮謂莫如此園爲宜因命江氏獻其地時在山已歿寡妾幼子倉猝覓屋遷居琴書手澤遂多散亡園亭舊皆茅亭蘿屋以樸野勝至是改建宮殿煥然金碧而臨幸時頗不當 聖意 命仍以園還主人於是盡撤所建輦其

材他用花木亦俱摧爲薪止存空地一區然終以曾爲行在故程江兩家俱不敢有任其蕪廢惟附近居民猶能指亭榭故處稱爲程園云

朱春生日余幼聞在山之名憾未一見後讀袁簡齋先生集中有遊逸園詩又有爲江氏作西磧山莊記益心慕焉特往訪其遺跡時園廢已久瓦礫徧地荒草如人長惟一土阜甚高上有巨石鑄騰嘯臺三字猶存登之望太湖三萬頃澄波浩淼如在腳下湖中羣峯羅列一一可指數回顧西磧山翠屏插天若背可倚者眞勝地也今歲在郡城遇在山女夫黃君爲言舊事甚詳因成此傳在山夫婦詩俱有刊本而外閒流播甚稀乃從黃君假得讀之古淡

淵穆如清琴並鼓鹿門偕隱之人固與尋常伉儷以柔情豔思爲
唱隨者不同也黃君又言在山晚年嘗夢古衣冠者相訪自言崑
山城隍之神任滿將去欲薦君自代既醒笑以語家人已而自悔
失言謂妖夢不足憑誠勿妄傳久之眾亦忘矣迨疾革處分後事
畢將瞑忽張目曰吾此時魂魄已離身矣所見仍是山中風景並
無章服加身亦無鬼役來相迓者可知吾未嘗爲冥官爾等勿爲
吾前夢惑也乃一笑而逝余聞古之仙人有畏上界官府之勞而
不願飛昇者在山殆卽其人歟

右傳朱春生撰

吳穎芳

吳先生穎芳字西林居仁和之臨江鄉故自號臨江鄉人其稱於釋氏則曰樹虛云先世居徽州休甯之黃源高祖繼泉曾祖珍之祖君容父岐生先生少則端重沈默寡言笑年十五而孤一赴童子試爲隸所訶曰是求榮而先辱也自是不復應試壹志讀書嘗怪鄭氏樵通志務與先儒爲難於是取六書七音樂略一一從流而溯其源其用力則自樂始謂律管音調諸儒能致其說而不能習其器俗工能習其器而不能得其說遂以爲不可究詰案典籍證眾器成吹幽錄五十卷次及六書尊許氏之說謂今本說文取一字爲篆書而細書爲注其實許氏原文上下相連皆當作大書

如鷓黃爲倉庚之名後人不知乃誤讀爲黃倉庚也又許氏所列文字間有未備每於說中見之如某字从某則所从之字可以補正文成說文理董四十卷因六書而及音韻謂字讀有古音有正音經傳反切皆經先儒審定不可執後人口音以取證成音韻討論四卷又因說文而考制字之原分類六曰觀象於天曰觀法於地曰近取諸身曰遠取諸物曰視鳥獸之文曰與地之宜各溯其所從始而沿其孳生成文字源流六卷又取鐘鼎文字有成篇可讀者釋其文箋其義詳論其前後倒互之例讀之皆能文從字順成金石文釋六卷少與厲徵君鶚交基之學詩於是上溯漢魏下及唐宋諸大家熟讀詳玩成一詩數改而後定編爲臨江鄉人集

四卷古文尙平易詩餘尙婉曲所作不多皆不存祖父以貴雄鄉里及先生寔甚蔬食飲水忻如也村居閉戶不求人知與厲徵君往還桑塍麥隴閒辨難不已過者聽之不知作何語也晚年名益著通政使雷公鉉視學兩浙鳴騶訪之索太極講義而去武進莊公存與典試浙江事竣肩輿出郭索其律管諸解卽吹幽錄中之一二類也兼通釋典著唯識論文釋二卷又卽論中條例指授學者謂之五要須知更有觀所緣緣論釋因明八正理論後記因明正理門論各一卷東城餘庵僧蓮飲西城慧安寺僧超塵各愛其書而傳之撰昭慶律寺志十卷又同寺僧輯律議法數三十二卷又次釋藏中精語名曰大藏摘髓又爲辨利院撰志四卷院中有

觀世音像五十三軸先生蒐采數十年足一百八軸因作藏畫記
一卷取爾雅博物志本草諸書證其同異聚物之解毒者得百餘
種造爲丸名曰綠髓療創腫立愈惜其方不傳先生先娶於宋氏
卒娶其從妹二子長象乾次象鼎皆諸生孫二鍾嶽鍾崑曾孫三
邦經邦甯邦珍卒於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二月二十七日距生於
康熙四十一年二月二日年八十所著書門人項壻及仁和諸生
朱文藻等校錄之以藏於家

論曰余與厲徵君交卽已聞先生名蓋工詩文博學隱君子也乾
隆己亥余至錢塘見王侍講文治爲言先生宗梵行研唯識論尤
精是時厲徵君久沒錢塘諸老宿零落殆盡兼通內外典無如先

生者將偕侍講訪之以事未果辛丑秋復至錢塘則先生逝矣常憾聞名三十年不獲見以歿適項君具事狀來故摭之爲傳如此

右小傳王昶撰

西林文家本素封閉戶著書數十年不問生產事遂中落所著書皆鈔本流傳惟詩刻行世存生平詩十之一得三百餘首爲四卷手自訂鈔徧示同人精審余亦預其列凡一字未合輒爲易去不可易者竟刪之故存詩少而格彌精

右潛溪詩話符葆森錄

穎芳少讀書不樂爲舉子業究心律呂之學著有吹幽錄若干卷又於字學諸書考證精確成說文理董若干卷世共賞之中年逃

於禪凡湖山緇廬幽邃之區每過輒流連竟宿緝誦內典諸經冰
牀雪被經旬忘返所作詩文脫離塵壑卒年八十

右杭州府志符葆森錄

製小筒削竹籤書賞花釣魚圍棋賦詩鼓琴吹笛等事置筒中客
至隨手拈一事與客共之

右兩浙輶軒錄張維屏錄

黃景仁

乾隆戊戌黃子仲則來受業門下讀其詩固已奇之及久與之處落落然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因以益奇其人蓋仲則師大興朱君筠君與余同年又以意氣學問相劇鏃故仲則出入於兩家無閒言庚子春余扈從南巡仲則送至宣武門外戀戀不能舍其年四月余遂奉命按察江西旋以憂歸比服闋入都聞仲則遊秦晉閒而余有按察陝西之命方喜與仲則再見也及至西安仲則已赴解州遂卒於運使沈君業富所蓋距朱君之歿僅一年爾嗚呼宜予有祝予之痛也夫仲則諱景仁系出宋祕書丞庭堅自宋南渡遷居於武進祖大樂高淳縣學訓導父之炎縣學生仲則

數歲而孤祖撫以成立性穎悟八九歲試以制舉文立就應童子
試知府潘君恂知縣王君祖肅皆奇之風儀玉立儔人爭慕與交
仲則或上視不顧於是見者指以爲狂丙戌始與同里洪子亮吉
爲詩擬漢魏樂府日成數篇時常熟邵編修齊燾主常州書院從
之遊學益大進已值潘王兩君遷官杭歛仲則歷訪之又攜邵君
書客湖南按察使王公太岳署中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
獨遊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瞑坐崖樹下自湖南歸詩因以
益奇辛卯朱君奉 命督安徽學政延入幕三月上巳爲會於太
白樓授簡賦詩者十數人仲則年最少著白袷立樓前頃刻數百
言徧視坐客客爲之輟筆居半歲與同事者不合徑出使院質衣

買輕舟訪秀水鄭編修虎文於徽州其標格固可想見也乙未
上東巡 召試入二等在武英殿爲書簽官是年入都都中士大
夫如翁學士方綱紀學士昫温舍人汝适潘舍人有爲李主事威
馮庶常敏昌皆奇仲則仲則亦願與定交比貴人招之拒不往也
余因以益奇仲則云至其爲詩上自漢魏下逮唐宋無弗效者疏
瀹靈腑出精入能刻琢沈摯不以蹈襲剽竊爲能詞出入辛柳間
新警略如其詩有詩詞凡若干卷世推以爲工仲則之至西安也
巡撫畢公奇其才厚貲給之及歿贈卹者又良厚而余與沈君交
助之因屬洪子亮吉歸其喪於武進仲則生乾隆庚午某月某日
卒於癸卯五月某日年三十有五娶趙氏子一女二將以某年某

月某日葬於某原之阡因據洪子之狀爲銘其墓以寫余哀其亦
朱君之志也夫銘曰

悠悠忽忽其叔夜也落落寔寔其伯倫也朋友以爲性命而文詞
以爲精神也琢心鏤腎損天真也母之號咷也妻之呻吟也子女
之呱也子甯弗聞也白楊蕭蕭願歸於斯墳也

右墓誌銘王昶撰

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黃君景仁以瘵疾卒於解州臨終以書
貽友人洪亮吉於西安俾經紀其喪亮吉發書卽行以五月十六
日臨君殯於解州之運城亮吉知君最詳塗次撰君行事狀以乞
志傳并使後之傳文苑者有述焉君諱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系

出宋祕書丞庭堅自宋南渡時由鄱陽遷武進遂爲武進人祖大樂以歲貢生官高涪縣學訓導父之炎禱於學宮神祠而生君故小名高生君數歲卽孤伯兄又繼卒訓導君撫以成立性不耽讀而所受業倍常童年八九歲試使爲制舉文援筆立就學使者歲科二試吾鄉應童子試者至三千人君出卽冠其軍前常州府知府潘君恂武進縣知縣王君祖肅尤奇賞之君美風儀立儔人中望之若鶴慕與交者爭趨就君君或上視不顧於是見者以是俾器或以爲狂生弗測也君守訓導君訓未嘗學爲詩歲丙戌亮吉亦就童子試至江陰遇君於逆旅中亮吉攜母孺人所授漢魏樂府鈔本暇輒朱墨其上閒有擬作君見而嗜之約其效其體日數

篇逾月君所詣出亮吉上遂訂交焉及常熟邵先生齊齋主常州
書院亮吉及君皆從遊君學益大進君爲諸生家甚貧不願授徒
值潘君恂王君祖肅遷官杭歛君遂歷訪之歸必得詩數百篇後
復攜邵先生書客湖南按察使王君太岳署中是時君已攬九華
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每獨遊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暝坐
崖樹下牧豎見者以爲異人自湖南歸詩益奇肆見者以爲謫仙
人復出也後始稍稍變其體爲王李高岑爲宋元祐諸君子又爲
楊誠齋卒其所詣與青蓮最近歲辛卯大興朱先生筠奉 命督
安徽學政延亮吉及君於幕中先生賓客甚盛越歲三月上巳爲
會於采石之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

頃刻數百言徧視坐客坐客咸輟筆時入府士子以詞賦就試當途聞學使者高會畢集樓下至是咸從奚童乞白裕少年詩競寫一日紙貴焉君日中閱試卷夜爲詩至漏盡不止每得一篇輒就榻呼亮吉起誇視之以是亮吉亦一夕數起或達曉不寐而君不倦居半歲與同事者議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先生虎文於徽州越日追之已不及矣其標格如此君自知年命不永嘗共赴弔邵先生於常熟夕登虞山遊仲雍祠北望先生墓慨然久之曰知我者死矣脫不幸我先若死若爲我梓遺集如玉芝堂乎玉芝堂者王君太岳爲邵先生所刻詩文集名也亮吉以君語不倫不之應君就便熱神祠香要亮吉必諾乃已故平生於功

名不甚置念獨憾其詩無幽并豪士氣嘗蓄意欲遊京師至歲乙未乃行亮吉亦以貢入都值母孺人疾中止君自京師貽亮吉書曰人言長安居不易者誤也若急爲我營畫老母及家累來俾就近奉養不至累若矣亮吉時奉母孺人憂家居發其書資無所出君向有田半頃屋三椽因并質之得金三鎰俾君之戚護君母北行後二年而亮吉遊京師君果以家室累大困亮吉復爲營歸資俾君婦及子奉君母先回而君已積勞成疾矣又二年亮吉遊西安君繼至今陝西巡撫畢公沅奇君才厚資之遂以乾隆四十一年上東巡 召試二等在武英殿書籤例得主簿入資爲縣丞銓有日矣爲債家所迫復抱病踰太行出雁門將復遊陝次解州

病殆遂卒於今河東鹽運使沈君業富運城官署距生乾隆十四
年年三十有五君性不廣與人交落落難合以是始知慕與交者
後皆稍稍避君君亦不置意獨與亮吉交十八年亮吉屢以事規
君君雖不之善而亦不之絕臨終以老親弱子拳拳見屬君之意
殆以亮吉爲可友乎此或君之明而亮吉亦有不取辭者矣君年
甫壯歲蹤跡所至九州歷其八五岳登其一望其三及沒而出篋
中詩篇幅完善者至二千首是可傳矣君之喪沈君經卹之甚至
巡撫畢公及今陝西按察使王君昶等亦厚賻之皆俾亮吉挾之
歸以奉君之親以撫君之孤以無貽君九泉之戚畢公又將梓君
詩以行蓋數公者於君皆始終禮愛之爲近今所難及亦君之才

有以致之也君娶於趙氏生一子二女子年十三女長年十六次
年五歲

右行狀洪亮吉撰

黃少尹風儀俊爽秀冠江東初依竹君學使公燕太白樓援筆成
詩時有神仙之望自遊京邑聲譽益華卒以不自檢束憔悴支離
淪於丞倅高才無貴仕悲夫曩以薄遊關中綢繆觴詠才賢並集
實謂勝遊踰年客死安邑人傳其過平遙絕句云疑是晉卿靈未
泯九原風雨逐人來詞雖警絕信爲詩識

右吳會英才集張維屏錄

張星象

張星象字介萬古田縣學生生有異稟嘗作書數千言抵龔進士
景瀚願受業爲弟子龔奇其文言於督學朱文正公歲科兩試拔
冠其曹試事既竣公選九郡諸生之尤者福州十人外郡二十四
人肄業菴峯書院親課之甯化張騰蛟孟詞最爲公所賞識介萬
異軍特起乃拔戟自成一隊雖霞浦游光繹彤卣長汀湯志堯謙
山侯官許作屏子錦輩一時所推爲名士者皆未肯多讓閩中因
有二張之日時閩藩兩松徐公與文正公同號知人能得士大小
雅才並歸陶冶嘗謂朱門之有介萬如韓門之有劉叉也癸卯鄉
試將揭曉文正公置酒招致門下士子與孟詞輩皆在座介萬葛

衫躡高屐最後至公笑目之曰昌黎詩有云冥觀洞古今象外逐
幽好可爲孟詞詠又有云雜作乘閒騁交驚舌牙澹非介萬其誰
旣而孟詞領解游次之許又次之在座者多獲雋而介萬報罷介
萬文結屈生澀不可句讀一題入手狂搜險覓得未曾有非文正
公莫之奇介萬亦淚簌簌然落謂從此長已矣也新督學至公薦
士十人介萬與焉且恐其文不得當以爲是實神駿當相賞於牝
牡驥黃之外新督學慕其言書院初課故抑之且面加誚讓介萬
弗能堪自念居深山讀史漢談荀揚十數年不遇一遇矣又不能
及時自奮道師方行而齟齬之者踵至懼一旦遭黜辱爲當代大
賢羞時方寓龔家早飯罷赴書院課而是日實未作文默默不樂

者終日次早獨行出西門至虹山橋徘徊橋上再四遂自殺於水以死年止三十有一龔使人尋之書院不得啟其臥室於案上見其訣父書及與己訣書拍案驚叫曰介萬死矣三日得其尸於白沙鋪端坐沙中面如生其下有清泉一泓先是介萬喜扶乩有白泉沙者附焉辨論相往復文思益奇至是而其讖乃驗龔既買棺以斂呈其書於徐公且述其死狀公喟然署其紙尾曰嗚呼生真死矣自石君去後余不能早爲扶植致生益孤憤余不能辭責矣見者皆爲泣下介萬卒之十年孟詞始登癸丑會榜爲忘者中傷乙卯赴補殿試卒於京邸竟不得成進士與介萬皆酷貧無子詩文皆散佚蓋才人命薄故東野窮長吉夭方干羅隱孤魂及第也

二張本末余身親見之而心怪介萬不自聊賴乃若此人得出大
賢門下卽終身濩落都可以不憾一衿何足重而介萬至以身殉
以視孟詞長逝者尤私憾無窮也已

右小傳朱秉鑑撰

黃墳 陸錦雯

黃墳字振武號丙塘安徽歙縣人胡太史珊高弟也甫成童九經史漢卽能貫串融會日本明瑩每以焚膏繼晷不辭劬劘視日以近幾於覲面不見人其諸父業鹽筴於浙丙塘遂以商籍入泮爲人通倪瀟洒胸無町畦與人交熱衷耐久工大小篆八分書畫墨菊頗饒幽致寫墨竹則又雙管交飛解悟昔人怒喜行筆之旨復寄興篆刻宗蘇嘯民吳亦步章法刀法然啻於遇省試屢薦屢躋鬱鬱以卒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陸錦雯

陸錦雯字涓高號杏村居士平湖諸生詩文澄潔畫山水師陸鳴謙既而有出藍之譽居士既不樂仕進乃卽祥里故居課徒教子以自給與族人烜僧拙宜結忘形交蓬艾沒堦除琴歌之聲聞於籬外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年王臣 吳叔元

年瘦生王臣家本勲舊不樂華靡儻居邗上時忍飢僵臥未嘗有所干謁其作畫亦惟二三知己互相盤礴尤不可以貨取生平雅慕雲林子故落筆輒似之亦能詩嘗寫枯木竹石贈黃君煦堂上題一絕云幾度行吟問水濱西風回首總無因年來筆墨皆拘束只寫溪山嬾畫人山水中不著人亦雲林家法也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吳叔元

吳叔元字思堂又字思翁休甯人流寓儀徵終於如皋寫山水筆力蒼渾亦能詩沒後程司馬化鵬爲之立傳言其性情孤迥行誼

國朝詩林卷之三十一

修潔蓋不獨以藝事著也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保希賢

保希賢字蘭馨號杏橋南通州附貢生元丞相忠義公罕之裔孫性嗜書畫善鑒別書倣顏魯公尤工小楷畫學黃子久家有逋園在城西於東隅構屋數楹以藏書畫曹地山先生顏其額曰愛日園綴景十二繪圖作記一時名公鉅卿題詠唱和稱其孝養蓋杏橋尊人年已九旬外故雖策名仕版而未嘗出也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彭績

秋士先生之卒也客外甥張氏未逾月遷殯於墓越明年八月始克安厥兆其族子紹升爲之志志曰嗚呼先生之遇窮矣人之弔先生者未有不悲其窮者也吾獨謂先生竹柏之性有節有文落其實蓋季次原憲之流采其英亦元結孟郊之匹吾未見先生之窮也然先生終竟以窮死其窮者蓋在旦暮聞其不窮者無涯矣而又何悲焉先生彭姓績名其凝字更字曰秋士世爲蘇州長洲縣人高祖諱行先明季貢生有高行曾祖諱球祖諱志求父諱景駸母吳氏生母錢氏妻龔氏先卒無子嗣子曰以成其卒以乾隆五十年正月戊子年四十四墓在吳縣九龍塢之原銘曰

謂先生窮春草其丰幽幽長松歸乎其宮

右墓誌銘彭紹升撰

孫泰溶

昔我孔子思善人而不得見愀然歎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天地之心生民所藉以立命者也其於天下蓋未嘗一日忘然或不幸而無所試卽幸而有所試試且效矣卒不能自制其進退存亡之柄而其功要不足以及遠雖然此亦其外焉者爾至其中之所固而存者純純絲絲恆久而不息死生無變於己又況於適然之遇乎若吾里孫君學成斯可以幾於善人矣君平生所學不務空言不慕功利而一以生人爲心嘗客諸幕府主章奏所至必訪求民間疾苦旣得實若疢瘍有身必速去之爲快其於救荒一事尤竭誠無隱憾乃已退而施之家篤兄弟恤

孤寡濟人之難急人之病下至禽鳥爲籠之屬所贖放以五六百
萬計其言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盈天地間一生機也生機減則人
理息程子言心如穀種穀種者生機之謂也充此心焉遇人而活
人遇物而活物是謂心天地之心心天地之心者斯可以立於天
地間矣其自命如此君早歲依伯兄泰汝客廣東巡撫王公慕習
刑名算數之學遇疑獄多有平反人莫得奪乾隆十九年客四川
布政使明公所明年明公調甘肅君偕行路經成縣縣在萬山中
四境離城闊遠歲徵糧二千七百石民苦運君白明公改折白金
民大便之已而明公遷山西巡撫山西歲以二月徵米供兵餉民
多稱貸以應君請出官倉溢穀抵今春兵餉凡三十八州縣盡改

秋徵著爲令民大悅二十三年客陝西巡撫吳公所延安府屬甘泉宜川延川延長四縣歲赴府倉輸糧遠者隔四五百里而四縣營兵領餉者又必詣府倉君請就縣徵糧以供兵餉兵民兩便吳公從之君凡所興革因民之利度地之宜往往類此矣三十五年甘肅洊饑赤地千里總督文公延君至咨以荒政君所規畫鉅細畢周文公巡視諸州縣必與君偕君一馬一童徧歷諸村落察民之傷劄記歸具便宜以請文公一一行之西人歡踊慶再生已而文公調四川會金川用兵軍書填委君以勞得疾乞歸文公有子巡撫山東強君往佐之君策其必敗不半年苦辭去未幾果坐法見誅其後歷主江蘇巡撫吳公閔公最後河南洊饑巡撫畢公延

君往君至不兩旬荒政具舉所上奏輒立報可畢公方倚君如
左右手亡何得疾既亟子雲桂在側言不及私唯曰某州縣賑冊
有隱漏某處振粥太稀竝宜飭治握畢公手而屬曰中州民困極
矣救荒如救火公其畱意公其畱意遂瞑畢公哭之慟遣人護其
喪以歸其明年秋予方閉關僧舍雲桂具述君本末及畢公所爲
君傳款門示予且曰先君之卒也葬有期矣先君與君雖相見之
日疏然而相慕之深久矣請志而銘之君之心予固稔知之其仁
恕之行時往來予懷不能釋方冀君益大其所施令天下胥收善
人之效而奄忽以死爲可悲也重以雲桂之請其何忍辭君諱泰
溶字學成先世自河南衛輝遷崑山祖諱振再遷於蘇之府城父

諱鼎鍾以孝子旌早卒母陸氏亦以節婦旌君事母孝家居失火
偪母寢君方寐躍起突煙燄入負母出並得脫客山西時一日忽
心悸立馳歸母已前歿矣每五更起長跪柩前呼號自責哀動鄰
人晚集經驗方親歷郊野采藥草爲丹餌施人多奇效其卒以乾
隆五十年十一月己巳年六十六配張孺人子一卽雲桂孫星煒
以乾隆五十二年正月癸酉葬吳縣寶華山之陽銘曰
穀有種善氣充播之殖之碩且豐飫爾子孫無終窮

右墓誌銘彭紹升撰

孫先生名泰溶字學成號霞岑世居吳門之葑溪生三歲而父孝
端公沒母陸太君撫以成立既冠讀書礪名節慨然有經世志慕

遊四方節鉞巨公爭延之稱爲霞岑先生乾隆辛未冬予隨舅氏
張少儀先生客方問庭制府保陽賓館學爲章奏閒評幕府人物
舅氏云奏摺敷陳事理國是民生攸繫須學粹品高有仁人君子
之用心者乃勝斯任吾吳縣霞岑其人也予聞而心識之閱十餘
年予觀察隴右時河東西方游饑旋命陳臬陝西展覲山左
行在面陳災狀夜宿驛館有客叩門來謁閱名紙乃先生也驚喜
延入叩以隴右山川形勢民風土俗災象之輕重荒政之得失暨
興革事宜皆窮究端委瞭如指掌達旦始別去是時先生蓋客陝
督惺亭文公幕云文公巡視災區偕先生行每至村落先生輒入
民舍問疾苦歸以告公公故封疆碩老而每事必折衷於先生西

陸黔首咸慶更生先生與有力焉未幾金川用兵文公移節巴蜀先生磨盾草檄蚤夜盡瘁以疾歸洎子開府青門遣使招之不果來庚子春予丁張太夫人憂居吳下先生適在紫庭吳中丞幕中丞予金石交予時至節衙先生必在坐具論三吳利弊入秋吳公病卒予被命起復再入關中邀先生同行以疾作又不果而謂予曰吾終當佐君也閏歲五稔子調撫豫省時中州數被河患又恆陽告愆八十郡縣二麥俱無民食草根木皮殆盡皇上宵旰焦勞軫恤之旨插羽飛馳予日夜拊案削牘頭緒如絲葑河工振務文卷山積欲得事練而行純者計無過孫先生忽得手書訂梁園之遊以踐宿諾予聞之而喜既思先生年逾周甲恐憚遠涉而

吾友無錫顧晴沙觀察執訊告予云霞岑行抵汴東南之美於斯
合矣無何挈子雲桂抵署館於柏香閣之南軒而告子曰豫省頻
年積歉民氣傷耗極矣 聖上恩施優渥 詔書相望道路載漕
發帑不惜金錢四五百萬設稽察有不周經理有未協則 朝廷
之深仁厚澤反以飽官吏之慾壑民病其有瘳乎爲予覈倉儲稽
戶口定煮振之規嚴掩骼之舉不及兩月綱舉目張有要政則披
衣三四起款予嵩陽吟館告以若者宜行若者宜亟行所繕奏彙
剴切詳盡每人告必荷 溫旨嘉納焉予旋赴桐柏山尋勘淮源
及歸聞先生患腸澼急爲診視君神氣清朗談笑如平常猶訪問
沿路災狀予私語雲桂內經以腸澼爲不治此危證也將奈何投

以和解之藥不效投以葠桂亦不效疾漸劇彌留牀第雲桂跪榻
前受遺言無一語及家事口中喃喃不絕惟曰某州縣振恤銀米
戶口有遺漏宜補發某處煮粥甚稀吏胥有弊宜嚴查執予手曰
中州災務緊要公須畱意言已泊然而逝予哭之慟爲
殯於所居書室嗚呼如先生者洵吾舅所謂仁人君子矣先生性
純孝陸太君寢室嘗不戒於火先生從夢中躍起突入煙燄中背
負以出得無恙聞爲予談太君苦節輒嗚咽淚泫泫下也初隨伯
兄巖村應粵撫高郵王文肅公聘公丰裁孤峭不輕許人見君大
奇之待以國士其後遊歷四方所主皆當代偉人論事侃侃直陳
不稍模稜以是所至推重事多就理年十二遊書肆得袁了凡先

生功過格行之終身尤喜讀近思錄性理諸書幕府餘閒手鈔祕
方依古法製藥廣施又嘗攜杖頭錢過市買禽魚之類縱於深山
幽壑嗚呼先生之爲仁人君子卽此亦可見矣惟是予與先生神
交積歲未得識面迨識面矣旋即別去今以垂白之年驅車古汴
予方賴君相與有成乃甫抵署而病病而死豈吾兩人賓主之緣
止此數月邪然予數月來見之施行者皆其所預籌是先生此來
已大有造於豫民矣邇者麥禾告稔大河南北數千里轉歉爲豐
民氣漸甦試招先生之魂而告之當亦快然無憾然終以老成凋
謝無與商善後撫綏之策是則予所竊歎不自禁者也先生歿年
六十有六所著有善慶錄戒殺說飛躍園記藥圃記集驗良方藥

性考諸書藏於家子一卽雲桂孫一星煒孫女三人雲桂博學能文洞曉世務侍父左右不忍一日離居喪椎心飲血哀毀骨立其至性有過人者他日出而致用以承先志而縣世澤善人有後子當操券俟之

舊史氏曰宋范文正公云幕府辟客須可爲己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可見古大臣心事光如日月冀得端方正直之士匡己所不逮也若先生者非予之師邪向使先生策名仕籍抒其素蘊當無愧古循吏乃飢驅半生老死蓮幕亦可悲矣雖然士人讀聖賢書以康濟斯民爲己任不在有位無位在盡其心而已有其位而無其心民生之疾痛疴癢恆秦越相視卽勉行惠民之事其

1573338

文科教師研究生閱覽室

究卒歸於蠹民先生一儒生無馭民之權而惓惓振恤垂死不忘
是真能盡其心者也嗚呼如先生者可為我師矣

右傳畢沅撰

183-628



21101000157962